旅行雜誌

中國遊覽事業之展望　佘貴棠
河西四郡　无齋
萬里尋親記　施初生
川南地質旅行　謝覺民
硫黃溫泉之醫學的研究　陳炎冰
甘甯二千四百里　岳劍寒
從密支那撤退回憶記　周一志
奇俗誌　陳志良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
第十七卷　第十二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7. No. 11 November 1943.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桂林分行：中北路趾祥巷三號 電話二〇五〇 二〇五一號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西安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梧州　屯溪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業務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經濟部

中國植物油料廠

柳州辦事處

分處

古宜・鹿寨
宜山・祿步
金城江・大安



分處

梧州・桂林
南甯・全州
長安・榕江

改進農工生產
調劑商業市場

製造部

衛生食油
精煉茶油
30號機油
40號機油
50號機油
代柴油

汽缸油
刹車油
調水油
建國肥皂
經濟衣皂
經濟黑皂

貿易部

桐油・桂油
茶油・茴油
生油・皮油
菓油・牛油
樟油・梓油
國貨顏料

薄荷油
芝蔴油
篦蔴油
棉子油
化學酸類

本處地址

柳州水南村電報掛號：二七八四　電話：四九四

業務組：培新路　電話：〇三二

四九—二〇五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七卷第十一月號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卅日出版

中國遊覽事業之展望……佘貴棠……五
秦嶺漢水行……明吾……一三
李莊雜寫……簡叔……一四
家寶一首戲贈若文……陳樹人……一六
贛中素描……王文漢……一七
河西四郡……无齋……二一
蜀棧行……明吾……二八
萬里尋親記……施初生……二九
錫蘭鱗爪……蔣璋……三七
會澤戴仁甫先生傳……張希魯……三八
華陽典實識誤（下）……郭祝崧……三九
塞外三絕……同卓……四二

闡揚國防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桂子香時……王偉……四四

跋梁堆發掘記……張希魯……四五

川南地質旅行……謝覺民……四六

硫黃溫泉之醫學的研究……陳炎冰……五〇

甘肅特種食用植物（山珍）二種……同 卓……五三

黃菓樹大瀑布……李德芳……五四

憶懺廬……吳涵真……五五

華山遊記的一頁……謝冰瑩……五六

甘寧二千四百里（續）……岳劍寒……六四

大藤傜山傜胞的服飾（續）……唐兆民……七五

聽李廷松彈琵琶歌……徐嘉瑞……八一

從密支那撤退回憶記……周一志……八二

奇俗誌……陳志良……九四

中國工鑛銀行

總行　重慶林森路

利導游資
調劑金融
扶植工鑛
協進生產

桂林分行

行址　桂東路廿五號
電報掛號　二八一八
電話　二七一一
　　　二四一九

旅行便覽併入旅行雜誌啓事

啓者：敝社旅行便覽發刊以來，多蒙讀者諸君愛護指示，不勝感幸！茲以屢接各方來函，要求旅行雜誌增闢「交通參攷資料」一欄，以免支付雙重訂購費用。敝社爲尊重讀者諸君意旨，並爲節省物力起見，決定自即期起，將旅行便覽所刊交通參攷資料併入旅行雜誌刊印，以副雅望。敬請

公鑒

中國旅行社總社啓

卅二、十二、一。

四九—二〇八

中國遊覽事業之展望

佘貴棠

「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為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民空巷出遊。又召諸寺主，首諭以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

崔延璋編：范文正公言行錄

一

遊覽為平時之事，非戰時之事，大局平靖，產業繁榮，則遊覽事業日益振興，反之大局杌隉，生產萎縮，則遊覽事業趨於衰落，此一般之通例也。惟戰事之過程亦有堪稱為遊覽事業推進之契機者，例如戰跡之保存，比利時以古戰場——如滑鐵盧——為招致遊客重要因素之一端，第一次歐戰後美軍墳墓登記局在巴黎設有事務所，凡爾登附近羅馬納 Romagne 一地即埋有美軍屍體二萬三千具之多，其於美國遊客之招徠，自有重大之意義。進一步言，現代之戰爭為全面之戰爭，以技術戰論，戰後輸送之進步有裨於遊覽地區之交通；以宣傳戰論，各國情報之發表，有裨於國情之紹介，設能因勢利導，遊客之往來將以戰事之結束而呈空前之發展，不難預卜。又戰事中羣衆心理處於緊張之狀態，戰後驟形鬆弛，往往以旅行遊觀為精神上之慰藉，而戰期內交通之阻隔，行動自由之牽掣，戰後將招致反動之效果，尤可斷言。外國遊覽旅行之提倡引德國雜誌論第一次歐戰後德意間國際遊覽曰：「德意於戰期內原為敵國，惟一俟戰事終了，德人南遊之積習復振，遊客往來特盛。」以民國二十五六年間蓬勃之氣象為比例，我國目下之遊覽事業殆處於極端不振之狀態，但謂為「潛伏」固可，謂為「銷沉」則不可，此論者必當深切認識者也。

二

遊覽事業經緯於社會經濟文化之間，範圍至為廣漠。故欲圖遊覽事業之振興，必須具備某種基礎之條件。其一曰「治安」，我國政府外交部內地遊歷護照章程，謂遇地方有臨時發生變亂，該主管長官尚未電達外交部者，如遊歷者已經到境，由地方長官聲明理由，阻止前往，該遊歷人不得藉口照上載明該處，故意反抗，如有違者不負保護之責。又海關軍火進口規條謂：「具有相當身份之外國人於進入中國國境時，得在行李內攜帶手鎗及左輪手鎗各一枝，五百發以內之子彈，以為自衛之用。」(Code of Customs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 3rd edition 1937) 姑不論立法之原意何在，此項官方之宣告足使遊覽宣傳家對外國遊客解有置喙之

餘地。民國廿四年五月中國旅行社前社長陳湘濤氏在上海外國青年會演講遊覽問題，航運週刊評謂：「新闢之滬杭公路且不免破壞治安之行爲，是無怪於外國遊客之裹足，獨使鄰國坐收巨額之利益」(The Shipping, Review, may31,1935) 是其實例。其二曰「公共衞生，」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出版之行旅指南謂：「入壽保險公司於熱帶旅行或須加收保費，啓程前宜加注意，」又「東方熱帶及亞熱帶之流行病計有霍亂、登革熱、痢疾、傷寒、黑熱病、瘧疾、鼠疫、麻瘋、太熱等症」(Hints to Travellers llth edition, Rogal-Ge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 1938) 他如一般衞生狀況關係外人之觀感至深，如美國人某氏言故鄉之清泉可就掬而飲，於此則有煮沸之必要，故鄉之蔬果可就取以啖，於此則有處理之必要；故鄉之牛乳必無攙水之弊；途人亦無隨地涕唾之惡習。」Orien Casts Spellover Foreigner Departing for Home" Shanghai Evening Post, Sep 11,1936) 此項成見深留於腦海，苟無相當之設備，嚴格之訓練，則惡劣之印象將永無湔拔之機會，尚何遊覽事業之可言哉？綜括言之，除交通之設備；食宿之供應及宣傳之努力外，遊覽事業之倡導，尤必以治安及衞生兩端爲先決之問題也。

三

其次；請言遊導倡導之主體，則以我國現狀論，殆非政府人民協力組織不爲功。例如遊覽資源之保存，中央政府頒有古物保存法，同法施行細則，內政部亦頒有名勝古蹟古物保存條例，並曾彙集各省市統計，列成專表。(見民國二十五年刊內政年鑑) 無如條文雖具，推行尚鮮實效。古物保管委員會北平分會訂有古蹟文物登記細則，所涉範圍頗廣（有關歷史之建築物，造像，有關美術之工藝品，馴於書畫圖籍，神像等皆屬之）其第三條謂：「本分會之登記，志在維持保護一切古蹟文物，其所有權仍屬各該原有者——並不爲轉讓之限制，」頗不如法國日本立法之嚴厲，當爲適合國情退求其次之辦法，而民間尚無風景保護會（如法國）之組織，官方博物院亦無定期徵集登記各品公開展覽（如日本）之規例，保存原狀，已感非易，修復整理，當難措手！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古物委員會派員調查昌平明陵其報告曰：「民國初年，各陵戶據地自肥，不問陵事，其甚者或以楠木欞柱拆卸贈人；昌平縣復奪其額外地畝，另租收息，十三陵至此益無人負看守之責。南口戰役，摧殘更甚……十五年昌平縣政府以明陵盜取太甚，乃派縣警一棚駐守之，又因長陵爲中外遊踪所常至，即令其駐紮長陵，但諸陵相距遙遠，諸人之力不敷分配，故守者自守，而盜者自盜，該警士每人每月發工資六元，生活不給，亦從中取值。歷年來駐守警衞之薪炭，皆賴倒臥之欞柱，與陵山之松柏以充實之，此十三陵之日就殘敗之直接原因也」！是非徒恃政府之法令可收保存之實效，殊無疑問。又如遊客往來及消費額之統計，政府尚無規定，而統計爲設施之

根據，實為倡導遊覽之基本工作。其重要項目如來遊人數國籍及出發地點，到達地點，居留日數，平均消費額，一部分係政府公務機關如公安局市政府編製，一部份則取材於旅館業，餐館業，交通公司，土產商聯合會之報告，亦非政府與民間切實之合作，無以得正確之結果。加以近年交通日益拓展，築路採礦等建設工作有與遊覽地區發生直接關係者，如安徽懷遠縣之荊山出產白石，銳者可劃玻璃，邑人為保存古蹟計，曾請當局嚴禁開採。（廿六年三月二日時事新報）五嶽圖記鐫於西安附近碑坊，近以建造公路拆毀（A.de Garle Sowerb'y Nature in Chinese Art, Chapter VIII new york, 194[illegible]）廿一年隴海鐵路局曾組陝西實業考察團，廿四年度鐵道部籌築西線，復組陝西經濟考察團，調查農產礦產，而廿五年一月部令整頓客運，則謂：「各路沿線名勝之區指不勝屈，應盡量開放為遊覽站」，是交通業者固知墟墓與壇廟亦足影響旅客之往來，應不僅以可資運銷之物產為設線之根據。且一旦交通發展，民衆對於外人之態度，及旅行之道德，尤必有適當之準備，苟無禮貌上訓練及秩序上管理，招徠遊客當鮮有美滿之結果。凡此益見遊覽之倡導應為國家政策社會運動之具體部份，必合舉國之力，庶可收舉國之利。如瑞士之遊覽宜傳發動於日內瓦一八八五年組織之地方遊覽事業促進會，意大利之接待外來遊客設立汽車俱樂部事務所於國界邊境，可為官民協力之實例。試閱美國紐約泰晤士報遊覽專刊，除交通公司旅館公司及遊覽經理處等外，尤多有地方機關之宣傳項目，例如甯加利福尼亞之全年總會，科羅拉多州之商會，阿提隆達克山（筆者註：紐約附近）之名勝協會，各地旅館協會，新罕普什爾州之新英格蘭公路宿舍所有者協會，蒙塔那州之蒙塔那人協會，夏威夷之夏威夷遊覽事務所，日本之東亞旅行社原為國營交通事業，民營交通事業及商業旅館業合組之「旅行協會」，胥為協力之組織，而堪供我國構成倡導主體時之參攷者也。

四

復次請言遊覽倡導之目標。我國過去於遊覽事業素鮮注意，率爾提倡，流弊有不可勝言者，例如（一）外國器材之輸入，近年公路增闢，汽車及汽油輸入激增，交通刊物至滿載外國商行之廣告，遊覽不啻為推銷外貨之媒介，（二）外國經理業者努力之擴充，廿六年三月三十日申報載稱：「各路接軌後，外人將來華遊覽，今後客車亟應改進，聞與萬國臥車公司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接洽大致已經商定」，（三）其甚者且為地方行政權之喪失，牯嶺是其實例。至如遊人踵接，百戲紛陳，導慾宣奢，猶其餘事；惟是觀察我國遊覽事業之國際環境，不特我於國外遊客未盡招徠之能事，我國國內且為外國遊覽業者逐鹿之場所，如前之赴歐旅行線，海路有通濟隆旅行社（萬國臥車公司之經理人），意大利

遊覽公司，德國鐵路旅行社（即德國鐵路中央事務所之代理處），陸路有蘇聯國營外客旅行社，赴美旅行線美國系有運通銀行，加拿大系有商務參贊，均在上海設有事務所，從事配飾宣傳刊物，答復遊覽詢問等工作。迨中日戰開，中國對內地之交通隔絕，留滬外人遊興未闌，往往出行於南洋等地區，其時日本國際觀光局遍登廣告，招徠至爲熱烈，又國人前往西南經道越南者頗多，法國大使館駐滬參贊撰佈滇越路小冊及越南地方遊覽事業協進會宣傳品，並曾在霞飛路陳設宣傳櫥窗，其後歐戰猝發，遠東英人回國不易，澳洲旅行協會乘時崛起，該國駐滬商務參贊分送大量宣傳小冊及招貼，吸引遊客，備臻活躍。又如日本遊覽宣傳，每以中日各名勝地點爲共同之主題，其觀光事業主管機關召開歷屆東洋觀光會議（第一回一九三五年五月於東京，第二回一九三九年十月於西京），耗費甚鉅，理論家且盛稱「東亞觀光布落克 Blac」目爲觀光政策之重心。處此局勢，國人擁有富饒之遊覽資源而不謀積極之建設，即使歐美遊客續有東遊之傾向（Australia Today 1939引官方統計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度海外遊客消費額估計爲一百七十萬澳鎊，較之前年度之一百四十萬澳鎊，五年前之九十二萬八千澳鎊，實增五倍之多，日本官方之入國外人統計，一九三七年逐步增加）我國亦絕無坐收其利之希望，其非長策，事俟詳論？故遊覽倡導之目標應以建設本國本位之遊覽事業爲第一要義，

五

復次請申言建設之步序，舉其要點，大致有（一）定路線（二）劃地區（三）籌經費（四）整人事等項，茲分別論之：

其一爲路線問題。主要之點在使國內交通路線與國際交通路線相配合，同時提高交通工具之效能，俾遊客感覺與國外同等程度之舒適及便利；及點綴沿線之景物並佈置娛樂之節目；俾遊客樂爲較長時期之勾留。

鐵路

甲、中國橫斷線：廣州……株州……南昌……杭州……上海及其相反行程，期間前經預定爲二十七小時。

乙、中國週遊綫：廣州：漢口……北平……（南口）……天津……曲阜……南京……上海及其相反行程，期間約五十二小時。

以上兩綫以國有鐵道與世界週遊輪相配合，甲綫附近之風景區計有南嶽衡山及富春江等處，（蘭谿至杭州並可利用江上小輪，作成輔助行程 Side Trip），乙綫附近之史蹟區計有故宮長城明陵孔林等處。（北平郊外可利用公路作成輔助行程。）

此外南方之國際通路——自上海經杭州南昌株州桂林南寧出鎮南關經越南河內西貢至曼谷（泰國）以達馬來亞之綫——一部份尚未修築；北方之國際通路——自隴西西綫延至蘭州迢

掖酒泉，入新疆，以與蘇聯鐵道相銜接——工事極爲艱鉅，完成當需時日。

鐵絡各線可用臥車及餐車，補助遊覽地區食宿供應之不足，是其優點。

輪船

甲、沿海週遊線：週遊沿海各口岸，可分爲南北兩線，包括鼓浪嶼普陀（南線）青島威海衛（北線）等風景地區，每段行期約二星期。

乙、長江週遊線：週遊長江各埠，並牯嶺三峽北碚青城山峨嵋山大佛寺等風景地區，以夏季爲宜，來回行期約一月。

丙、南中國海週遊線：廣州…馬尼剌（菲列濱）…山打根（北婆羅洲）…新加坡…西貢（越南）…廣州，行期約十日。

丁、南洋週遊線：廣州…香港…汕頭…廈門…臺北（臺灣）…馬尼剌（菲列濱）…宿務（菲列濱）…望家錫（西里伯斯島）…泗水…巴城（爪哇）…棉蘭（蘇門答臘）…仰光（緬甸）…檳城（馬來亞）…新加坡…西貢（越南）…海口（海南島）…澳門…廣州，行期約一月。

以上「丙」「丁」二線，與華僑觀光及國人對於南洋之認識關係至重，宜仿照德國歡喜力行團辦法，以低廉票價普及於一般遊客。

航空

甲、中國週遊線：假定配合於環遊世界輪船旅客，可定爲三日遊程。

第一日　廣州…漢口…（三峽）…重慶…西安

第二日　西安…（南口）…北平

第三日　北平…南京…上海

乙、北中國國際線：國境西北之蘇聯航空據點爲鄂木斯克Omsk，國境東北之蘇聯航空據點爲伯力Khabarovska，如於迪化蘭州北平經營航空線，以與上兩點相聯繫，則歐美航空可作如左之行程。

倫敦…巴黎…柏林…莫斯科…鄂木斯克…阿爾瑪阿塔…迪化…蘭州…西安…北平…瀋陽…伯力…彼得波羅斯克（坎察加半島）：培特爾（阿拉斯加）…朱諾（阿拉斯加）…西雅圖…支加哥…紐約。

右綫中經行我國之段可稱爲「長城綫」The Great Wall Route，含有故宮清陵等名勝，以與西比利亞之荒原相較，頗具吸引遊人之魅力。惟此線氣候情形較劣，秋季始凍及春季融解之數星期內不能適用，是其缺點。

丙、南中國國際綫：國境西南之航空據點爲印度之加爾各答，東南之航空據點，爲菲列濱之馬尼剌，我國聯繫以上兩點之航空綫可爲昆明……桂林……廣州之綫。昆明距熱帶頗近，而天時溫和，

似爲南方國際航空綫上天然之休憩地點，招致遊客，具有優越條件。

丁、歐亞橫斷線：一九二六年歐亞航空公司刱設之始，曾由德國航空技師試飛歐亞陸線，自柏林至北平費時僅五日半，如部署妥善，將來自倫敦至上海可於五日內到達，爲極有希望之航空線路。

公路汽車原爲發展遊覽利器，惟我國幅員廣大，平時期內或暫難普通行駛，公路之重要當以遊覽地區內之區間交通及都市與遊覽地區間之連絡交通爲最。飛機之爲國際遊覽工具，現有日益重要之趨勢。鐵路對國際遊覽及國內遊覽同屬重要，近海及長江輪船對國人遊覽頗有關係，至如招致域外遊人，則以振興遠洋航業，選派華麗郵船行駛遊客輸出區域爲根本之方策。又經營方式對於遊客之招徠影響甚大，例如個人週遊特價票，家屬週遊特價票，團體週遊特價票之發售，餐券，旅館券，遊覽場所入場券，博物院，美術館，參觀券之預約，旅行支票之推行（宜增加承兌之便利，使旅館餐館土產商一律收兌）。包費制 Inclusive Tour 與伴遊制 Conducted Tour 之提倡，專車、專船、專機之包僱，於遊覽路線之開闢當大有裨益。

其二爲地區問題：我國遊覽地區，可約略分爲南北二帶，南以自然風景勝，北以史蹟勝，週遊世界鉅輪每以上海及秦皇島二埠爲停泊地點，可爲佐證。然以內地經濟之開發，國際路線之溝通，遊覽地區當有增闢之必要。

西安史蹟區

我國史蹟名區，向推北平；其地係九百餘年舊都，歷朝建築物遺留甚多，且附近西山明陵長城諸勝，自有特具之優點。但關中史蹟豐贍，可上溯至周秦以前，實爲民族精神之所寄託，日後積極整理，可供中外遊客瞻仰之資料殊夥。又西北礦藏豐富，爲最有希望之工業地區，招致遊客於誘導國外游資亦爲切要之圖。

昆明療養區

昆明風景佳麗，氣候良好，又距離熱帶較近，如闢爲療養地區 Station climatique 置休養、狩獵、釣魚等設備，於夏季招致南亞洲及遠東方面之遊客，不特可一新國際人士對於西南之觀感，於當地工商業尤有良好之影響。

太湖國立公園

京滬爲我國主要都市，又爲外僑麕集之地點，如開闢太湖及附近地帶爲國立公園，充實公路旅館餐館之設備，飾置運動游泳之場所，使留居之外僑獲有對於中國風景之正確印象，關於外國遊客之招致，實有莫大之助力。潘耒遊西洞庭記謂：「以三萬六千頃之具區，涵浸七十二峯於其間，實於九域之間無兩」。濱湖多奇峯巧石，當地農人復擅蒔花藝果之技藝，以自然資源之豐富及遊客輸出地點之逼近，加以董理，必有成效。

其三爲經費問題。遊覽建設之重心一在工具（交通之設備，

食宿供應，）又一在宣傳。在各國或僅需宣傳之經費，（外國成例大致爲交通機關，旅館協會，遊覽地區商會及政府共同出資，往往規定民間出資若干，政府亦出資若干之比例，法國埃及夏威夷香港均是）在我國則必需佈置工具之資本。要之中心組織宜作通盤之籌劃，保障投資，豁免捐稅，各交通機關尤當捐撥專款爲改進車船設備，聯繫區間交通（車站輪埠與遊覽地間之交通）輔助食宿供應之需（法國寰大西洋郵船公司 Cie. Generale Transatlantique 在法屬北非設有旅館多所，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ompany 之旅館建設與國立公園程序相配合，是其例證。）西班牙國有鐵路及輪船自一九二八年起定有旅客强迫保險辦法，所有收益經指撥爲倡導遊導之用，智利政府規定頭二等車船票加收遊覽捐，古巴政府指撥「（回力球）」及「特種俱樂部」之執照費爲遊覽宣傳專款，可供國人之參攷。

其四爲人事問題。最主要者尤爲導遊人員之制度。我國風土人情與外國不相侔合，我國藝術之欣賞復與西洋藝術淵源所自之希臘迥然異趣，舉其大別，則文字之重要同於圖形，（書法之藝術爲中國所獨有）寫生之重要亞於象徵，苟非涉獵史書，稍作研究，於我國之建築器物，當難有明確之認識，是以訓練導遊人員並釐定其管理制度，尤爲遊覽建設中之要目，未可純取放任之態度。

想之導遊人員宜諳習外國語言及交往禮儀，通曉本國史地及風俗習尚，並具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根柢，（例如地形氣候之說明，物產及工商業之解釋）殆非大學或專科學校以上程度者不克勝任，然遊覽事業如無顯著之發展，事實上頗難吸收多數高級程度之從員，日本一九三八年調查，經試驗合格之導遊人員不下一千名，而實際執業者僅一百十九名，可爲旁證（田誠國際觀光事業論第二篇第五章。）爲適應現狀計，似宜分等甄別普通（高中程度以專業爲主）及高級（大學以上程度以兼業爲主）導遊人員，發給執照，一方嚴禁不合格人員執業，以爲普通導遊人員生活之保障，德國之學生導遊服務團制度，芬蘭之學生夏令導遊服務制度，皆有參攷之價值。

綜上所述，規劃路線，設定地區，然後集中資本人才，悉力經營，可以便利管理（例如統計、防諜、外客娛樂場不許國人出入等）裨益宣傳，似爲遊覽建設之重要步序。更有進者，遊覽爲新時代之事業，其建設過程有與時代潮流相切合者；擧其綱領，對國內爲國民教育運動，對國外爲經濟建設運動，國民教育如民國二十四年前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氏重修明長陵碑文曰：「所謂民族精神者曷寄乎？必有人焉，於非常之時，以非常之力成非常之功，其餘威遠略足以垂蔭千百年，俾後之人瞻仰遺蹟，而頑廉懦立，若黃帝之橋山，漢武帝之茂陵，唐太宗之昭陵，明太祖之孝陵，其庶幾

哉！……燕都邇近邊牆，首當其衝，宜者非所以妥至尊者，成祖獨毅然建北京而定鼎焉，且就天壽山起長陵，以示世世子孫永永篭步於茲土；蓋嚴彊也，而視為全國首善之地，竭力以副必守之決心，故終明之世二百七十有七年，燕雲十六州致蹈晉漢周宋之覆轍，實成祖之毅力使之然！……成祖之偉略會哉遐矣，來者其毋忘此一長陵，實吾民族在精神上之一大長城也！語云：覽古興懷，執柯取則，緬懷往烈，則吾人今日之振奮應如何？瞻禮史蹟可以啓瀹國民精神，亦當世之急務矣。至於經濟建設，例如土產品之推銷，廿六年五月中央召開手工藝品展覽會，並議組「國貨聯合營業公司」，經審查堪予倡導之優良物品計有山東省之嵌銀絲、文具、漆手杖、草帽、玻璃器，福建省之漆器、木畫，江西省之瓷器、印花夏布，浙江省溫州之石刻，杭州之紙傘，江蘇省南京之織錦，宜興之陶器，北平市之「景泰藍」泥玩具等項。六月廿二日上海大公報社評曰：「各地有一共通之缺點，即玩賞者多而實用者少，供有閑階級品賞者多，切日常生活必需者少，僅備少數人購取者多，合於大衆需要而能為大量生產者少。蹈故習常，陳陳相因者多，別出心裁，力趨時尚者少。」然此式樣之問題，實與推銷之成績互為因果，式樣陳腐，自為推廣銷路之障礙，而市場狹小，製造者亦必無改良出品之餘裕。藝術品或無裨實用，不足供大量之推銷，惟其宣揚文化，維繫遊客情感之效能，則為普通商品所不具。法國人有口號曰：「時裝乃法國之大使」La Mode, Ambassadrice de France.

誠以藝術品之愛好，堪為國土愛好之前驅，亦堪為國土愛好之後盾，推銷土產如以遊人為對象，耳目濡染，印象深刻，對於倡導貿易，開拓利源，收效必有可觀！又如國際貿易之平衡，我國原為鉅額入超之國，建設又為大量輸入外國器材之時，勢不得不講求抵償之方策。考國際間貸借之方式，可分為貨物goods及服務Service兩種，前者例如原料或製成品之貿易，後者例如運輸、投資、銀行、保險之經營。挪威地瘠民貧，每歲食粮輸入價值頗鉅，惟以擁有多數商船（一九三七年統計總噸數四百三十四萬噸，佔全世界總數百分之六・六，如以適於遠海航行之四千噸以上船舶作比較，則挪威共有二百九十六萬噸，為全世界僅次於英美之海運國家）於海洋運輸之服務上堪作重要之貢獻，每年運費純收入在九百萬至一千萬英磅之間，佔全國總收益十分之一，國際貿易恃為挹注，意大利人口繁庶，資源不豐，第一次歐戰後美國對南歐移民入口頗加限制，（一九二一年制定分別國家限制入口之法令，一九二四年修訂，內容益為嚴厲）僑民匯款減損甚鉅，該國歷年貿易入超差數為遊覽事業之收入所補償者多至百分之八十八，少亦百分之三十三，皆為利用服務抵償貨物之顯例。（瑞士旅館為主要產業之一種，尤為世人熟知之事實）且如加拿大倡導遊覽事業之組織在旅行署未設之前，以內政部轄屬之自然資源情報處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Intelligence, Service, Department of Interior）爲中心，是以誘致遊客與吸收資本爲雙管齊下之工作，尤可供我國之借鏡。

六

最後吾人論述本國遊覽事業，須省察其所處之環境。前美國駐華商務參贊安諾德氏（Julian arnold）於一九三一年七月在扶輪社演講謂：「北平有特異之優點，大可成爲遊覽之中心區域，祗須有經營遊覽事業之公司投資此城，即不難使中國在遊客方面之收入，每歲由數百萬金元增至數千萬金元……………目下已有若干西人深愛北平之偉麗，慨捐私財，修理若干歷史建築物，」並續舉投資之條件，其一爲「歷史建築物博物院內藝術品用中英文標列，文字須求佳妙。」又日本人石原嚴徹氏著孔子與現代儒教文（刊觀光東亞雜誌，一九四二年五月號）謂曲阜孔林應定爲國廟，舉行盛大之祀典，並就地設立聖教大學，聖教研究所。聖教博物館及聖教圖書館，劃定參拜路線（包括鄒縣孟子廟及其他諸子之遺跡）敷設鐵道或電車道，開辦大規模旅館，在全國各車站發售「參拜券」並云：「如以中國建設之基調在於儒教之復興，則應發揮尊崇曲阜孔林之精神，以爲誘導之方策。」遊覽乃經濟之資源（法語謂Richesse Touristique）亦國家之重器 Discipline intellecuelle 國人不自謀，起而代謀者且大有人在！事不先圖，後將奚補？井上萬壽藏氏曰：

「我國（日本人自稱）資源貧乏，無待贅言，但以遊覽資源論，頗堪位置於少數富有國之列。吾儕生長是邦，於玆宜思所以助長開發，因勢利導，甚爲吾儕之權利，亦爲吾儕之義務。」（觀光讀本第一篇第三章）

日人之自勵如此，謂非我國人攻錯之資也耶？

秦嶺漢水行

明吾

朝辭寶鷄縣；暮宿于褒城。
沿途何所經？秦嶺漢水中。
公路如叠練；懸車似流星。
廻灣亦太急，頻作「乙」字形。
放目千丈崖，空翠復蒼葱。
層巒競逸勢，幽壑騰蛟龍；
怒江發奇吼，神鴉噪晚聲。
廟台甚崔嵬，蔚然過赤松。
我欲弔留侯，遙寄萬古情。
豪傑冀盛事，長存青史名！

四九—二一八

李莊雜寫

簡叔

李莊是四川南溪縣的一個鎮，舊名李莊場、李莊壩。東去南溪縣城六十里，西距宜賓恰好也是六十里。筆者在另一文中曾談到李莊雖係川南有名的「米市場」，市面相當繁榮；可是還不及江浙之交的東南富鎮南潯。此為籠統而言。若專在其所佔的經濟地位上來權衡兩地，則似乎性質不同，而互有軒輊。筆者客居此地，倏已兩年，亦就兩年中耳聞目見，拉雜記其風光如后。余每至一地，喜道其長，懶言其短；下文立義，亦本乎是。

李莊濱江，交通方面，除掉渝敘綫的上水輪船可在李莊一停，用「遞漂」方法下客之外，唯一聯絡東西交通的工具，是合眾公司的長途小輪。長途輪專行宜南，每日清晨由南溪上駛李莊，再由李莊去宜賓；下午由宜賓駛回，仍經李莊而返南溪。此外便是木船。其固定班次的木船，載客人由南溪往返李莊，或由李莊往返宜賓名為「艙舖船」；其價比長途輪便宜，可是速度相差甚多，大約木船下水速度，相當于輪船的上水。所以除非因為特別原因要坐艙舖船之外，大家都願意搭長途輪。因此長途輪每日滿載，無論風雨。

李莊距宜賓及南溪雖有相等的距離，可是住在李莊的人——無論其為本地人抑或客居于此者，總是去宜賓的需要比較去南溪為多。大抵除掉是走到縣城及有關縣政府範圍的事務之外，人們都覺得沒有到南溪的需要。實際講起來，南溪的商業，不但比不了宜賓，而且有遜于李莊。

李莊有三等郵局，後來更添設了電報收發處。一年前中國銀行也在這裏設了辦事處。這樣，頗減少了人們去宜賓的不便。地方行政，是區公署，地方治安，除民團之外，也有駐軍。學校方面，除本地的幾個小學之外，宜賓中學也遷到此地。此僅就地方機關與學校而言。

茶館有不少家，但沒有那種矮竹椅的舒適設備。一家君子居茶館，比較講究。四川茶館之用途，較之別省更為廣泛；這是到過四川的人都知道的，李莊自無例外。大的飯館，從前有一家李莊飯店，但不是本地館子；營業不足一年，由縮小而停業。現在比較好的是一家「留芬」，可是留芬的招牌上標着「江陽」。我們從中國許多歷史的地理書上知道：「瀘州，漢之江陽」；那末這一家菜館，恐怕又不是本地風味。大百貨商店，從前也有一家，是宜賓允順全的分店。可是經過一次大減價之後，也停業了。此外，旅館也有兩三家。

至于這裏的物價，雖比不了桂林，但勝過昆明。除掉洋貨之外，一般物品都比重慶便宜。許多外省人初到此地之時，感覺若干不便；但以後便又覺得是一個世外桃源。

風俗方面，大約可以代表四川一般的風俗，至少是川南。又以毗連貴州雲南的原故，所以李莊有不少風俗和貴州雲南相近，以至相同。譬如李莊人參加宴會，往往把主人預備的菜肴或點心，用紙包起來帶回家去；而主人爲了客人的需要，也就儘量的預備得多便于包紮的東西。這種風俗，貴州也有，名之爲「紮包」（見李宗昉黔記）。又如李莊鄉間之「跳端公」，貴州也很盛行。關于「跳端公」的意義與儀式，這裏不必多談；但這種風俗之淵源，或不始自漢人，

「打牙祭」，是李莊很通行的風俗，貴州也有。即農曆每月初二，十六擴大吃肉，名之爲「打牙祭」。儒林外史有一段提到「打牙祭。」第十八回：

「主人隨即擺了許多的考卷文章上樓來。午間又備了四樣菜，請先生坐了，說：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不常每日就是小菜飯，初二十六跟着店裏吃牙祭。」

「牙祭肉」的解釋，便是「打牙祭」時候所吃的肉。

但「打牙祭」三個字，本是「打衙祭」，而「牙祭肉」又是「衙祭肉」之訛。滇人吳振棫黔語中記載着此事。「黔俗，給使厮養，過朔望之次日，得食肉；謂之衙祭肉（滇蜀亦然）。按通考載石林葉氏云：節度使署油紅旆，受賜者藏于公宇私室，皆別爲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日，是衙祭二字其來甚久。祭畢分肉以畀衆人，即祭統所云韓庖翟閽惠下之道也」。大概初二十六之擴大吃肉，始自從前衙門裏的公務員，而其淵源則遠在宋時，或宋以前，後才流行于民間，更後來便附會成「打牙祭」。但雲南似乎無此風俗。

李莊人稱[illegible]之遊蕩者爲「色」（Pa），貴州也有同樣的稱呼；亦見黔記。

上元節前後的夜間，李莊鄉間很流行「唱燈」，說明上元節也有同樣的風俗，但兩地唱燈的情形不大一樣。李莊唱燈，是流動的到各村莊去唱，不需要舞台；一晚可以跑四五個地方，演唱四五次同樣的「車車燈」。昆明唱燈，則在村莊的廣場支起一個固定的小型舞台，表演着人物簡單的戲劇，也以歌唱爲主體，唱的是「滇西調」。

李莊的風景與氣候，要算是春天頂好，秋天次之。酷寒的冬天——尤其是歲暮歲首，近兩年總是在所謂「瑞雪豐年」的寒冷中度過。夏天熱到百度以上，揮扇、洗澡、成了每日的功課。在熱不可耐的時候，每每使人回味以前冰淇淋、汽水的享受；但在這裏是無法獲得的。春天好自好了，可是那「年年來叫桃花月」的杜鵑鳥，就要在這時候出現。夜深人靜，哀鳴起來，足以觸動遊子的鄉思，激起一切人的不安情緒！杜鵑之在四川，流傳着一段很古的神話，這是人人知道的，李莊人諳其鳴聲，即呼此鳥爲「米貴陽」，並不叫杜鵑，也不稱子規。

李莊出產方面似乎沒有甚麼道異是米的集散地，但米的產量也相當可觀。稻田由平地種到山頂，這在他省頗不易見。因此我們可以明白四川之所以富足。

菜蔬，冬春兩季多于夏秋。尤其是夏天種類太少；因此有許多非本地人，因為夏天既沒有青菜可吃，又找不到水菓，大家都鬧「便秘」。到了秋天以後，青菜漸漸多起來，橘子也上市了，于是才都不醫而自愈。

荔枝與龍眼（本地人稱桂圓），四川產量很大，產地都在川南。蜀都賦所謂：「旁挺龍目，側生荔枝」者是。可是李莊只有桂圓，荔枝却很少見。敘府的荔枝，本與合州（今之合川）涪州（今之涪陵）及瀘縣產者享有相等的盛名，可是在李莊買不到。

李莊到了春天，也有蠶事，可是沒有桑樹，而以另外一種植物的葉子代替桑葉，這種代替品大約即是「柘」。大抵四川西南部多桑，成都嘉定峨眉一帶到處可見桑林，此成都之所以出蜀錦而嘉峨之間出大綢也。

此外，李莊的苦筍，本是很好的東西；但頗不為人注意。所謂：「南園苦筍味勝肉」者，可以形容此物之妙。敘府一帶（包括李莊）的苦筍，名氣很大很久，見于古人吟咏及記載者頗多。至于魚類，則以所謂「江團」者為最上，其次是「水鼻子」。但買魚不能求之于市肆，而要跑到江畔的漁船上去買。至于魚的總名稱，則李莊人俗稱之為「擺尾子」而不稱「魚」，乃係象其動作，與諸杜鵑之鳴聲而呼之為「米貴陽」者，同為有趣之稱呼。

李莊的「場」期是逢二、五、八，但以農曆計之。每場趕場的人，數目相當多，他們依舊篤守着「日中為市」的古風，所以場期最「鬧熱」的時候，總在中午。許多鄉下人，把帶來的東西脫手之後，照例是買醉而歸。所以李莊鎮上有許多小食店是專為這些人開設的。不是場期，便不營業。

卅二年二月廿六日于李莊，時春雨霏霏之夜。

（待續）

家寶一首戲贈若文　　陳樹人

有誰偏愛住山鄉，金玉惟知喜滿堂；笑問吾家何所寶，瓜仁豆菜種蔬秧。

山居滿三年書幸示若文　　陳樹人

滄海橫流萬國魚，（用元遺山句）三年同此得安居，林泉兼享無窮樂，只覺吾生幸有餘。

贛中素描

王文漢

隨着抗戰而繁榮起來的贛中現在是江西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循據着贛江中流西南公路中心，兼有舟楫車馬之便。江西是一個邱陵地域，其邱陵最爲叢繁的便是贛中和贛南，而贛南尤甚。所以在贛中與贛南，除開沿江和公路的地帶，其他地方因爲邱陵起伏，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對外仍是異常隔膜。可是在這一個荊棘叢生的荒寒的邱陵地域裏，無限的富源正等待我們開發；獨特的風俗習慣也值得我們注意研究；現在讓我來作一個簡括的介紹。

所謂贛中，是指吉安，吉水，泰和三縣而言，因爲這塊地區在是恰在贛中的地位。這一帶農村作者今年寒假曾親歷視察，步行五百餘里，經過二十餘殺墟。並且在每一個鄉鎮至少都住留兩天以上，就這三縣的富源講，泰和最劣，吉水和吉安次之；就這三縣人民一般生活和風俗習慣講，卻如出一模，沒有一點差異。我們現在介紹泰和作贛中一般縣城的代表藉以窺見其富源之一斑。

泰和位於贛江中流的吉安南八十里。城廂狹小，繞城的街道不及一華里，戶不足萬（城內），人不滿戶之五倍。全縣土地面積共一九〇一六里，耕地約占其中百分之三二，在這百分之三二耕地中，水田六七萬市畝，旱田二七萬市畝，荒田三四萬市畝，合共一二八萬市畝。年產稻穀量一八〇萬市担，小麥二萬市担，足供全縣人口一年半之食粮而有餘。全縣民戶三萬七千有餘，人口計一八八二六七，農民約佔十六萬有餘，當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四，識字人數祇一萬二千，約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七，於此可見教育之未能普及，在人口總數中，兩性數字上的差異，和其他省一般的情形相反；男性八萬有餘，女性九萬有餘，女多於男，爲贛中贛南的一般現象，這，是受前七年一個短時期的匪亂的影響。

該縣物產除作物以外，茶油及薄荷油年產量約在萬市担以上。礦廠有錫八四〇〇〇噸，森林遍山野，其中以樟樹、杉木數量爲最多，目前各處木價高漲，而該縣山中普通長五丈，過心直徑五寸之杉木每棵作價僅二三角，且苦於無人採伐。

商業方面，贛中一帶素以吉安爲重心，在泰和城區以內，現有商戶一百五十餘家。其中寶貨業七十一家，製造或手工業十四家，旅館十八家，動物產品業四家，貨貸業二家，其他營業卅六家，公私人經營工廠計有民生天蠶絲場民生植物油廠、機械製造廠、民生文具廠、民生碾米廠等數十家。鄉鎮方面，一般商業仍限於農作物及日常需用品，間亦有辦理農作物之轉運業務者。

在農業及墾務方面，現有省立農學院、農業學校、蠶絲改良場

四九—二二一

及畜牧場等農業改進機關，墾務方面有省墾處之泰和區墾殖場開墾荒田約千餘畝，有浙江大學與建廳合辦之沙村墾殖示範場開墾荒田約三千餘畝，有江蘇、宜興、溧陽、武進三縣難民墾殖團，開墾荒田六百餘畝，合共墾地五千餘畝。墾殖成績，以後二者為佳；泰和區墾場比較遜色。不過在贛中直隸墾務處之各縣區墾殖場，却以本區為最佳。這三個墾殖場中，泰和墾殖場是採分耕制的，沙村墾殖示範場一部份是採共耕制的，江蘇宜興三縣墾殖團是採共耕制的。最近一年又改行分耕制。這兩種制度各有優點和弊端。據作者的調查，共耕制優點最多，成效亦大；可是必具的條件，是人事管理的健全，與工作分配的得當。這必須管理者與墾民打成一片，身體力行，甘苦與共，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官場式的管理，老爺樣的職員，不配談農村建設，其結果僅多靡費一點公費罷了。

江西的合作事業，推廣甚見普遍。該縣現有合作社八十七所。其中以生產和消費兩種數字為最大，約佔總數五分之四。合作社設立地點，大都在鄉村中；聯合鄉或村合作社而為一區聯社。區聯社均設在主要墟場。除辦理分社一切行政事務外，兼辦的業務也多，主要的如生產、消費、供銷三種，並設有倉庫，辦理農產物保管儲押等業務。這些合作社的數量雖多，業務雖夥，可是各級合作社業務並未發達。其原因，據作者多方調查，認為不外下列幾種；第一是各地合作社多為地主士劣所把持，致使大多數貧農無法加入。第二是一切業務手續太繁，辦理一項時間太緩，不能適應於一般農民脚到口到手到的貸貸情形。第三在農民需要錢用的時候，合作社往往沒有錢借。有時農民立刻要錢用，合作社却要經過呈核、轉呈、審核等那一套官場式的程序。因此農民覺得還不如向地主們周轉來得方便。這種貧農不能加入，不能得合作實惠的現象，是辦理合作社的人應當注意改進的。

現在談談一般生活裏作的問題：緣於地理的背景，贛中農村建築材料與式樣均較其他各省農村的要講究。材料大都是磚牆瓦屋，木板的天棚與隔牆。江北式的農村——土牆草屋——是絕無僅有的。講到樣式，他們都具有北方公館的式樣高大的門樓，夾以高聳的風火牆，什麼「鄉賢」「名宦」「福」「祿」以及其他寓意福祿壽的人物畫像，粉飾得異常整齊雄壯。每一所大宅第自成一個單位；不與另一所宅第毗連。因此在一村一莊之間，小弄大巷多至不可勝數。在這每一所大宅第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迷信程度。第一，在每一家大門上面都釘着一個壓劍的魔鬼頭面。第二，他們的窗門甚為狹小。據他們說：「窗門大不值錢」。作者多方面的研究，他們把窗門開得很高很狹小，起初是為了防禦盜與強姦的歹人；相沿日久，即藉迷信來辯[illegible]，至於室內設備，大都如此。樟木的椅，並不十分簡陋，可是雞豕滿屋，積塵滿案，空氣不流通，光線極黑暗，衛生是說不上了。祠堂和廟宇的建築和

各省的樣式差不多。不過數量上爲作者所到過的江、浙、皖、鄂、湘、川、黔、桂數省之冠。家家有祠堂，鄉鄉有廟宇。

衣：衣材料和樣式並沒有什麼特異值得我們注意的，居民大都衣服整齊，不僅沒有寒酸爲衣着，像川、黔、那種襤褸不堪的人亦極數有限。這是緣於他們農村經濟的富裕。第二、穿長袍的婦女爲數很少，還不及四川農婦中來得普遍。這除卻因爲他們少與外界接觸一個原因外，恐怕還是因爲他們要實際參加勞動的關係。第三、是婦孺們戴銀首飾的普遍。三十歲以上的婦女戴銀項圈的，到處可見；於此可見我國蘊藏之富。誰說中國人窮呢？

食：我國的農民，尤其是北部的農民，大都是度着生活水準以下的生活——衣不得溫，食不得飽。實在，在江北農村中，一天有兩餐白米飯吃的人，實是不多，可是在贛中農村裏却沒有一家不是一日兩餐白米飯的。並且他們用飯總有葷菜肴。他們也和川、黔、湘、人一樣喜歡吃辣子；辣子每餐不可少；剛能吃飯的小孩子，就以辣子助餐。他們造飯的方法也和川、黔、湘、一樣，用木桶在水鍋裏面蒸。蒸飯同吃辣子是山谷中農民的普遍嗜好。這嗜好是基於地理背景，或是文化背景，這有待於我們的研究？

行：行在贛中鄉村裏是一件最困難的事，這裏山路崎嶇，荊棘遍地；既沒有滑桿，也少驢馬；獨輪土車也不多見。支河小港雖然不少，可是能通航半里的爲數已經不多。因此在許多山谷中，農民還是度着「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

當墟：贛中農村的「當墟」與江北農村中的「逢集」，四川鄉下的「趕場」，具有同樣的意義。「墟」就是「場」，就是「集」；也就是「鎮」字。惟較「集」「場」爲小，性質上差不多，就範圍來講，「集」「鎮」比較的大，「場」和「墟」則小一點。「墟」「場」「集」的各種業務經營的方式，沒有什麼差異。雖然是有的兩天一集，有的三天一場或一墟，在集、場、墟的那一天，在這墟、場、集、周圍四十里以內的農民都將他們的農作物或手工製造品搬移到集上來出售；復以出售所得之錢幣由「墟」「場」「集」上購買日常生活必需品如布疋、油、鹽、醬、醋、酒、以及其他糕餅洋貨等物件，回去應用。這種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賈，多數是臨時擺攤設舖的。這一點便是「墟」「場」「集」和「鎮」不同之點。「鎮」上的生意是每天經營；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貨出賣的。墟、場、集、便非經過二天或三天的休業不可。在不當墟，不逢集，不趕場那天，街面上是買不着比較重要的東西，不過這也不是絕對的。四川嘉陵江畔的北碚場，贛中吉安縣的高塘墟，沿淡澳橫江渡等墟也和鎮一樣，沒有什麼「當」或「趕」的。贛中「墟」的建築和江北的「集」，四川的「場」是不相同的。集和場的建築是和普通街鎮一樣；不過短或狹一點罷了。可是「墟」除了一二條短狹的街道外，主要商場還是在那四合套房屋的廣大院子裏。這院子

中間滿滿陳列着農作物和手工製造品。院子的四周，都是雜貨商店。生意最好的是糕餅茶館兼營酒雜店。因爲平時農民受了交通阻隔，親戚朋友平時很不容易會面；祇可藉着這一天暢敘，飯酒賭博，商洽公益，調解糾紛，辦理借貸手續。所以茶館酒雜是他們的業餘休息所，是他們的娛樂場，也是他們的會議廳，交際場。「當墟」已經成爲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調劑。觀察他們在當墟日的情景，便可知道他們的文化水準。

工作分配：初到贛中的人，最覺奇怪的，是田地中的耕種工作，悉由農婦担任；而男子們反無所事事。有的終日閒蕩，飲酒賭博；有的家居抱孩，兼專炊爨之任。農婦們呢？她們不僅要担任農業生產勞動，大多數還要挑水煑飯兼任洗縫。自日出以至日沒，終日勞動，毫無空閒；並且家庭的祭祀大典，也都由她們來主持。可是家庭的經濟主權，卻由男子們操縱主持；婦女們仍是處在被支配地位。婦女們對於她們家中男子的關係，好像封建時代農奴對於封建地主的隸屬關係；祇有義務，很少權利。因此在這裏具有田地的地主，大都娶妾，藉以減少僱工；使她們來替他們耕種勞動，增加富源。在贛南，這種現象尤爲普遍。婦女們並以不能養活老公（丈夫）爲恥；正和我們認以爲若「連老婆都養活不了」這句話一樣意思。我們對於這種現象，曾再三向當地人士詢究其所以然的原因。據他們說，在民國十七八九年匪患以前，這種現象是沒有的。自從鬧匪患以後，壯丁流離異省，家家只留有婦孺；在匪的短期騷擾中，婦女爲着生活問題，便不得不參加生產勞動，主持家政；甚至於祭祀大典也須親自主持；不再有什麼禁忌。相沿日久，便成習俗。這種生產勞動以及家政主持完全由婦女担任，所產生的影響就是兒童的撫育變成了生無育，生育脫節的現象；嬰兒死亡率的增高——幾佔百分之八十，以及嬰兒的面黃飢瘦，毫無生氣。在這一帶農村中二百戶以上的村莊，雖然很多，可是每個村莊，兒童超出五十以上數字的卻是很少。江北農村兒童繈褓的景象，在這裏是很少看得到的。雖然江北農民的貧困程度，遠過於他們。

一般習俗：山居的農民，因爲與外界隔絕，迷信的程度比較地深，每逢初一十五，家家燒香燃放爆竹。燒的是三五根散香；由家中主婦捧出門外，向天地長揖；然後放在香案上，然後才開始辦理家務。在這一天用飯的時候，主婦們也先持香捧飯，在大門外向天地作揖，然後闔家開始用飯。此外，每逢家中有酒食盛饌的時候，也先燒香，捧着佳肴，到大門外長揖天地。然後才得舉筷大嚼，表示「有酒食先天地鬼神饌」之意。他們家中若有病人，是不要醫生診治的。放爆竹拾香灰，叫魂，燒香是他們的唯一治病方法。居民習俗醇厚，有客過，必留用酒飯。路人偶索茶水，招待很周到。老死不出鄉里的觀念很強。自十七八九年匪患以後，該地孀婦遍村鎮。但他們自耕自食，不仰給於他人。近來各省流寄該地開墾者，每欲娶她們作主婦；但她們的第一個條件便是「不離其鄉」。男女地位，在一般生活方面看來，不甚懸殊。她們也招待客人，經營商務，很少不出大門的。這種束縛的解放，或者是受戰前匪患的影響吧。

四九—二二四

河西四郡

——西行鱗爪之一——

先[illegible]

「河西」是指甘肅省西北，黃河以西一帶的地區。粗粗來劃分，則離蘭州四十公里的河口地方起就可算河西地帶的開始。甘新公路，一條大幹道也。自河口起，一直到新疆邊境的猩猩峽為止，約共長一千一百三十公里；穿過了整個的甘肅走廊地帶。河西四郡：武威（涼州）張掖（甘州）酒泉（肅州）敦煌；除敦煌外，其餘的三郡，都臥在這條大動脈上。這一帶的地方，都是漢代以後纔開拓的。現將牠們最簡單的興廢沿革史抄在下面，藉可得一梗概。

武威：漢武帝置郡，魏晉涼州治，前後北三涼均都此，唐陷吐蕃，宋入西夏，元為西涼州，明為涼州衛，清始改置武威縣，為涼州府治。民國廢府存縣。

張掖：漢置郡，晉因之，北涼沮渠蒙遜都此。唐陷吐蕃，宋入西夏，後為回鶻所據，清復置為甘州府治，民國廢府存縣。

酒泉：漢置郡，隋廢，唐改肅州為酒泉郡，不久復曰肅州，宋入西夏，民國改為酒泉縣。

敦煌：漢置郡，晉隋仍之，唐建中時陷吐蕃，宋入西夏，元為沙州路，明為沙州衛，清復改置敦煌縣，民國仍之。

離開蘭州，過黃河鐵橋，就一直沿着黃河走。可以看到河水挾着黃泥，滔滔滾滾的向下游流。因沙泥的沉澱在河中，長成了不少大小沙洲。這種沙洲的長成，可使水流不暢，終將變成日後黃河改道的成因，沿路田間滿植棗樹，枝葉甚茂，頗似粵桂一帶之台灣相思樹，形甚美觀，結實纍纍，果熟時之收獲，豐富可知。余等自蘭州至河口，時適值大雨之後，路面衝毀，車行甚感困難。過河口後，沿莊浪河，偏向西行，經紅城鎮而至永登。路旁行道樹，已密植成林，相當可觀。在永登，我們宿在一馬店中。室內除土坑外，一無所有；衛生兩字，固可不談；連呼吸空氣也感不甚自由。因在土坑上只有兩種味道，充塞鼻觀；除馬糞氣與焦毛氣外，無法可聞第三種氣味。

草草一宿，次晨六時即起身登程。出永登至岔口驛，仍沿莊浪河前進。經驛鎮，始折向北。遠眺祁連山頂積雪，皚皚如銀。從永登起，地勢一路上坡。到烏鞘嶺而達頂點。溫度陡降，隨身衣服，已覺單薄，不能抵禦寒氣。氣壓表上指針已到海拔九千九百餘英尺。四周山巔積雪，瞭然如在目前。時方國曆八月中旬。「胡天八月即飛雪。」大可移詠此間矣。嶺巔有湘子廟，相傳頗著靈異。我等過門未入，似乎辜

負勝跡了。過嶺後一路下坡，第一市集為龍溝堡。祁連山雪水灌溉所及，亦以此為起點。從烏鞘嶺至龍溝堡兩旁山上多長松茂草。與蘭州所見寸草不生之土山迥異。過此後則又黃土一片，景象漸荒涼矣。

自武威至張掖經過永昌山丹水泉驛三個地方。除此三個地方外，沿路均零落農村，衰草荒烟，砂礫徧地（當地人民叫沙地有幾種名詞（一）「流沙」，就是真正沙漠。沙質極細，隨風轉移，每堆成沙丘。風吹沙丘而現波浪形，非常美觀。質地鬆輭，人馬均不易行。此種沙漠地帶均寸草不生。（二）「戈壁」，係粗粒沙礫與卵石混合體，堅實平坦，人畜易行。（三）「沙磧」，半為戈壁半為流沙之地）。入山丹縣境，兩旁遠山對峙。左祁連山，右焉支山，歷史上都很有名。漢武帝時霍去病攻下焉支祁連，置武威張掖等四郡之後，匈奴不勝其苦。乃作之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因祁連山水草豐美，焉支則出產顏料。[illegible]昔日之軍事於此短文中，已表示得十分[illegible]。若論風景則[illegible]雄偉，實不算壞。[illegible]荒涼[illegible]。

長城僅存破[illegible]斷垣，[illegible]，[illegible]勝淒涼之感！

永昌一帶道路兩旁左公柳特別多，「大將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詩意非到此地，不能領略。

公路在永昌山丹之間出了長城；將近山丹時，又進了長城。離山丹後又出長城，到張掖時再進長城。大概都為避去許多水渠的阻隔，減少築路工程困難之故。山丹縣城在此路上實為一特殊之處。牠是個東方式美麗小城；同時又像一個發掘未久的古城。城中樹木濃蔭夾道，水溝蜿蜒曲折，細流潺潺，相映成趣。建築則住宅商店均是家家畫棟戶戶雕梁；古色古香，令人起思古之幽情，低徊不能自己。惜街市冷落，行人稀少，商家閉戶者多。門頭斗拱上塵土寸積。梁棟油漆也都褪了顏色，實掩沒不住旅人們心境之黯淡。此種矛盾心理直到離開山丹數小時後，仍縈迴腦際不去。距張掖約有二十公里餘即開始有樹林。行道樹一直到縣城止不復再間斷。水渠縱橫，農田肥沃；與一路來所見之荒涼，成了一個對比。美麗的野景，巍峨的城池，心中不覺湧起了一個「金張掖」的輪廓。張掖城靠近弱水的西岸。提到弱水，就有許多傳說與詩意上了我們的心頭。如「弱水沉鵝毛」等。其實弱水還是與普通的河流一樣並不怎樣特殊。鵝毛還是漂而不沉的。至於俗語所說的「天下無水不朝東，獨有弱水則朝西；」用來說明弱水之弱。若用肉眼看，高台要比張掖高，何以弱水反由張掖向高台流呢？我們初到那裏，也有這種感覺。最後用氣壓表一看方知高台還比張掖低一二百尺。自然弱水只會向西而不東流了。

張掖到酒泉中間，經過沙河鎮，臨澤，高台，清水鎮，營兒堡等處。

高台縣以西，盡爲戈壁，車行四十公里不見一草一木；連飛鳥都絕跡於空中。由清水鎮至紅山驛計一百五公里，又是戈壁。除破落之村莊，燒毀城堡外，絕無人烟。荒涼程度更甚於前段。迨抵酒泉，城垣雖尙雄闊，富庶已不如武威張掖遠甚。滿街黃沙，更顯出了古老的面目。秋禾木田，亦均較少。塞上風光，漸感濃厚。酒泉再西，行廿四公里，到了嘉峪關，出了關門，一望平沙無垠；一道河水映帶之，則未必，羣山糾紛，確是實存。遠遠看到的，左首爲馬鬃山，右首還是祁連山。惟其折向西面偏南，公路向西而偏北，故右首望出漸覺遠離了。一路偶有村落，居民總無在十人以上者。關內與關外，成了一個很顯然的畫界。自蘭州經武威、張掖、酒泉，抵嘉峪關，荒涼程度逐漸增加；至關爲極。一出關外，荒涼更甚。自玉門安西至猩猩峽，更是一路增加；至峽爲極。是以關外居民，回視關內，已認爲十分舒服的地方了。昔班超在西域，劉家天子，老是不放他回來；他的疏裏，有這樣的哀告，「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不是玉門縣；尙在敦煌縣西北五十公里，距酒泉尙有五百餘公里。他只希望能入玉門關，回酒泉都已算是奢望；可見其時之看酒泉彷彿帝京玉闕了。

玉門、安西、敦煌，又可叫牠「關外三縣」。其中以安西爲最貧瘠；玉門次之，敦煌爲最富。玉門爲出關後第一個縣城。該縣設治始於乾隆卅年。縣城不大。最近秩序較爲安定；駐有中央憲兵一連。市面上有幾家舖子，尙有規模，雜貨依然不少。鍋盔（大餅）特別有名，膾初煖，出爐者食之，倒有法國麵包滋味。安西是著名的「一年一陣風」的地方。從年初一刮到大除夕，爲經年不斷的大風區域。我們坐的是敞篷卡車，這回也深深的體驗到風的威勢。安西有新、舊兩城：乾隆時築的新城，現在城的西南；不到三公里。東西兩面城垣，被風吹開許多裂口；如倒立排齒。全城被沙淹埋，已有五分之四。現在的安西城（老城）不靠公路；尙有三公里的距離。疏勒河則介於公路與縣城的中間；城圍相當的大。但城內居戶不過三四百家；商業要佔全城五分之三。敦煌不在甘新公路幹道線上；要從安西再向西偏南行，約一百六十公里，才到敦煌縣城。若沿甘新公路離安西一直向西行，約五百四十餘公里，到猩猩峽；爲入新省之咽喉。該地屬新疆省管轄；現設有中央機關七、八個；均是辦理運輸及進出口貨物機構。地方機關有新疆省派之邊卡隊及省公安局分局。全峽長約三公里；兩邊群山維立，中間全係沙漠，荒涼至此已達極點。寸草不生，滴水全無；勉強鑿井，水味苦澀，難於入口。燃料則須至數十里外拔取沙漠中僅有之草根。竭澤而漁，終非久計。所有食物，無論米、麵、烟、茶，不是從哈密、廸化，便是從玉門、酒泉或敦煌運來。該處現有人口約二百餘；全係公務員工，並無老百姓。這班工作人們常感到缺乏食料燃料之威脅；眞像在孤島上管理燈塔的人們一樣。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因政治問題，還有許多不必要的禁令，入境的人們，

不能不遵守，否則就會發生許多意外的麻煩與不快。聽說最近情形已大改良。後去的人們，也許可暢行無阻了。

概括形容河西免不了「貧窮荒凉」四字。嘉峪關是一個很顯然的分界線。關外的荒凉，有其先天作用。天時、地利、均未能達到配合境界。關內則全為人事不臧，硬生生的造成了許多罪惡。罪惡一天一天的增加，人民便一天一天的窮困下去。河西各縣，小孩不論男女，都沒褲子。不着上衣，也極平常。即勉強有衣的成人，也都鶉衣百結，襤褸不堪；根本就沒有做成衣服的形式。不過爛布塊，破蔴袋，組在一起，胡亂裹在身上。「蔽體」「保暖」都談不上。我們在清水鎮上看到一個已經不是頂小的女孩。她有些本能地羞恥。一絲不掛，終覺不好見人，所以當我們視線集中在她身上的時候，她馬上就蹲在地下不起來。迨我們視線移開，才趕快跑到一堆熟人中躲起來。那時天氣雖尚未呵凍瑟縮，但我們一羣人大都已着兩重夾衣了。不知她們如何度過這冰天雪地的冬天。若問河西老百姓，他們的財產有多少？則「三塊石板一頂鍋。」其實，有的連鍋都沒有，不着褲子，還成什麼問題呢？沿路所見村莊，十九敗垣壁立，全村闃無一人。有僅存破屋數間，偶留居民三四人；恍如幽靈出沒於墟墓中。不能尚信為生人居處。考其原因：一為屢遭回亂，焚燒殺掠，破壞惟恐不極。近年又遭內戰將大貪更變為赤貧；再加上政治不上軌道，年歲荒歉。少壯的整批向新疆青海一帶逃亡；老弱的株守待斃。如此者年有數百戶以上。旦旦而伐之宜乎人口每八平方公里平均不到一人了。一事之敗壞，當然不是一天所能生成的。要想把牠改過來，自然也不是一天可以辦到。最近開發西北，中央已有了整個的決策；更有賢明的地方長官來推動；結果一定可以望到的。等讀者們親到西北的時候，定已刮目相看了。下面再講一點四郡的近貌，讀者亦許可以更清楚一些。

被上了近代都市形式的銀武威

武威城內已有很寬闊的馬路；相當整潔。路旁遍植榆柳。表面上已為河西四郡中最繁盛的地方了。從前馬軍長的司令部，及他兼任的甘新公路督辦公署，都設在這裏。城內本有電燈。因係馬軍長的私產，他調防時全拆走了。現在還留有電桿木矗立在行人道上；足為近代都市之表記。據說從前商業相當繁盛。蘭州的貨物，有許多還是從這裏再流過去的。青海河西一帶的羊毛，這裏是一個集散的總樞紐。故有「銀武威」之稱。因此雜貨也就從各方面滲透進來，再流轉出去。我們在河西各城鎮的無論那一個角落裏，都能見到雜貨的踪跡。一部份商人，在一種特殊便利護運狀態之下，都發了一筆大財。在城內大街所見到西式裝修的門面，比較摩登的建築，大概都是這類商人所有。農民呢，雖在有祁連山雪水灌溉，土地肥沃，地利並不頂壞的條件之下，仍然是入不敷出，窮困欲死。不

四九—一二八

着褲子的小孩，到處皆是。此外在公共場所還可以看到已經褪色或剝蝕的紙條寫着：「免談國事，莫論軍情。」這裏的古跡古物，相當的多。以時間過促，不能一一瀏覽，僅只看到一個前涼的大雲寺；現改作甘肅教育館。內有西夏國碑（係西夏文）——一個初唐修繕該寺的碑文；字跡嶄新，毫無剝損。又民國十六年，因地震在南營兒山中出土的唐墓誌（唐慕容宣徽墓誌銘。墓蓋唐西平大長公主墓誌銘，唐毛祐墓誌銘，唐安樂王慕容神威墓誌銘）。詢稱懷寶！惜無搨工，無法得其墨本。這裏，廟宇屋頂都蓋着顏色琉璃瓦；建築相當宏麗。若要研究古建築，到是很好的材料。

半老徐娘的「金張掖」

這個名字是大公報高先生給牠起的。無非說張掖昔日繁華，到今日已成泡影；美人遲暮，眞可以象征今日的張掖。現在的張掖是一個中古式的城市。城內雖沒有現代化的馬路，但街道相當寬闊；兩輛大車交差或並行着走，毫無問題的。因此，凡大車可通的街道，汽車照樣可以通行。公路上的汽車，進城是沒有一些困難的。市容很古雅．建築古色古香的程度，雖沒有像山丹那樣普遍，但畫棟雕樑，仍屬相當可觀。城內古木參天，綠蔭滿地；頗有田園都市之趣。張掖的城牆，外磚內土；城樓建築相當雄壯。城中心的鐘鼓樓，也富麗堂皇。城周據云有十三四里。廟宇之多，亦為四郡之冠。全城有一百七十餘所。其中大佛寺，西來寺等，尤為著名。西來寺的塑像作風，與緬甸所見，一式無二。是否即係從那方面搬來，因而名之曰西來，則不可知了。此外甘泉書院，現改甘肅師範學院；規模亦極宏麗。商業情形，不如武威殷實；大的店舖，如武威的十不得一。這裏本是與蒙古和藏番互市的地帶；現在也是一蹶不振。河西水利，素稱祁連山雪水。張掖又藉弱水的西岸祁連雪水灌溉。這裏得天獨厚，環城廿里以內，都是溝渠縱橫，綠蔭遍野；土地肥沃，物產豐饒，米麥出產，可以供全省而有餘。米之品質，也大大有名；從前列入貢品。就從這份農村經濟的發展，得了「金張掖」的金字招牌。可惜這份遺產，後人沒有給牠好好的經營；反而攪得烏烟瘴氣，由農村經濟的枯竭，影響到商業的窳敗。在這裏稍稍觀察一下，就可看到很多的乞丐羣，與不着褲子的小孩。連成年婦女，也僅僅乎穿一件勉強遮蔽下體的褲子。這種人為罪惡，遂使天堂幾幾乎變成地獄，點金已成頑鐵；少女變了徐娘。

褪了酒味的酒泉

酒泉城垣，非常崢嶸，城中的鐘鼓樓特別雄偉。上面匾額較武威張掖為多，也算一個特點。最大的一個匾額，為「聲震華夷」，此外各門再各有一匾；東為「東通華嶽」，南為「南望祁連」，西為「西達伊吾」，北為「北瞻沙漠」。酒泉的市容不如武威張掖多了。街

道坎坷不平，黃沙滿地，樹木亦少見，因風沙關係各處所見的顏色都有點灰。當地著名的酒泉就在東門外。「……至酒泉宮庭，入門即爲酒關樓，左文昌閣，右奎星樓。皆有雕欄飛橋相通。棚板頗缺，步履心危。進二門，有大帝樓殿，題字「古酒泉」三字。內即澄清堂，額曰「大地醍醐」，聯曰「甘或如醴，澄或如冰，飲卽學佛，稱卽學仙」。皆左文襄手筆。後院酒泉在焉。古稱泉味如酒，今飲其水，不甚甘冽。泉形爲方形，水甚清澈；北流入池。池北有亭曰「攬芳亭」，後復有大池，廣約三畝；塘堤及院周栽植楊柳，夾以白楊，色極佳。院中亭樹甚頗院圍牆頹塌多處，無人修葺，設可修理，點綴甚多佳趣不鮮。西岸曰「擁作詩翁亭」一聯「清風徐來自韵，紅梨半醉石，酒後自引流觴。」與「中興人之情有如此者，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二聯，尤余所愛，東偏有小花園，花木無多。有亭「一泓清」，亦頗破落，「此」此爲謝彬先生在民國十年遊新疆過酒泉時之記載，距今已廿五年，酒泉廢的情形，大致如所描敘，惟其中「暢舒飛橋」已不見，「東廢」，「無從證僞，「心僞」，「滴已撤換，壽滿屋新或改或毀，亦均找不到，聯額大致尙存。但個字我已讀不來，原文改動，以補以腰，是錄要錄，不復風景院擴已破壞，很難認路。所謂「左宗棠」已無形跡可尋了。因此泉水雖有無法飲用，但確沒有喝到酒味，泉很名，據說理超過征時漢武帝賜了一罈酒，倒到泉裏，而將酒傾泉中，令兵將長共飲此賜酒故名酒泉。現在大概已經酒味沒有了。泉旁存古柳一株已可合抱，聞亦係左公柳之一。出酒泉西行數十里，有塔五座，詢之士人云：名「白骨」；爲平定回亂時陣亡將士之忠骸叢葬處也。在酒泉市上可以看到各種的民族，如纏回、哈薩、新疆的維吾爾族等等。一提到哈薩，那邊的人都有談虎色變；好像哈薩就像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但我們在酒泉街頭看到的哈薩已是失業的流浪者；連衣服都沒有只靠行乞度日。從面貌上看來生長得相當秀麗；兩眼炯炯有神。衣服和土耳其人相彷彿

較大的商店都集中在東大街，雜貨相當的多。獅子牌金剛石牙粉已絕跡於東南幾省，這裏有十餘年前的產品居然充斥市場。此外如太陽牌藥、仁丹等仿冒日貨品，依附貨也不少，價錢並不廉。一塊假玉要價五十元或到七十元，一把茶壺竟會到五百至九百元不至於農產品就緒了。農村衰落商業不振，自然也是一種現象。這裏出產一種「夜光杯」，玲瓏可愛，原料即產在近處，河山，今用手工磨琢，倘若改用機器製成，建築物料，如磁磚之類，或隔電板等，價值更有價值。酒泉已接近關塞，土風亦自較其他內地更爲落後。

塞外江南的敦煌

要經過酒泉到敦煌，還要我們往程中最艱難的一段路。敦煌古稱（沙州）東站名爲瓜州口，特別令人懷戀往，感慨繫記。瓜初圍牆廢闕土

示盛市之盛不亞長安，而今日僅依稀得見遺物全非，僅餘一片沙漠一座廢墟，非特不見繁盛狀況，連居民都已絕跡。瓜州之瓜原列作貢品，今則樹木全無，寸草不生。

繼到甜水井、高臺井等處亦祇破屋數間，土井一口而已。一望無際的沙漠點綴着荒涼的顏色，姑熟此種情景一直延至新店子。該地離敦煌約廿公里。從這裏望敦煌，已可看見外圍的綠樹林子。左右相望，乃是一面爲寸草不生的沙漠，一面爲濃綠無人煙的腹地，遙相對照，幾令人如遊夢境。敦煌縣城並不頂大，惟川渠交錯，林木暢茂，土地肥沃，雞犬相聞；眞是世外桃源，頓然消失了塞上風光。若不看樹林外面廣漠無垠的沙漠，幾疑身在江南。江南所有的農產，如稻、麥、蔬菜等無一不有。外加產北方之高粱、小米與苜蓿等。哈密瓜尤爲這裏特產，名聞天下。蘭州以西一帶出售之瓜乾即當地人民將瓜剖開曬乾；並不須要另外加糖，已甜不可耐，誠爲難得原料。其餘出產有：河西各地俱不產棉；獨敦煌產棉特佳。市價每斤法幣與元。玉門、酒泉、張掖以至蘭州都要從這裏供給。惜運輸尚有大難與其日距離頗遠，價格與供應都成嚴重問題。[illegible]該縣商業比玉門、安西都繁盛，即擬之金張掖亦無遜色。不着褲子的小孩雖已少見，蘭州武威等地婦女十九尙係纏足，小孩褲子可以不着，腳則非纏不可。這裏中年婦女均已屬天足，且多載髮着旗袍，作時髦裝飾，不常創見，而後知於今之觀，此變得一證。但細究內幕，尚有未盡然者。全縣面積有八萬方公里，而居民尚不足三萬，平均分配，已是地廣人稀。但仍還是年有逃亡。敦煌的陳縣長是一位很有作爲的人物。他曾對記者說，敦煌土地肥沃，已有的川渠足敷灌溉。隨處掘地，不到十尺，就有甜美而豐富的水量，儘可廣植林木，增加耕種面積。可惜人口太少，每方公里平均尚不到三人。如果大量移民來此，則可担保耕者有其田。惟移民計劃須由中央或省方來一個統籌全局的法辦方可推行。

玉門關及陽關都在敦煌轄境；雖離縣城都不過百餘華里，是到這兩個有歷史意義的關名頗有多少甚意詩情縈迴到腦際來。陳縣長亦屢次勸我們去觀光一下。那裏都有豐茂的水草與肥沃的土地。可惜就只人煙稀少，棄之不問不聞之列。我們這些旅人，便若限於時間，不能拜倣這番盛意。因此這兩個古代雄關的遺跡，就沒有能去實地憑弔，只有「心嚮往之」了。

上文所述河西情形，讀者太概可以得一輪廓。或許有點失望吧！但這一切的一切全是人謀不臧，一時的病理狀態。河西的本質還是一個有希望有可爲的地方，眞像一個敗落戶的人家一樣，只要他的子孫意圖奮發，有光大門楣的決心，不久依然還是有榮宗耀祖的可能的。現在開發西北的呼聲，各方都在高喊。癥結所在，總離不了交通與水利兩大問題。兩者之中，更以交通爲尤急。若交通不解決，富源開發了作用還是有限。目前僅靠一條甘新公路實太

實乏了。且公路不能担任大量運輸，完成不了理想上的交通效能；想達到全部解決，非趕速完成　國父西北鐵道系統不可。

莊浪河白亭河弱水臨水蘇勒河等，僅這幾條有限的河流，決完成不了這灌溉數千里平原的使命，且年久失修，不是淤塞，便是泛濫。祁連山的雪水，來時洪流泛濫，汪洋一片；去時便滴水全無。所以第一步先要解決如何「管水」的問題；將已有的水管理得頭頭是道；至少一部份的灌溉問題，先已有了着落。第二步，再談「找水」的問題。所以十年萬井之說，目前似乎還可暫緩提倡。要解決這「管水」「找水」二大問題，自然更要集中許多專家，用全力來研究。如何實施，也不宜過分急不暇擇的草率從事。好在中央已決定年撥一千萬元，期以十年，前途定有可觀。吾人惟有一致擁護，日祝其成而已。

蜀棧行

明．吾．

蜀棧稱天險，自古最難行。山從人面起；雲傍車頭生。蠶叢遊魚凫；鹿門劍閣橫。李白發長吟；杜甫嘆途窮。路邊將軍柏，一一化蛇龍。留得身後名，堪比大夫松。蜀江亦何碧！蜀山亦何青！無那聖主意，朝朝暮暮情。金戈鐵馬響；淋鈴夜雨聲。況復情秋節，落葉斷腸風。

將軍柏：三國時張飛植。

友記
合益行
地址：桂林定桂路　電話：二八〇八　電報：〇六四五
——農業經濟專家主持——
（主營農林產品貿易）
搜羅各地
糖、米、油、麥、
代客買賣
價格公道
忠誠克己
消息靈通
※兼營泊來工業原料※
諸君光顧無任歡迎

四九一二三二

萬里尋親記

施初生

母親臨終時說：「阿初啊，我死後，你們討飯也要討到你父親那裏去，季子死了，你父親只剩健這個兒子，你要小心照顧他。」

我受了母親這幾句話的感動，喪事過後，就寫信給在桂林的父親，說我們要來。父親因爲我們年紀太輕，路上難走，叫我們等有熟人同行才走，直等到去年九月有位葛先生到山東去接家眷，父親託他帶我們走。可是葛先生今年初才同上海，同行赴滬偏遇着鄂南湘北之戰，向湖南走了三次，受了不少驚恐，化了不少錢，人還在漢口，直到五月廿一日改走河南信陽，才於八月十三日安抵桂林。這次行程七千里，中間步行一千一百十里，經過蘇、皖、贛、鄂、豫、川、黔、湘、桂九省，歷時六個月又十八天，耗費川資四萬多元。現在把這次經過情形記在下面，作我萬里尋親的紀念。

離鄉赴滬

我們三個孩子於今年一月廿六日搭長途汽車離開故鄉，這個幾經兵燹的江南魚米之鄉。二小時後就到了上海。大舅父在站上等着我們，領到新新旅社葛先生那裏，在他的房間旁開了個小房間。葛先生是父親多年的同事，天津人，因爲久在北平上學，說得一口好國語，瘦長個子，近視眼，滿臉透着飽經世故和精明強悍的氣氛，他帶着個七十歲的老母。據說老年人所特有的到冬天必發的氣喘病剛好，就鼓着勇氣上道了。還有兩個妹妹和一位篤信上帝的中年太太和三個孩子。此外，還有幾個要趕到內地去相會多年分散的丈夫的太太們和她們的弟妹和子女。因爲到漢口去的船期還遠，旅館裏開銷太大，我們住了三天，就搬到在滬西的一個工廠裡。那是葛先生的朋友介紹的，我們一共三十幾個，每天一起開伙食，大家輪流做，因爲米太貴，我們天天買青菜下麵條吃。那時生活雖苦些——其實這剛是苦的開始——精神滿痛快。葛先生忙於買旅行證（我是有市民證的，所以不要旅行證。臨走前敵人又要買居住證，憑證才可以購米，我以又得拍照化錢，沒有理會。）託人買船票。同時買幾十張船票是不可能的，於是在三十元日鈔一張票價之外，又加了十元手續費才買成。

離滬赴漢

上海這個地獄上的樂園，今非昔比了。十分之八九的居民，都在饑餓線上掙扎着。拿着飯箕搶米是不算犯法的，搶燒餅，搶油條更不算一回事。所以你拿了食物在路上走，你得隨時準備着來一場爭奪戰。我妹妹同葛先生的孩子去買燒餅，他是負着保護責任的，才離開燒餅攤十幾步路，燒餅已轉移陣地了。一只烏黑的手，滿口黃牙，在狠吞虎嚥。她們自認晦氣，駡了幾聲，更沒有勇氣把燒餅

搶回來有一次我們三人在水門汀上走一個，扒手把弟弟的絨線帽搶去了，他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前行着，我妹妹抓住了他，他怒形於色地說侮辱了他，妹妹指着他懷裏，他忸怩地還了我們，這個受難者失敗了，否則至少可以換得一頓豐富的晚餐。

二月十一日我們坐上鳳陽丸離開這個孤島天堂，買的雖是三等票，坐的可是統艙，統艙裏的乘客拖兒帶女的，顯然大部份是到內地的，同舟共濟，無形中格外親切。統艙竟是個大家庭，你幫着我，我幫着你，你溫存我，我溫存你，就連那個滿臉狡猾的鴉片烟鬼寧波茶房，他空來就橫躺在舖上公開抽鴉片烟，也把他的狡猾收藏起來，對待我們很關切，很客氣。我們本來都是受難者呀！我們有時走上甲板，望望長江兩岸的風景，雖則春還沒有回來，但是良田沃野，處處顯出江南的富庶來。第一個大碼頭是下關，這個龍蟠虎踞之地，現在是給狐群狗黨所佔了，路過小孤山兀峙江心，真是中流砥柱，這時頭等艙裏走出幾個賊男女來，向着山指手劃脚，鳥語啁啾，小姑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彭雪琴，那年那月才能奪得小姑回呢！

二月十七日早船抵漢口碼頭上的敵憲兵檢查很嚴，我和陳小姐帶了些法幣，倘使查出來，要有扣留的危險。同時敵人只准每人帶法幣一百元或日鈔一百元，我們帶的數目顯然超過幾倍，我同葛先生商量，他說為安全計還是把法幣拋在江裏，我想了又想，這些錢都是父親的血汗，並且前途正需要用錢，只嫌少而不嫌多，我和陳小姐寧要錢而不要命，沒有拋掉。上岸時我們提心吊胆，幸虧正下大雨，敵人只翻了翻箱子，沒有搜查身體。而意外地一個檢查我的敵人，從身上拿出枝鉛筆來給了我，這是枝日本筆，上面印着「月鶴牌」的英文字，我帶了進來，作為我這次冒險的紀念品。

我們投宿在特三區大同旅館，很小很髒，四面的街道也很髒；當然是為節省起見，開了大小兩個房間，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就這樣擠了六天，漢口市面的熱鬧程度還不如現在的桂林，而這熱鬧還是靠日本食堂來維持的，全市三分之二的商店，是日本食堂，敵人很多，遇見喝醉的就得趕快躲開，否則耳刮子就會光臨，市上行使日鈔，一元合法幣十一元一毛，一個燒餅就是一元一角，我們姊弟三人就以燒餅度日。

第一次離漢

二月廿三日葛先生設法找到了四隻民船，我們分四批上船，免得給敵人注意，我們是最末一批，大的船都給先到的人佔去，只剩隻小的，我們姊弟三人，陳小姐，汪太太和她的妹妹和弟弟，一共七個，睡都睡不下，汪太太是個卅歲的少婦，結婚三個月就碰到七七事變，她丈夫因職務上的關係與她分離了六個月後她產了一對雙生子，不幸又死了，這次因有葛先生同走，所以也到內地去。她自己說：汪先生是個獨生子，這次夫希望生個兒子，接續汪家的香烟，

第一個關口是站口，來了幾個檢查員，前面的三只船都過去了，我們的又小又慢，又都是婦孺，翻箱倒篋，查了又查，又盤問這樣那樣，我們本來是去找父親的，陳小姐想進大學，她也說找父親，其實她父母都故世了，他們說你們都去找父親，一定是說謊，我們特務機關早有命令來，說重慶派了很多婦女到我們這裏探聽軍情，你們一定是奸細，這時有經驗的船老闆，就暗地裏對我們說他們是要買路錢，你們快拿出來吧。走狗們拿到了錢，夾着尾巴走了。像這樣的檢查一天總有三四次，每次都得買路錢。這樣五天到了坪坊忽然傳說紛紛，前面的船被劫搶了，同時前面又發生戰事了。葛先生打聽明白，眼見只好退回漢口，這時大雨傾盆，船小漏多，被褥行李全被淋濕；忽又起了狂風，船不能開，夜不成眠，又怕敵兵上船，大家傷心落淚，把一團高興化作愁腸，個個垂頭喪氣，於三月九日重到漢口。

第二次離漢

這次大家損失幾千元，經濟上都感覺困難，都有緊縮的必要，我們託人設法暫住在一個天主堂裏。堂裏有四個童貞姑娘，都是黃陂人，最大的不過三十來歲，其餘不滿二十來歲；堂裏有固定的經費，所以不愁衣食，她們將終身陪伴瑪利亞，守貞不嫁，她們都很和靄，勸我不必再走了，她們能給我設法找職業，生活決不成問題。

可惜我不能接受她們的好意，我還有我的任務，在我弟弟沒有送到父親前，我是不能中途變更的；我不能違反我母親的遺命

葛先生的母親和妹妹和其他幾位，因給經濟壓迫而回上海去了，我們日日打聽消息，有沒有可走的路，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還是毫無辦法，此中歲月眞是以淚洗面了，直到四月初打聽得什麼救國軍的一個姚司令要到修水去，我們要求同走，姚司令很和氣，說他們早晚也要到內地去的，他答應帶我們走；可是路上沒有代步，並且軍隊說走就走，要趕多少路就趕多少路，小姐們不怕苦，不妨跟我們走，小弟弟——指我的弟弟不行，走到半路退回來，那就太不合算了。他勸了我好幾回，葛先生也這樣說，我躊躇了很久，我想葛先生走了，這裡又沒有熟人，將來怎麼辦呢？我鼓着勇氣對姚司令說，我要跟你們去的，小弟弟要是走不動，我們姊妹倆背也背他走。他見我這樣堅持，也就答應了，在四月十二日我們搭江輪到了金口，離開漢口六十里。姚司令等上岸午餐；我們也跟着上去，等我們找到飯店，端上三碗麵，姚司令來叫我們搭原船回漢，我們來不及吃，把麵倒在洗臉盆裏，捧回船上，這顯然是我們的行動趕不上他們，叫我們退伍了。這次白損失了幾十元日鈔。

第三次離漢

我並不因此氣餒，因此頹喪，無論怎樣困苦，怎樣艱險，都阻止不了我見父親的決心，阻止不了我到自由中國來。金口回來的路上，我同壽冰——他是一個技術工人，請假回安徽去料理他父親

兜事的——商量改走內河到湖南去。他找到了相識的民船，我們三人，汪太太和她的弟弟，齊冰和另外兩個搭客，一對夫婦。在四月十三日又開始作冒險旅行。船很順利行進，經過黃陵磯曲口峯口椰關羅田寺等小關口，照例付些買路錢，十二天到了想望已久的毛家口再前進到姚坍𡌶。過了長江就是自由區了。我們笑逐顏開，只可惜葛先生沒有同來。到了湖南那裏是食物著名便宜的地方，米多得餵豬，早餐也吃乾飯。臘肉鹹魚是家常菜，辣椒能使江浙人吃了合不攏嘴，但是本地人當糖一樣吃，沒有牠就吃不下飯。記得在青島時，一位丁先生曾經告訴我說：「細牙子哭了，給他一只辣椒吃，他就嘻開嘴笑了。」我們憧憬着食品的廉價，我們預計同父親會面後的歡忻一切是美麗的，一切是暢快的。我提議到了長沙來次慶功讌，慶祝我們成功。並且要到本地館子去，全要湖南菜。大家都讚成，除了個小修正，那是弟弟舉出的，不要放辣椒。

幻想給悲慘的現實破滅了

我們和同行的三隻民船都停在四明茶社下面，這時就有疑個臂圍着白布上寫維持會的漢奸到船上來問有沒有手錶，說東洋人要買。別的船上都給了，我們船上只有汪小姐有，她不捨得給，他們懷恨了，趁齊冰上岸去打聽怎樣渡江時，把他扣留了，說他拐帶婦女，要罰洋一萬元。並且指名要我們三個人上岸到茶社裏去問我那裏來？那裏去？父親做什麼，和齊冰有什麼關係？四面看的人和別船上的客人都勸我說老實話，大家是中國人，一定會幫忙的。我本沒有假話，到內地去看父親也是事實。其實齊冰經不起他們的威嚇，早已和盤托出了。他們也問不出什麼來，說要扣留我弟弟，我是嚇昏了，可激怒了我妹妹，她說：「他是小孩子，不懂什麼的，要扣留，就扣留我好了！」她邊激昂地說，邊把身子擋住了弟弟。這人類最偉大的愛的勇敢的犧牲精神也許激發了這幾個畜生的天良，同時也感動了四圍的看客，大家齊聲說天晚了，放他們上船去吧！於是我們在漢奸群自愧的目光裏在看客們同情的細語中離開了茶社，我一夜無眠。

明天有個朝鮮人上船來查派司，他問我前進呢還是後退？我回答他前進既不可能，當然只能回漢口了。他問我有無旅費，我答用完了，他在口袋裏掏出三四十元儲備來，說就是這些了。他又望了望，說你沒米吧，就叫人抗三升來，又說三升不夠時，抗一斗來吧，結果眞個抗了一斗米來。臨走又拿出張卡片在上面寫了幾個中國字，很秀麗的，當時我莫名其妙，依稀看見片上印的什麼木男。他說拿了這個片子到漢口去領錢，一口國語。我求他把齊冰放出來，他說他管不了，他立刻要到監利去，死活還不知。

朝鮮人走後，漢奸同齊冰來了，問我要錢，我說沒有，齊冰要我們把毛線衣服變賣了，我不答應，經過許多磋商和哀求結果以五千元成交，我和汪太太各出一千五，同行的船客幫了二千才把齊

冰放膽出來，這樣我們以爲可以走了，那知這批畜生還不甘心，指名要我，說東洋人要我到旅館裡去談話。那時我站在船邊，去又不好，不去又不好，聽說前天有十六歲的女孩也是這樣毀了的。我決定他再要逼我，我就投江，拿我清白的靈魂去見父親。這時正下大雨，江上起着風，我在驚恐顫抖中失足跌到江中，船家救了我起來，躺在被窩裡。這時我靈機一動，託汪太太同漢奸說施小姐病了，躺在牀上明天再說罷。漢奸們見我跌在江裡，也就走了。半夜裡我叫船家開船，船家不肯，他說漢奸會要他命。經不起我們苦苦哀求，他在黑暗裡，偸偸的，不讓有一些水聲，把船開了，逃離了虎口，藏在蘆葦裡。天明開到福田寺，災難又來了。四個敵兵，在岸上把槍向着我們，叫停船，船家不敢不遵，他們擁上船來，把我們拖上岸，臨走敵兵說他們到監利去，船就回來的，我們七個受難者，眼看船往毛家口去了，在晨風細雨中，被大雨淋得渾身透濕，避到一個草棚裡，蹲在稻草堆裡。弟弟在泣着，不敢高聲哭，大家都無言的流着淚。我想起我母親，我默禱着，求他在暗中保佑我們平安地回漢口，大弟弟在抗戰中犧牲了，小弟弟是母親的心頭肉，她臨終時千叮萬囑，叮囑要我好好看顧他，父親也中年了，這兩年來既喪妻喪子，憂煎得頭髮都白了。他在四十歲生日那天曾寫過一首舊詩寄給我們看，記得末二句是：「無情最是盈顛髮，才到中年白滿頭」，他打擊受夠了，再也受不起了。

我思前想後，正在悲痛的迷惘中，忽然進來了一個敵兵，因我縮在草堆裡，光線又不足，他沒有注意到他看汪太太的弟弟，他說：「苦力的快走！」他弟弟回答道「學生，苦力的沒有。」敵兵的獸性發了，他使勁連打幾個巴掌，打得滿口鮮血，他弟弟不得已說：「苦力的走。」敵兵走了，他溜到隔壁維持會裡去，維持會的會長就過來叫我們避到他住的臥室去。我們叫齊冰去買了些麪粉，鹽也沒有，菜也沒有，就這樣做了了麪疙瘩吃。會長安慰我們說不要慌，要是船不回來，明天他要到柳關去，可以回去，到了柳關再給我們想法。我們對他的溫情十分感激。世界上不都是無人性的，人類本該相親相愛，我們之間原沒有不共戴天的大讐恨，要你死我活；只因幾個極少數的精神病患者發狂的結果，致使全人類遭受磨難，這是多末殘酷，悽慘，愚蠢啊！

傍晚船回來了，我們謝別了會長，向漢口進發，這時前方的戰事正緊張，敵人向監利增援，江上的兵船很多，我們冒險前進，將近柳關，終於又給敵兵喊住了。這次我們學乖了，幾十元儲備免了我們再退回毛家口去，於五月一日重回漢口。

第四次離漢

三次前進，把旅費都用盡了；我開始變賣衣飾。但在衣飾變賣完以前我們得到達內地。我一面竭力節省，甚至菜都不買，只在飯裡放些鹽這要感謝妹妹和弟弟的合作，他們跟我吃苦始終沒有

一句怨言；一面四處打聽路線，最後我們放棄湖南路線，改走我們以爲最後一著的路線河南，因爲湖南路線只需一二個星期，而河南路線就是走得通的話，也是耗時耗費的。

五月二十一日，這個可紀念的日子，我們在大智門上車，午後六點到信陽車站在城外五六里，只有幾家樓房、和小食店。我們住在豫南飯店免得給敵人注意。我們住在店裡不大敢出門；我因買米，到過信陽城裡去過一次，市面也冷靜得很，爲了兌換法幣，耽擱了八天，還是靠朋友的介紹，才得在信陽交換，準備到離開信陽九十里的西灣去拿法幣，在西灣是二十日早晨，我們十二輛紅車在曉色迷濛中沿着泥濘道路直奔自由中國，這是最末後的冒險了；要是再不成功，我們所穿的衣服手飾等已賣完，只夠三個人同鄉的最低數目的旅費了。我衷懇母親和媽媽都保護我們，給我們以慈悲的援手。我爲節省起見，只雇二輛紅車，法幣八百五十元到駐馬店，弟弟和行李裝在車上，我和妹妹步行，離信陽四十里爲自由區，那裡有個關口叫長台關，我們爲避免關上敵兵檢查，繞小路而行。一路棗樹很多，可惜還未到成熟時期。我在信陽買了七十個饅頭，餓了就吃饅頭，爲要節省，連鹹菜吃，信陽出大頭菜，其味不亞於山東濟寧的醬菜。從前只要幾毛一斤，現在鹽貴二千多元一斤。我買了半斤鹹菜，吃完了只拿開水過饅頭，爲了在路上也是希罕的東西——喝完了；喝路旁的涼水，同時吃大蒜解毒，晚上在小村店過夜，沒有牀，只在潮濕的泥地上鋪上張蓆子。路上不能多帶東西，我們棉花胎也沒有，在跳蚤虱子蚊虫圍攻之後，尖厲的夜風，凍得人發抖。有時實在睡不着，我一個人走到院子裡，滿院月光，幾株棗樹在晚風中搖曳，除了隔室傳來沉重的鼾聲，和有時牛欄中蹄蹴聲外，萬籟俱寂。我舉首天上，青青的一片，閃耀着滿天星斗。古詩人對於月的吟咏太多了；尤其是在離別方面。我只愛白香山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樸實渾厚，一些不雕琢。

客店裡都有大餅出賣，餅價是把宿費包括在內的，這是河南人的日常食品，是用土麵粉做成，長約三寸，寬約一寸，厚約三分的餅條，和莧菜同煮，加上些微鹽和油；一二月前要四十元，現在只十五元一碗，一個人吃不完。

信陽到駐馬店二百四十里，經過明港確山等處，走了六天，路上很不安，沿途儘是棗樹林，開着滿樹的小黃花。走過一個岡子時，我曾經發過這樣的奇想：要是有幾條大漢，挑了幾担甜酒，推了幾輛小車，車上裝滿了又肥又胖的甜饅兒，我們還不是爭着買爭着吃嗎？還不是像青面獸他們一樣倒也。

駐馬店有新老二處，我們到的是老駐馬店，沒有什麼市面。據說新的熱鬧多了。這是我們到自由區後第一個大地方。有電報局，用電話傳送的，我打了張電報給父親報告行踪。葛先生到此分路了，他要經鄭縣洛陽到長安去，只有一位蔡先生跟我們同走。還未

四九一一二三八

薛先生任勞任怨，幫了我不少忙，在漢口時給敵人知道他是內地來的要犯，他受了不少驚嚇。這次分手，眞令人依依不捨。

跋涉道上

路上吃了很大苦，但當時因興奮之故，不覺得疲痛，現在休息了時，反而寸步難行了。不得已雇了兩輛紅車，一千七百五十元，三百四十里走了四天纔到南陽，這路，高低不平，時時在田埂上走，東倒西歪，顛簸得人昏腦脹，背疼腰痛，反而比步行還苦。同時烈日炎炎，一點陰涼都沒有。在青島這時正在匯泉浴場，在涼快的海浪裏浮東浮西；除了走上又細又燙的沙灘葬身在沙窩裏，同伴們知趣，順手遞送一瓶可口可樂。匯泉飯店裏吹來幾陣爵士的音樂聲，旁邊富有曲線美的西洋美女隨着樂聲，唱起美國電影裏流行的情歌來，現在呢，這些只剩甜蜜的回憶了！青島給敵人佔據了，西洋美女說不定在集中營裏受罪，我們也在這苦難的道上掙扎，沒有國防的樂園是建築在沙灘上的。

在南陽休息了三天，又向老河口進發了，二百四十里，步行了三天。經過臥龍岡時，參觀了諸葛先生躬耕之地，古屋數間，老樹數株而已。出師未捷身先死，先生不守荊襄而退居西蜀，難道早知阿斗之非人君耶？老河口市面很繁榮，旅飯館業也盛。我們住的旅館每人每天房飯金五十五元。和掌櫃夫婦同桌，菜很可口，幾天來的疲勞恢復大半，不幸的是弟弟在這裏打起擺子來了，大概路上受了風寒。

老恩途中

父親託人照料我們，適和掌櫃相識，我一路提心吊膽，到此才放下心。他們代雇滑竿一乘，二千九百元。行李和弟弟坐滑竿，我與妹妹步行，向谷城出發。第一天步行六十里到石花街過夜。滑竿走得快，杆夫總先告訴我們打尖的地方，我們沿途問路趕向前往，我們趕到時，杆夫已到了一小時多了。弟弟坐在滑杆裏，他們叫他吃東西也不吃，等到我們趕到時才一同吃，見了我們總是淚眼淚。虧得滑杆是熟人介紹的，否則眞不放心。第二天爬山涉水，水有時高到腰裏，六十里到千槃埡子，只有幾間破屋。第三天經過紫金洞、馬瑙觀，據說紫金洞可通重慶。投宿在鄂北運輸招待所，站長和太太很熱心關照。第四天到後坪，第五天越驢馬山，上下六十里，累得氣都喘不過來。路上碰見一個老婦說山裏有虎，要我們小心。第九天到興山，再九十里到香溪，十天共走了六百三十里。這條是古大道，抗戰後經過整理。事前有人告訴我們要走一個月，小孩子根本爬不過驢馬山，但我們終於成功了。雖則爬山時兩腿痠得提也提不起來，脚上的草鞋底也走穿了，妹妹脚上還長着個瘡，眼淚不期然流出來，同身上的汗一樣流，但是我們咬緊牙關忍着，想起母親的遺命，我們除萬難勇往直前。就是到打尖的地方，我們也不敢立卽坐下，因為坐了下來，兩隻腿像是死的，再也提不起來。

香溪是長江邊的小鎮，因河而得名。西離秭歸十公里，巴東三十多公里，水到三斗坪不到三十公里。經父親朋友的設法，搭民儉差輪，當天到巴東。巴東是長江入川的門戶，市面不大，只一條大街，往來的人却很多。到後不久，即遇警報；敵機未來。六月三十日搭長途汽車赴恩施，車費六百十五元，一天半到。路經綠葱坡山高風大，我們改着棉衣，據說秋冬季裏，山上積雪不融。

恩衡之間

恩施到衡陽雖有公路，但商車不易搭到，並且必須在中途換車。路經湘西更是著名的匪窟，苗子們不但要錢，並且要命。因此在恩施擱了一個月又三天，才等到建設廳的直達車。我們住在父親的好友陳伯伯處，他招待我們，替我想法車子，還借了我們數千元旅費，這恩惠是忘不了的。

恩衡這九天旅行，真是快樂不過，大概是苦盡甘來了。同行三輛車，我們車裏只十四個人，多數是農民銀行請假回家的行員。有位五十多歲的老先生，嘴上留着兩片鬍子，很相靄，好同弟弟玩笑，一老一小在車上鬧了不少笑話。車開時，凉風習習，歌聲抑揚，把一月前的苦處忘諸九霄雲外。沿途山明水秀，風景優美，更使人悠然神往。八月三日起程，整日在山裏盤旋，在椒園午飯，下午五時到咸豐宿青年服務社，很整潔。在對門民享社晚餐，每客十二元，八客四菜一湯，只敷十二人之食，餚饌豐富，口味鮮美，足以補償喝凉水，啃冷饅饅之苦。咸豐出產李子和桃子。李子色黃，大似桂圓；桃子色綠，大似桐子，價廉而味甜。第二天宿黔江，第三天宿酉陽，第四天經龍潭秀山宿茶洞，第五天經所里宿瀘溪，第六天經辰谿宿楡樹灣。辰谿苗人很多，出產苗布，每尺只十五元。第七天宿洞口，第八天宿邵陽，是恩衡途中最大最繁盛的地方，產皮革，滿街是皮店。抵邵那天適值舊歷中元，所以蠟炬輝煌，香烟繚繞，有好多穿紅衣紅褲的鄉民，進城還願。由邵至衡棗樹最多，記得從信陽到駐馬店途中，棗樹還在開花，現在已花落果熟，累累滿樹。我們沿途惟恐車不拋錨，拋錨時只須伸手車外，則鷄卵般大，青光玉潤，味甘肉脆的果實予取予求，不費分文。

達到目的

十一日下午一時抵衡，走謁父親的朋友，承他們幫忙，於十二日搭夜車赴桂，車在冷水灘就擱數小時，十三日正午抵南站，父親早已兀立站頭，歡迎我們。弟弟相隔四年，父子都不相識。我們跋涉數千里，吃盡千辛萬苦，終于達到目的地，骨肉團圓。女兒雖弱，幸能不辱使命，該可以對得起九泉下的母親了吧！

桂林山水甲天下，前日父親導遊七星岩，象鼻山等處，奇峯怪石，比較嶗山北九水更勝一籌。而山洞之幽然曲深，廓然有容，更是天下少有。但是長安雖好，終非久戀之家；北望雲山，不勝悵戀！「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杜少陵這兩句詩不啻為我們寫照啊！

錫蘭鱗爪

（轉載自聯合畫報）

蔣璋

因爲她的富饒與美麗，錫蘭曾被稱爲「印度的珍珠」和「亞洲的珍寶」。在她的沿岸確有「採珠者」潛入溫暖的水中搜尋珠蚌。在許多蚌殼中他們找得着最好的珍珠。

茶、橡皮、和椰子都是錫蘭的重要出產。

錫蘭是世界上著名的產茶區。現在世界各國人喝茶每六杯茶當中有一杯的茶葉是從錫蘭來的。

據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估計，本年將產茶五萬萬五千萬英磅。其中出口者達四萬萬二千一百五十萬英磅。

採茶的都是幼婦少女，她們用長簍簍裝茶葉。這些簍簍的形狀似背兜，然是幷不背在背上，而是用捆在頭上的寬布條將簍簍繫着，垂在背後。

錫蘭橡皮的產量很可觀，僅次於英屬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據最近統計每年錫蘭出產的橡皮，共約六萬六千噸。

她的郵票上便繪着一個土人，割開橡皮樹的樹皮，讓橡皮漿流在一隻小杯裏。

椰子也是錫蘭重要的輸出品，沿岸遍長着椰子樹。它的葉兒在晚風裏搖曳顧盼多姿夜間「雲破月來花弄影」的時候，更是在地上織成美妙精緻的圖案。

椰子林裏住着印度最古的土著——維達人。他們的男子是最好的弓箭手，他們閉着眼睛可以聽見六百英尺以外的聲音，然後循聲射去百發百中，射術精良是少女擇夫的最重要條件。

維達人的皮膚是黑的，他們平均身高五英尺四英寸，頭髮色黑而蜷曲。鼻子凸出。有的完全裸體，有的祇在腰間用一根索子繫一塊粗布男女一律。不過跳舞時女的却穿上樹葉編的裙兒了。

印度的佛教徒以在錫蘭的爲最多，她的舊都堪的有一座佛牙寺，據說藏有釋迦牟尼佛的一顆「佛牙」，堪的有一株菩提樹，是「聖樹」據說是從釋迦牟尼坐在底下成佛的那株菩提樹上，折下來的枝子，插在那兒長成的。插的時候，耶穌基督還未誕生哩。

古城波羅那汝栾（Pblonaruwa）遺址中有一本巨大的石書，長廿七英尺，重廿五噸。外形模倣「貝葉」，上面刻着佛經，這古城的附近莽叢裏，躺着一座大佛像高四十四英尺，據說原來是站着的，現在倒下來了。每年吸引不少的「朝山進香者」

島上有一個地方有一株古老巨大的榕樹，一座一百戶口的村莊，全藏在它的蔭下。

不過，最偉大的還是錫蘭首邑可倫坡的港口，它有一道四千二百呎長的防浪堤，另外還有兩道較短的防浪堤，一在東北，一在西北，留着兩個出入口，一寬八百呎，一寬七百呎。全港所佔的面積，共計六百六十英畝。每年有一千萬噸的巨艦海船碇泊港內。

人物誌

會澤戴仁甫先生傳

張希魯

戴先生。諱澍春。字仁甫。會澤人也。原籍巴蜀。清中葉。先生之考元興公。始□遷入滇。娶姚董氏。生昆季五人。先生居幼。天資頴敏。少從伯兄子玉學。終歲勤劬。與凡兒異。太夫人治家簡樸。教子有方。故先生自幼謹敕。未嘗有跬步之失。年十餘。補縣學生員。時知府為天津周瑞□。廉介異常。辦府中學。以漢宋儒術課士子。先生正妙年孟晉。所得尤深。光緒末。功令各縣選派學生。先生與廣學聯師範。以英俊選。太夫人憐先生幼。不允遂行。乃入雲南優級師範理化班肄業。在校自給儉薄。以歲時節約膏火寄奉堂上。辛亥後。返里辦新教育。家稍潤。太夫人喜曰。爾兄素稱敏學。今日反不逮汝邪。民國二年。如燕京應文官考試。時科舉甫廢。海內優秀雲集。初試名列前茅。復試為法政諸科。不利。遂絕意進取。將以教育終身。適雲南省立第二師範禮聘。乃到昭通任國文兼教育席。竟已授學。全校矜式。不厭不倦十餘年。人謂滇東各縣。服務社會人材。其端謹有品者。咸得先生淵源云。十七年。返會澤創辦縣立中學。會先生仲兄遭兵燹。家產蕩然。先生議以私蓄助之。不稍吝也。先是中學籌備已久。經費奇絀。先生至朝夕擘畫。正供之外。節餘款增築校舍。規模始備。二十一年。又應昭通中學聘。此校昔日第二師範改也。先生兩男德光德裕。隨侍而來。以次入高中部受業。先生嘗曰。吾老矣。本不宜再敎書。所以復來者。為二子耳。顧先生年雖邁。精神仍矍鑠。每日授課之際。手不釋卷。公私生活。俱有定晷。先生教學。以沈氏國文自修書輯要為入門工具。論文不尚辭章。而在致用。教學生精研小學。以為治經史讀諸子階梯。思想類陸王。述作以情真理實為主。五四運動後。即毅然采取陳胡二氏說。任青年為語體文。但能文言者亦不禁。故先生為人。似守禮篤古。而見解明通。又與時代並進。兼長算學。惜為他科所掩。二十八年。先生以夫人王氏多病。幼子德華。弱女識恒。槐然問字。不忍遽離。遂留里第。而辭昭通席。値會澤改選教育局長。地方人士。推先生品學素著。資歷優裕。又被委出長教育。在任兩年。整頓教產。補發積欠。國民教育。賴以恢閎。繼任會澤中學教席。懇學不倦。一如在昭通中學時。居家尤好培植花木。每晨雞鳴即起。劚土溉泉。皆躬親之。鐘至七時。始辦理公事。或入校授課。薄暮閒暇。集諸嗣一堂。暢敘為樂。或講學習禮。示以和厚勤謹四字。垂為家訓。自先生別昭通。忽忽四年。門弟子等常致渴慕之情。不料三十一年夏季。德光寄書曰。先嚴於五月二十四日。感患中風惡疾。延至六月八日。棄不孝等而長逝矣。讀先訃音云云。門弟子等得悉。同聲悲慟。蓋先生來此任課。先後凡二十餘年。誘掖後進。沾溉同門。非淺鮮也。爰有盛大追悼會舉行。藉表致澤萬一。溯先生生於光緒乙酉年四月十四日。春秋五十有九。德光德裕。已在教育界服務。奮勉有為。能紹家學。先生秉性鯁直。疾惡如讎。於殖產治生之事。頗少聞問。見人偶染烟賭。必婉言規勸。遇事據理推勘。判斷屈直。不稍假借。以是人多敬而憚之。對所從。好為平亭疑難。娓娓周洽。雖家庭父子。不是過也。稍愛閒靜。隨時購備新舊書冊。獨坐窗下。經心閱讀。數日後。又有新見解發明。故晚進每以不及先生為憾。有請先生將生平教學經驗。彙之成書。先生謙言學力未足。且待來日。門人等痛山頹木壞。失所宗仰。乃次先生言行。而永其念焉。

華陽典實識謏（下）

郭祝崧

張獻忠藏鏹之謎

自抗戰發生，物價上漲，於是一時謠諑紛興，謂政府即將下令禁止銀行提存，民間藏銀之風大熾，經此一刺激，於廿七年中，有楊白鹿者倡言其家秘傳張獻忠藏鏹圖籤，識得其地點，欲謀開掘，但以家貧無力，徵求同志共與此舉。因之有一批想發財的人，就斥資合組錦江淘江公司，從事功作，當時主其事之楊白鹿乃根據昔日民謠：「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數。」所云，於石牛堰上從事發掘，此事政府雖未正式參預，但亦未正式禁止，且有某部考察團以科學儀器探測，以爲必有；其後又有某大學科學家前去探測，亦謂窖銀甚多，凡此皆有本市各大小報紙所載爲證，當經三次開掘，歷時約十餘月（工作只能於秋水退後春水來前進行，因在江中故也。）所掘得者只有「大順」錢若干枚，碎銀若干，人骨數具（較常人爲大）而已。當人骨發現之後，人們更信此爲必是，入股者更多，因張獻忠窖銀之後，殺工人以殉也。但從此以後，只聞下有大石條嚴密封固，不易掘出，其後即無下文矣。時至今日其地所圍木樁依然，而公司與楊白鹿其人者皆不得而知矣。

按張獻忠藏鏹事雖屬可信，但藏之於石牛堰則恐未必，且所藏亦不多。明史「大清順治元年，明總督樊一蘅移駐納溪，居中調度，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懼，盡屠境內民，沉金銀江中，大焚宮室，火連日不滅，」蜀碧順治三年：「楊展大破賊於江口，焚其舟，賊奔還，獻聞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十數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遂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沉其舟。賊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展取所遺金寶以益軍儲，自是富强甲諸將，」註云：「至今居民時於江底獲大鞘，其金銀鞘有各州邑名號。」彭遵泗楊展傳亦謂：「賊舟盡焚，士卒靡爛幾盡，所掠金玉珠寶及銀鞘數千百，悉沉水底。」可知張獻忠掠得之金銀大都沉於彭山之江口，其中一部爲楊展所得，一小部爲沿江人民時時撈得，大部殆將流去，清初曾數度派員督撈（聞一次且爲狀元充任，）皆無所獲。蜀碧順治三年：「獻自江口敗還，勢不振；又聞王祥曾英近資簡，決走川北。將所餘蜀府金銀鑄餅及瑤寶等物，用法移錦江，錮其流，穿穴數仞，實之，因盡殺鑿工，下土石掩蓋，然後決堤放流，使後來者不得發，名曰錮金。」據此知張獻忠確有錮金於錦江之事，惟所錮者僅前奔楚所遺者，可知爲量亦必

不多矣。而鋼金地點亦未明載，是否石牛堰則成疑問，今僅竊民謠而定其地，而民謠是否指此亦成問題，若把此民謠解作石牛若能與石鼓相對（此二物今皆存，當係前人所立水標）則必會豐收，豐收則財足，故有「銀子萬萬數」之謂。至今愚解果已成為事實，因此石牛堰經這一批財迷掘了幾次後，不能再像從前那樣之堅固了，等都江堰崩潰後，衝出沖刷了，沿江農民所受損失，雖非萬萬，足有千萬。今錄清初浙江嘉興沈廉一詩作結。

江口行（並序）

江口者，岷江口也。明末孽賊張獻忠，擁成都三載，誅求民物殆盡。鼎革後，獻孽運其輜重赴楚，巨舟數百號，連檣銜尾，東至嘉州，直抵江口。先是有武舉楊展者，奮勇冠西川，憤賊蹂躪，練習鄉兵禦賊，至是截之。獻孽怒，舉火悉焚其舟，金物並沉於江。獻孽復集賊黨，還成都。會王師至，盡殲滅之。西蜀既定，頗有覬覦江中遺物者，竭人力取，終莫能得，半溺於水。到今七十年矣。嗚呼！由此觀之彼獻賊之暴，愚民之貪，皆歸烏有也。乙未秋，成都楊鳴鸞孝廉述其事，爰作江口行以志慨云。（按乙未為康熙五十四年。）

岷峨之水清且濁，黃金那識行人心？岷峨之水清且淺，黃金偏著行人眼。為問黃金何處來？客談往事真荒哉！獻賊當年蕩蜀土，生民甲第成飛灰。一朝東裝賊東走，連檣直下岷江口，岷江楊展奮勇者，痛憤呼天忍束手！義旗一舉群飛揚，弓刀直掩日月光。一時天地為震怒，橫江截殺勢莫當。旌旗偏野風颼颼，嘉州三日江不流。煙雲黯淡日無色，山川撼動蛟龍愁。孽賊此時無一可，突怒鼻端欲出火。狂呼一炬燎群艘，黃金百萬歸洪濤。賊衆奔忙還錦水，王師殲盡獍與梟。妖氛靖後七十載，可憐猶見民脂膏！江流滔滔走如駛，黃金耀日清見底。貪夫從此智力窮，無冬無夏驅人工。摸金半入江魚腹，十無一得空貪慾。馮夷冷眼笑人忙，孽賊猶狂有餘毒。「不貪為寶」古所云，世人攫取徒紛紛！竊國竊鉤分大小，斬刈淪溺同亡身。我聞客言之太息，可備野史傳其實。君不見，古來讓以天下惟恐浼，世間尚有洗耳沉淵人?!

武侯祠原址究在何處？

近有對武侯祠原址提出疑問者，其言有曰：諸葛武侯祠，杜詩謂在「錦官城外」，一般遂以為即指成都城外，且引「柏森森」為證，余嘗疑之。按寰宇記載稱：「李雄稱王，始為廟於少城內，桓溫平蜀，平少城，獨存孔明廟。」（崧按引書誤）可見當時廟址在少城內，不知何時始移建於今址（崧按即指今南門外武侯祠）想亦在唐代，元和郡國志云：「錦城在成都縣南十里，故錦官城也。」益州記亦謂：「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沿江南岸（崧按原書作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今號錦城，墉猶在。」觀

此，錦城遺址必在今之紅牌樓一帶絕非今之少城也。蓋筰橋即篌橋，俗誤書「篌」崧按此說甚陋除原作者所加疑語外，皆見錢注杜詩卷十一第一首蜀相箋注，想係由該書抄出者，故與所引原書有誤，致生無謂疑問，今辯正於後。

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也。」水經注：「成都萬里橋南岸道西有城，故錦官也。」益州記「錦城在益州南筰橋東，流江南岸」。據此可知錦官城爲成都西城，（並非指少城）在夷里橋之西，筰橋之東，流江之南（流江非今日所見之浣花溪，已見前正。）筰橋非篌橋，乃夷里橋，距城約四里或作二百步，前者見寰宇記，文曰：「筰橋去州西四里名夷里橋，以竹索爲之，因名筰橋。」後者見王褒益州記：「司馬相如宅在州筰橋北百步許。李膺曰：市橋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以二者相比，知筰橋在市橋南百步再西二百步質言之則在相如宅南百步，可知據成都城甚近，非數十里之篌橋可比。又據徐廣晉記云：「桓溫伐蜀，戰於筰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欲退而鼓吏誤鳴進橋於是乘之，遂入少城」亦可見筰橋距城甚近。龔熙台先生成都歷代沿革考亦謂：「據華陽國志西門郫江中有冲治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也；城南曰江橋，南渡留曰萬里橋，西上白夷里橋，上曰筰橋，橋從冲治橋西出，折曰長昇橋。」長昇橋似即今昇仙橋，故此當知筰橋恐係篌波橋，即從郫江來者，故錦官城在今草堂寺以北之地至青羊宮一帶也，決非紅牌樓。而武侯祠有錦官城外與城東之說，可知舊址在今址附近無疑，此當於後文分析明白。

元和郡縣志所載里數，則有誤，或與今日度制不同；如祠周地圖（蜀中名勝記引）云：「先主祠在府西南八里，惠陵東七十步。」先主祠即今武侯祠（同廟而祀），去城不過二里耳。下文所引方輿勝覽可證。

前引某君文，其中有引寰宇記云云一節，崧注有引書誤，語茲解如下。按彼所引爲方輿勝覽文，原作「武侯廟在府西南二里，今爲乘煙觀，孔明表云：「薄田十頃桑百株」即此地。孔明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上，李雄稱王，始爲廟於少城內。桓溫平蜀，夷少城，獨存孔明廟，後封武興王廟至今祠祀不絕。」寰宇記謂：「諸葛亮相蜀，築臺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台，在章城門路西，今爲乘煙觀。」章城門即古之江橋門，今之老南門，（詳縣志。）但其地並不在今老南門之地，而在今正南大街與文廟後街口以上（詳成都歷代沿革考。）由此又知武侯祠原址（即乘煙觀、讀書台）決在今址附近無疑。寰宇記有謂：「武侯祠在先主廟內。」亦可旁證。

至於少城內之武侯祠，即李雄所建而桓溫未夷者，今已無考，不過寰宇記謂：「府城西有（武侯）故宅，」則李雄恐係因武侯故宅而建廟也。楊名諸葛井祠記：井祠在成都錦江街中，

則方輿勝覽所指或即此錦江街中之井祠。

由上文觀之可知見於載籍者成都有兩武侯祠爲武侯故居所改建一在少城錦江街，一在武侯祠今址附近；故某君所云移建之說非是。

關於武侯祠今址與原址（即乘煙觀）是否爲一地之一項問題，余爲有趣，筆者依就前人所云，略加排比於後，以就正於高明之前。筆者所見及之有關武侯祠記載之前人著述，除前引各書及縣志外，尚有後列若干。計唐代：裴度諸葛武侯祠堂碑記；杜甫蜀相，岑參先主武侯廟，武少儀武侯祠詩；李商隱武侯祠古柏詩；唐孫華武侯祠詩二首；雍陶武侯祠古柏詩；張儼先主廟詩三首。劉禹錫先主廟詩；宋代：田況古柏記；任淵重修先主廟記（劉光祖萬里橋記）；陸游次張儼韻先主廟詩三首外一首；韓鳴武侯祠詩。明代：張時徹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又諸葛武侯祠堂碑記；（楊名諸葛井祠記）李賢武侯祠詩；黃溥武侯祠詩二首；程敏政武侯祠詩，又吳坤和韻一首失名和韻二首。清代則有龍爲霖岳鐘琪顧光旭元時潘元音韓鴻潘時彤溫承恭方積楊爲楫徐爲一蔡維鎮姚珏方馭邵墩任汝弼陸炳李調元徐本衷王士正宋在詩李維黃燦等等武侯祠詩各一首；彭遵泗吳省欽李光緒各二首；金傳張邦仲各四首詠惠陵者有方象瑛龍爲霖彭端淑張邦仲潘承鼎溫承恭吳省欽邵墩何人鶴各一首；顧光旭三首。此外查禮有摸魚兒祠一闋略及。以上係僅就記憶所及者錄之。今以時代先後爲序，分別列舉全文或數語，以見當時武侯祠究在何地，及其概況。

現在先看唐代。杜甫蜀相詩：「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李商隱武侯廟古柏詩：「陰城外江畔」。（按外江即錦江，內江即流江）所謂「錦官城外」「外江畔」，自然是在今址附近不遠的地方，不然何以稱得上城外呢？又李詩：「老向惠陵東」。及岑參先主武侯廟詩詩題以二廟合一，則更可知武侯祠原址即在今址附近；而且惠陵之地址歷代皆無對其發生疑問者，質言之惠陵自古迄今即在今址無疑。因之武侯祠既在惠陵東及二者合一之說，顯然武侯祠原址即今址。先主武侯祠合一之說，除前舉岑參詩題外，尚有各家詩中景物可並證。杜詩言「柏森森」；李詩有「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閟宮」；唐孫華諸葛武侯祠詩「廟柏自蔥蔥」；雍陶亦有武侯廟古柏詩，裴記則謂「古柏森森」；可知都是與張儼先主廟詩「雄略垂竹帛」（此柏恐爲帛誤）「悲風入松柏」（陸游合爲「父老泣陵柏」）同爲「老柏參天氣象甚古」的。故此鄰近數十步之惠陵與武侯廟，很可能是二而一，如今日所見者一樣。此祠究爲何時所建，殊難考得，裴記亦只言及「碑將未立」，彼乃爲之作碑記而已。有唐一代，廟祀似不盛，唐孫華有索寞之歎，裴度亦謂「遺廟沉

沉不殄禋祀以迄於今」

五代時呢？只有貫休經先主廟詩等一二首，未能看出與本文有多大關係，不過似乎香火比宋時盛一點，如貫詩「古廟積烟蘿，威靈及物多。」可是這不過只是他所見到那一時之盛而已，因爲貫詩又有：「樹古雷痕剝，碑荒篆畫訛；」田況古柏記亦謂「自唐季凋瘁，歷王孟二僞國，蠹槁尤甚。」蓋可知矣。

至於宋代，則武侯祠中古柏仍在，田況古柏記謂：「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柏，年祀寖遠，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足異者。（崧按此與唐雍陶詩「此中疑有精靈在，爲見盤根似臥龍」同一意味）：無敢翦伐者：自三分迄今八百餘齡矣。」宋南渡後紹興中，任淵有重修先主廟記：「成都之南三里所，邱阜巍然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并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此言當時廟中情形甚明，但不與今日所見者同，此別有因，後文當析言之。又曰：「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墻，率皆頹圮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九月，……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使出鎮成都。（崧按依宋史知王公即王剛中）……明年（即廿九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如昭烈武侯，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是故知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己巳一度重建，三十年三月己丑得以落成，因舊起廢，再造一新。除原式外，「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採。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其後劉光祖萬里橋記有云「侍御趙公（崧按劉文無年號，故不得知爲何人；然依宋史知宋光宗紹熙五年十二月，趙彥逾以侍御爲四川制置使。本文所指，當即此君）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柏祠（即侯武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廟於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可知紹興三十年至紹熙五年中之三十四年間又一度培修，其地皆在今址。靖康中喩汝礪有謁諸葛廟題先主廟二詩亦有：「漠漠蒼苴砌，幾廳墜蒼瓦；」陸放翁有謁昭烈惠陵及諸葛公祠宇詩，亦謂「淒涼漢陵廟，衰草臥翁仲；」可知宋時香火亦興旺不常。不過「柏密嗁鳥時」尙是「隔葉黃鸝空好音」一樣的景色罷了。

塞外三絕

同卓

吐魯番的熱（新疆）——二月花開滿地。
巴里坤的冷（新疆）——五月雪霰飄舞。
安西縣的風（甘肅）——天天砂石飛揚。

「桂子香時」

王偉

記得杭州貢院裏有一付對聯，上聯是：「下筆千言，正桂子香時，槐花熟候；」下聯是：「出門一笑，看西湖月滿，東浙潮來。」這雖然是科舉時代考場裏的一點文獻，但寫得當時一班濟濟學士在場內與出場時情形，可謂淋漓盡致。尤其是「出門一笑」四字，一群文人在場內絞盡腦汁，頭昏目眩了幾天，文章繳卷，放場出來，看看場外完全另外一個景象，正是「西湖月滿」，「東浙潮來」的良辰美景。這「一笑」真有無限輕鬆無限愉快，此情此樂，實非個中人所能道得出來。我未進過考場，也並非贊美科舉，或願意在八月中秋前後闊在鴿子籠一般的考場內去「下筆千言」；實在我看到「桂子香時，槐花熟候」「西湖月滿，東浙潮來，」這十六個字，有點神往。尤其喜歡那個季節——「桂子香時，槐花熟候」那個季節。

西湖的景色在任何季節裏都有她的可愛處，不過我覺得秋天的湖光山色更可愛，無論是晴朗，或陰晦，無論是月滿中天，或一鉤初升的時候，在湖中，在湖邊，在高峯，在深澗，都會使我流連忘返。

桂花，在杭州什麼地方都有，滿覺隴的桂却馳名於杭州，當桂花盛開的時候，遊人就麕集滿覺隴。此地不通汽車，但有公共汽車，可由最熱鬧的湖濱坐到四眼井，再由四眼井趨小徑曲折而進。因為比較荒僻，所以沿途並沒有整理得很光潔，在山中也祇有滿繞籐蘿的茅舍，沒有美麗的別墅與小築，喜歡幽靜的人，都願到此處來賞桂，滿覺隴遍山多桂，山中居民擇其多桂處樹下安放幾張桌子，椅子，賣起茶來；遊客們自然很樂意坐下來喝幾杯。茶葉當然是龍井，而水也是甘洌的山泉，聞着陣陣的香氣，縱談天下事，或情話喁喁，或幽然沉思。有時微風吹來，樹上金黃色的小小花朵會落在遊客們的頭上，或一杯新斟的清茶裏。如果肚子餓了，花生米、瓜子、糖果之類外，還有新鮮桂花栗可吃。對茶房說一聲，自然會有一碗熱噴噴，又甜又嫩的糖湯栗子端來；吃起來甘嫩以外，蘊帶着桂花香，因為滿覺隴既產桂，又產栗，自然什麼都有點桂花香了。

桂花香時的「西湖月滿」那一天，正是八月中秋佳節。湖上的夜遊客本來很多，這一天情況自然更特別，湖上佈滿了划子，湖濱擁滿了人。如果晚飯後遲一步，非但雇不到一隻划子，連公園裏也得不到一席地。月亮慢慢上升的當兒，湖中那幾處勝地已有很多男女。「三潭印月」這天晚上最得寵。其次是「平湖秋月」；大概牠的名兒帶一個月字的緣故吧！遊湖的人有的不上岸，放乎中流。倘微微有一點風，好像自己坐在一條銀鱗神龍之上，看燦爛的鱗甲片片翻動，似有一種異樣的喜悅，異樣的愉快，自己也覺得比

神龍還偉大，還喜悅，還愉快。到了半夜左右，遊客大都賞完了月，與盡歸去。此時剩下來還有人，這種人是後來的，或樂而忘返的。會享受的要算這種人，月雖被人賞了半夜，並不缺少一隻角，減損一點光輝；還是滿滿的，讓誰去觀賞。湖上漲了潮滿了許多；天氣也涼爽起來；在划子上任你坐着臥賞，我曾說：月亮最慷慨沒有了。賞月的人，大家滿載滿船載着月亮歸去了，她給後來者仍然一滿船一滿船。如果你要的話，她決不會吝嗇她的光明，祇要她自己有光明的時候。

當中秋月滿三天之內，那兒就有生長在高原的人所少見的潮，這班看月亮的人，於是擁着去看潮。海寧八堡於是熱鬧了。八月十八那一天午間，正是『鬼王潮來』的時候。當遠遠一條白線近來的時候，千萬隻眼睛迎望着，千萬隻眼睛也成一條線。水上的線漸漸闊起來，岸上的視線向後退，接着聽到隆隆聲，潮頭已席捲到了目前。看到這澎湃洶湧的氣勢，誰也會覺得奮發的，看月的心情，正不同於看潮的心情。

中秋，西湖月嘗滿？必呈露淒涼的光輝，八堡潮頭看更怒湧。滿覺隴桂樹在山中，或可保存無恙。雖然桂花盛開，我相信也會再有遊客悠閒地坐在桂叢中品一杯龍井的。

三十二年中秋寫

跋梁堆發掘記

張希魯

余於民國二十年，發掘昭通城西北隅梁堆事訖，譔一記，述其始末。惟梁堆意義，不得其解。五年後，山左王献唐先生見拙文，釋其名；賜書曰：『梁堆發掘記梁堆意義，說文謂爲未詳。案卽今山左各地狼墩也。古有盜寇，皆舉烽火報警；火不及遠，必使烽烟直上，其處可以望見；而烽烟欲使高直，莫若雜以狼糞。因謂狼糞之烟爲狼煙。山左今尚有此語。烽火皆築土爲墩爲堆，從上燃之。因又謂此墩亦爲「狼墩」爲「狼堆」。山左凡古邊防要塞之區，今皆纍纍尚存；仍名爲狼墩，狼堆也。古代顯貴墳墓，上高起如狼墩。狼墩築之不易，如適當其地，或附近有古墳墓，卽假之爲用；因亦呼爲狼墩。後更襲以爲號。故今山左之狼墩有兩種，其一全以土處，內中無物；卽當時爲烽火築成者。一則土內下層，埋有墓葬；卽當時借古墳爲用者。兄所發掘，乃古墳借作狼墩之區。內若石壁各件，皆墓葬中物。土人呼爲「梁堆」者，「梁」「狼」聲通；卽狼堆之譌也。』献唐先生之言良是。但狼墩狼堆，昭通亦多此稱。萬里同風，可爲考古一大快事。因節錄以爲『梁堆』定義，俟編方志者取材焉。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六日，張希魯。

川南地質旅行

謝覺民

民國卅二年三月中旬中國地質學會於重慶之沙坪壩小龍坎兩處舉行第十九屆年會，筆者躬逢盛會，復參加會後旅行，飽覽勝景，亦增學識。茲將沿途所見，聊作紀程，以留鴻爪。

此次旅行地點選定川南及綦桐南三縣交界一帶，該處地層完整，老地層自上寒武紀迄志留紀上部，新地層自下三疊紀迄白堊紀。除泥盆紀及石炭紀在四川盆地中一般均缺少外，其餘各地層依次排疊，無異為一天然地層標本室；最宜作地質實習。事前旅行團領隊尹贊勳先生偕李星學先生至該地工作十餘日；復參閱故地質學家朱森先生等至該地工作之筆記，本編就《川南地質旅行指南》一冊，附圖十二幅。團員人手一本，按圖索驥，地層歷歷可見；至稱便利。朱森教授昔年曾率學生來此工作，觀其所繪剖面，觀察之精微，紀錄之詳盡，鮮有比倫；追思前賢，彌感愴懷！山川有幸，載其屐痕斧印，亦足千古不朽矣！

三月十日午後一時，旅行團團員二十一人，登車離小龍坎，駛海棠溪，以辦理登記手續，逗留三小時，迨行已暮色蒼茫矣，車行疾駛，團旗飄揚；田間油菜花香陣陣撲鼻，頓忘車內摩肩曲膝之苦，抵綦江，江城寂寥已是萬家燈火，街旁多販柑小攤，橘色與燭火相映，撩人眼目；蓋綦江為川中產柑名區也。是晚下榻於白雲飯店。

十一日，平明起飯，登車離綦江。涼風拂拂，雲散日朗；意山光，俱有喜態。五十公里抵趕水場，此間產煤、火磚及滑石，貿易甚盛。經叢林溝至南平鎮；適逢場期，人集頗密。市中無他異物，多售柴米雜貨等日常用品。車續行十六公里抵川南。落照擦樹，日已西斜；因飯於斯。自綦江抵此一路所見地層，均作鮮艷赭紅色，屬白堊紀自流井層；風化較易，多成土岡淺阜；故無攀躋勞。既飯，赴城內遊覽，市容靜寂，房屋多敗壞，殘瓦頹垣，蓋以屢遭敵機轟炸故也。城郊田疇彌望；麥苗如韭，豆花如蝶，春色爛漫，正盆地中可人季節。夜間在大同旅舍客堂圍桌團坐，清茶一杯，互作自我介紹。蓋團員同行已日餘，多尚互不知姓名。同行中有頭髮斑白之老教授，亦有初出茅廬之地質系畢業生，有甘肅、廣東、雲南、貴州、山東、浙江、江蘇等省不同籍貫，有供職地質調查所者，有任教大學地質系者，有來自地理研究所者，土壤研究室者，採金局者，礦冶廠者；年有老幼，地分南北；學有專長，業各不同。然對地質學之興趣，初無二致。各人自述歷史，興之所至，娓娓動聽，末述野外生活打狗逢狼趣事，令人捧腹。九時許，始各歸房，沐足早睡。以明日須早始步行也。

十二日昧爽即起。天色靄黑；出[illegible]中，不意雨正瀟瀟。打點停當，略作麵食，即啓程就道。出東門，循公路至黃泥堡，時雨止天霽。桃

雨柳煙，竹樹深倩；而溪光山色，[illegible]；[illegible]間崇峯，[illegible]葉，美麗如畫[illegible]。[illegible]曲折南，[illegible]中[illegible]行，橫經地層。各層依次排列，歷歷可指。岩層走向，大致為東北及西南向；[illegible]角大都約二三十度。首見者為三疊紀嘉陵江石灰岩，石質易被水蝕，多為地槽或低邱，在向斜中心是綫狀[illegible]之褶曲。次為飛仙關頁岩，地層厚薄不等，被侵蝕後，多成孤立圓頂小邱，峯巒奇峭，雖立溝間。入二疊紀地層，越長興灰岩，至樂平煤系，為川南煤礦之供給層，含煤層五六；主要者則僅二層。下層曰小槽，上層曰大槽，煤系中有耐火粘土，亦有多處開採者。至是溪隨山轉，人隨澗行，兩旁攢簇夾翠，一轉一奇，涉目皆成奇觀。過茅口及棲霞灰岩，回眺一峯高聳峭削之姿，迤邐逐人，即老鷹岩。至觀音廟向東北望，峯巒間錯，一壑低落，為[illegible]層所在；其壑口即炭竹壑，近雙河口，已入志留紀層，其上部應為銅礦溪層，惟附次過薄，露頭未易找尋。自此逐步登山，山迴谷抱，木石森麗，令人忘攀[illegible]苦。將午，至農家飯麵；續行連踰山嶺，經新灘頁岩，小河壩系龍馬頁岩，登高遠望，近峯巒俱收眼底，而山樹綺麗，不復知[illegible]陟之煩。至貓爪壑附近，艾家系層不相連續，地殼有擾動，尚有斷層沿石門灰岩走向行，多松柏之屬；[illegible]枝老幹，根葉[illegible]秀。越一山隘，降坡循徑下瞰，三溪瀠迴中，一峰離立，殊覺娉婷多姿。[illegible]由[illegible]樹縫中三匯場已隱然在望。抵達中，炊烟[illegible]，已是晚飯時分。飯後[illegible]低天[illegible]起，視村外，四山雲氣淒迷，不能不為明晨擔憂。晚借宿於游姓家共臥一屋；以一日困倦，不辨為床為被，酣然入睡。

十三日，晨起，雨[illegible]滂沱，出村東南向，遠望兩山迴曲處，即談家溝，其間[illegible]見[illegible]灰巖[illegible]露，為最普老之地層。返村西北行，急溪巖[illegible]，青[illegible]欲滴。[illegible]自[illegible]紀之石門灰巖至三疊紀之飛仙關系自老[illegible]新，與昨日所見地層自新趨老者，適得其反；多一辨認機會。循山屈曲行三里，至半河系含三葉虫及腕足類化石頗富。蒐[illegible]起舉，各掘古[illegible]；人類歷史，其朝代迭換，賴竹帛乘書，以作留念，而地殼之滄海桑田，「川原代謝，陵為谷，日月與，礦石化沙」，其嬗遞之跡，各[illegible]待認驗化石，以作考證。昔日之三葉虫腕足類張肢[illegible]足，固一世之雄，今則僵臥岩石間，供人鑒賞，有「而今安在」之嘆！惟其遺骸，可供人類研討地球歷史之資料，藉以推知海陸之進退，地層之新舊；古生物學家之窮年皓首孜孜不綴，蓋自有樂趣存時。雲雨霧石痕，木陰令人神往。出山口，抵鮮家壩，就農舍煮麪烤餅包作食。[illegible]之移時，[illegible]雨續行，沿途竹木扶疏，谷轉溪瀠，尋化石，察地層，頗不寂寞，出新橋，沿山循澗行數里，彌望平疇，此[illegible]最佳之壩田也。越田塍循公路行。時雲雨已舒，遠村近樹，山光水曲，風景如畫；不知不覺間已達南平鎮。入街，團員中有足踏草鞋者，有頭戴[illegible]帽者，有西裝者，有馬褂者；光怪陸離，作鎮上不速之客。晚道屏中學暨南平鎮紳耆邀晚餐，席間獲識川南耆紳張茂春老先生。川南地接黔北，昔年流匪猖獗，賴張老先生一手平定，並創立道屏學校。今地方安謐，號稱樂

士紘誦不絕皆張君先生之功也。

十四日，天色尚朦朧，道屏中學周賓韓校長來臥舍邀演講；並備冊頁，促團員題簽留念。李陶君題詩有云：「我來正是養花天，春風化雨滿眼前；多謝故人勤作育，百年大計一身肩。」蓋李君攻讀北大時，與周校長為窗友也。道屏中學為鎮上熱心教育者集款籌辦；周校長誠懇切實，與地方人士款洽合作，俱為難能。主人情篤，俟飯而行。九時登車啓行，至叢林溝下車步行，迴顧山巒層巒岫駢列，蓋已登鮮家坪背斜層，背斜層之軸向大致為南北，愈北則軸部地層愈新；背斜層向北斜落之故。背斜西翼，層次倒置，沿軸有一斷層，作逆掩狀。循公路迂曲至背斜西翼，樂平煤系出露，南林煤礦公司採煤於此。礦上巨岩高聳，井口爐火熊熊；奔澗雷鳴，頗覺雄麗。此間煤焦賴汽車外運，頗屬罕見，運輸頗不易。登車續行，約八公里，抵萬盛場，入肆飯而行。時羅霧淒迷，雨益大，循石徑冒雨疾走，不遑再欣賞道旁景色。至腰子口，山迴溪轉，有車軌鋪溪旁，知礦區不遠。山旁一石，高十餘丈，孤立峯側，其直如削，挺秀絕倫，即丫子岩。數百武東林煤礦公司在望，入內稍憩，由該公司朱伯濤總經理導引參觀利廠。循地層走向北行，兩山迂迴，一溪中介，轉四五里，利廠已達。該公司礦區北至硯石台，南至腰子口，長七公里，利廠其主要礦井也。井口位山麓，距河床一百三十公尺。撩衣登山，一步一喘。至則群峯俱伏腳下，歷歷可數，而山光雲影，撩繞衣裾，有瀟灑出塵之致。東林公司自接大生公司後，經年餘之經營，首鋪設車軌至兩河口，長二公里餘，然後煤始能自孝子河運至蒲河，再由長江運出，煤運有法，礦自日有起色。現該公司日產煤百五六十噸，設運輸能增強，產量亦可增加。時陰霾漸舒，天宇蔚藍，群咸謂明日晴朗可卜，地雖泥濘，踴躍歸寓。是晚該公司盛宴招待，並宿新齋宿舍。

十五日，早飯訖，出腰子口，循車軌行。天色澄麗，旭日普耀。二里抵兩河口，朱總經理偕觀新築水閘及石橋。閘已粗成，橋正架砌，工程頗具匠心。渡孝子河，出壑口三里，仍循公路至南桐車站，下車逕赴南桐煤礦公司。承該公司盛宴於會客廳，該公司係採峽口壩背斜層樂平系之煤。礦區南北長七八公里，東西寬千餘公尺，背斜層大致作北偏西及南偏東走向，向北逐漸斜落。自烏龜山以北，煤系已隱而不見。南端東翼，自王家壩起，煤系延長，轉而向東，向西北而正北，與東林公司南林公司之礦區，原係一脈相連。峽口壩背斜南部軸心為樂平煤系，以軸向斷層之故，有小塊棲霞灰岩出露。西翼地層傾角較大，有時倒轉，現南桐公司僅採東翼，西翼尚未經開採。既飯後，德均礦長作簡詞，述南桐公司之經過與現狀。該礦隸於軍政部，於廿七年三月開工，距今恰已五年，產煤供給兵工廠之用，現日產量約四百噸，以限於運輸，未容多採，其所用器械，多已陳舊；而其所鋪車軌，有十數磅重者，有二十磅重者，間且有以木軌補接者，七拼八湊，物質艱難；益佩主持人之苦心經營。川南礦產，除煤外，又

有鐵（銅礦溪層）硫磺（煤系中之黃鐵礦）陶土（侏羅紀，此間侏羅紀之煤多不開採）及石膏（石灰岩泥灰岩砂岩）其他特產爲草紙、松香、筍、木材等。統觀各煤礦礦床，蘊藏均富，加强運輸，可以大量增產。繼至該公司一分廠二分廠參觀，歸返車站，已暮色蒼茫。驅車直駛，抵蒲河已七時，承東林公司蒲河辦事處招待晚餐。以旅程將畢，同行益復歡欣。夜宿辦事處，是晚月光皎潔，河聲潺湲伴我入夢。

十六日晨，既飯；道謝登車，辭主人去。風和日麗，柳色依依向人。經綦江至渡口路過，購食驅車入城。抵小龍坎已午後二時。六日來愉快旅行至此始告完畢。團員握手道別，各上征途。

寄自中國地理研究所

夜車過全州

紅葉山人

雲微月淡影悠悠，車外寒山烟霧浮；一角遊城藏欲露，滿天星火認全州。

到衡陽口占之一

征車一夜到衡陽，初日高林映紫光；帶繞江城湘水好，輕波瀲灩是瀟湘。

到衡陽口占之二

遠浦驚鴻隨宇飛，陌頭柳色思依依；昔年記得曾遊此，今日重來宛似歸。

車過郴州書寄漢中舊識

雲山縹緲水悠悠，一路梅花香暗浮；爲報漢中諸舊雨，歸車今日過韶州。

新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鐵工廠　　紡紗廠

製造
經濟部特准專利之
新農式紡紗機
已採購本廠出品者
廣西省工業試驗所
廣州企業公司 廣西銀行 合辦桂林紡織廠
中國物產公司
衡陽建設實業公司

採用自造
新農式紡紗機
精紡二十支十六支
十四支十二支棉紗

商標
金堡壘
金潛艇
金坦克

廠　址：白林鄉
電報掛號：一一五〇

桂林辦事處：桂林中北路一一二號
電　話：二一四七轉

四九—二五三

硫黃温泉之醫學的研究

陳炎冰

四九—二五四

一、硫黃泉之鑑定與其特性

汲取泉水，依化學定量分析法，證明該泉水每千公撮中含有(一)氫硫游子(HS^-)或(二)氫硫游子、次亞硫酸游子($S_2O_3^{--}$)或(三)遊離硫化氫(H_2S)；而且用碘素滴定其硫黃總量達〇・〇〇一公分以上者，稱爲硫黃泉(Sulphur springs)。

查硫黃泉多屬深部泉，常保有高溫，其最特異者爲放出遊離硫化氫之腐卵樣臭氣，吾人一嗅便知其爲硫黃泉，故在古代已有此定名。

二、硫黃泉浴之效能與適應症

甲、入浴之作用

據Kionka氏報告：硫黃泉之治療效果固然以泉中所含之硫化氫之作用爲首要，但不能過於偏重，而至漠視其他之有效因子。蓋入浴時硫化氫雖可由皮膚及呼吸器侵入體內，惟其量極少，且留存之時間亦短，殆由尿排出體外，對於其生理的試驗，尚未獲完滿的效果；故硫黃泉中除硫化氫之作用外，其他之成分如遊離硫黃、膠狀硫黃、硫化物(Na_2S、$NaHS$、CaS)多層硫黃酸($H_2S_3O_6$、$H_2S_4O_6$、$H_2S_5O_6$)遊離碳酸及其他之鹽類游子等，各有其固有的效果，是不容否認。由此可知硫黃泉之功能當爲泉中所含各因子之綜合的作用，硫化氫不過居其代表的地位而已，特硫黃泉浴對於人體之一般的作用略述如次：

A、對於皮膚之作用

硫黃泉能治愈皮膚病，從古已有經驗；然其有效之原因何在？則少有論證；據最近學者之研究，謂硫黃泉之硫黃，活動於皮膚，形成硫化鹼，而有軟化皮膚，溶解角質之作用。如硫黃少量時，則能增生角質，消除皮膚緊張，鎮靜疼痛或瘙癢，故其對於皮膚病有治癒之效能云。又硫黃原有殺菌滅虫（絲狀菌疥癬等）之作用，故能治療一般寄生性皮膚病。

硫黃泉浴，每發現一種特有之皮膚發疹，以股間或關節屈曲面之柔軟皮膚爲最多，即在薔薇紅色之表面，顯出鱗狀或點狀暗赤色之小疹，間或變成黃赤色漿液性小水泡，其發疹局部覺瘙癢感及灼熱感，約一二週間全愈。

B、對於全身之作用

(1)改善新陳代謝　硫黃泉所含之硫黃分子，較臨床常用之昇華硫黃(Sublimed Sulphur)、沈降硫黃(Sulphur praecipitatum)爲細密，而膠狀硫黃較遊離硫黃尤爲微小，故易透入皮膚及呼吸器之粘膜，遂於體內組織，發生類似觸媒作用，作成一種抗

體，以補償一般之機能，因此體內之老廢物，由皮膚與腎臟之排出，益為旺盛，體質得以變調而改善，此種作用恰與非特異性蛋白體療法之變換體質作用有同一之意義。又硫黃具有類脂肪之溶解性，能透達神經鞘，對氧化困難之病的組織物質，有促進其氧化之能力，以匡正病態的新陳代謝；尤以對於病的關節，特有選擇的作用，故從來僂麻質斯患者，利用硫黃泉浴而獲治癒之效果。

（2）興奮性作用　硫黃泉中所含之硫化氫，分離一種所謂發生機的硫黃，刺激皮膚神經末梢，傳達於神經中樞而使植物性神經系統興奮活躍，因此每惹起神經興奮性不眠或使慢性患部惹起急性發作。故對於興奮性或逆上性之患者，或易惹起再發之疾患等，均不適用此溫泉。反之，對於一般需要興奮作用之患者，則當選用之。

（3）解毒作用　硫黃泉浴之用作慢性金屬中毒療法，古代已有經驗；尤以對水銀及鉛之中毒，最為實用。茲分別述之：

a. 慢性水銀中毒　硫黃泉所含之硫酸鹽，能溶解固着於組織內之水銀蛋白（Hydrargyrum Aluminaid,）而使水銀由分泌臟器排出，如同時用飲泉法，則此排泄機能更為活動。又入浴之溫度高時，則發汗旺盛，而益能協助水銀之排出。

b. 鉛中毒　鉛毒誘發之關節痛或麻痺，用硫黃泉浴法有效。

（4）對於梅毒之效能　「硫黃泉是梅毒泉」在歐洲十六世紀以來早有此種體驗；但經科學的實證後，則否認其有全治梅毒之效果，祇能作為特殊療法之補助法而已。

當施行所謂梅毒的特殊療法之水銀療法時，若同時兼用硫黃泉浴法，則其水銀之排出量較不行浴法者為迅速，且雖用超過普通之水銀用量（以不呈中毒量為限）亦能堪受，而使多量之水銀循環於體內。又對於積蓄體內之水銀分子，可使其成為活動性，是故所發生之效果益為顯著。

惡性梅毒之治療，殆不能全賴Salvarsan之注射所能治癒，必須同時併用水銀療法及鉍劑療法，方克根治；倘患者對於水銀劑鉍劑有過敏性時，若兼施硫黃泉浴法，則不獨能增強其堪受性，且可連續數日投與大量而毫無不良的反應。

硫黃泉浴，能震撼梅毒之潛伏病狀，以導入於活動狀態，故歐洲古代稱硫黃泉浴為梅毒之試金石，對於梅毒可疑者，每在結婚前用硫黃泉浴試驗以作證明；但此種試驗法實不甚正確，因硫黃泉對於潛在性梅毒之顯示作用遠不如汪賽曼氏反應（Wassermann's Reaktion）等之可靠，故已被廢用。然其協助治療梅毒之價值，則尚為現今醫學界所推獎。

硫黃泉浴，對於慢性梅毒，如脊髓癆，麻痺狂等，亦有效，尤其麻痺狂之硫黃注射法與瘧疾療法（Malaria therapie）同為治療界

所賞用

乙、適應症

（一）慢性皮膚病（脂漏、脂漏性濕疹、禿頭症、膿疱疹、乾癬、座瘡、毛囊炎、癤疥等）慢性僂麻質斯（退熱後數月方可浴治）淋巴性體質、尤其腺病質、易起粘膜炎症者（鼻卡他兒、咽喉頭卡他、支氣管卡他兒等之分泌過多時）神經痛、[illegible]痛、痛風、麻痺、貧血、糖尿病、梅毒、變態梅毒、金屬中毒（水銀或鉛中毒）慢性婦人生殖器病、月經閉止期障害。以上諸症以硫酸鈉泉爲最佳。

（二）老人性癢痒症、及有尿酸素質者之濕疹等，以含鈣之硫黃泉爲最有效。

（三）皮膚潰瘍、痔瘻、骨瘍、骨疽、外傷、（銃傷、刺傷、切傷、）骨折後之疼痛、瘢痕痛等亦有效。

三、飲硫黃泉之效能與適應症

甲、飲泉之作用

歐亞各國，從來對於硫黃泉之利用，均以浴用爲主，其用於飲泉療法者甚少；惟最近德國方面，已有利用硫黃泉飲用法以供治療，而證明其有偉大之效果，茲略舉其著者言之：

（1）作爲瀉下劑　硫黃在臨床上用作瀉下劑，人所周知，是故硫黃泉亦可作爲瀉下劑之目的而供飲用，蓋泉中含有之硫化氫達至腸內，大部[illegible]或鐵化合；其與鐵化合者因對於是水爲不溶解性，故不起瀉效：但其與鹼化合變成硫化鹼之部分因刺激性强，與剩餘之硫化氫共同亢進腸之蠕動，故有催促排便之作用。

（2）作爲祛痰劑　因硫化鹼被吸收後，由肺排出，而有祛痰之效。又浴用法或吸入法可由皮膚或肺吸收硫化氫，而亦起祛痰之作用。故硫黃泉有「痰之湯」之稱。

（3）作爲補血劑　有催促血球血色素再生之作用，故對於貧血症有效。

（4）作爲催胆汁劑　有促進胆汁分泌之作用。

（5）作爲金屬中毒之解毒劑　飲用硫黃泉，對於金屬中毒有排除之作用：尤以用水銀劑、砷劑、鉍劑等；治療梅毒時，若同時用硫黃泉飲用法及浴用法則其效果益著。據學者研究謂梅毒患者體內之硫黃含量較健康者爲低下，是故硫黃泉飲法爲治梅毒之唯一的補助法。

（6）對於新陳代謝之作用　（a）飲硫黃泉能降下血糖，並使肝糖貯留於肝內，而有類似胰島素（Insulen）之作用，故可以治糖尿病及酸毒症。（b）有調整肝臟機能及防止尿酸形成之作用，故可以防治痛風症。（c）硫黃吸入體內能亢進一般新陳代謝，促進抗體之形成，並提高細胞原形質之機能，結果，不獨增强人體之抵抗力，且有改善體質之作用。

硫黃泉太濃厚時，其臭氣與刺激均劇烈，難以下嚥，且易惹嘔吐，故宜擇硫化物較少者以供飲用。普通一日量為一〇〇——三〇〇公撮。

硫黃泉之膠狀硫黃甚不安定，故須親臨湧出處汲飲之。

乙、適應症

飲泉之適應症，為習慣性便秘、慢性枝氣管炎、貧血、胆石、慢性金屬中毒（水銀、鉛、砷等）、糖尿病、痛風、肝鬱血、慢性僂麻質斯、肥胖症、虛弱症、腺病質、梅毒、痔核、腹部鬱血、血液不良等。

四、硫黃泉吸入法之效用

硫黃泉吸入法之應用，已有百年之歷史，一八四一年，Auphan氏自有案製一特別之裝置，灑注硫黃泉於壁面，使溫泉氣體遊離蒸發，然後令病者吸入此蒸氣，以供治療呼吸器病之用。

日本古稱硫黃泉為「痰之湯」，因其有祛痰之效，蓋吸入硫化氫，能刺激粘膜，增加粘膜之分泌，以稀釋稠粘液，故病者覺咯痰通暢，而達消炎祛痰之目的。故對於呼吸器卡他兒，如咽喉，氣管，枝氣管等之卡他兒，以及喘息，肺氣腫等，均有治療之效。

五、吾國古來對於硫黃泉之應用

吾國利用硫黃泉以治病由來已古，文獻所載歷歷可考，例如：後周王褒溫泉碑有云：「地伏硫黃，神泉愈疾。」江西省誌載：「黎川溫泉，水溫煖清滑，帶硫黃氣，浴之可愈疥。」博物志：「凡水源有石硫黃，其泉則溫；或曰神人所暖，主療人疾。」本草綱目：「陳藏器曰：下有硫黃，即令水熱，尤有硫黃臭。硫黃主治諸瘡，故水亦宜然。諸風筋骨攣縮，及肌皮頑痺、手足不遂、無眉髮、疥癬諸疾、在皮膚骨節者，入浴，浴訖當大虛憊，可隨病與藥及飲食補養。」諸如此類之記載，不勝枚舉。由此對於硫黃泉之醫療利用，早已闡明，惜後人不肯深加研究，數千年來，一任其湮藏，以視歐美諸國對於溫泉建設之重視，能無愧色？查吾國各省多有硫黃泉，若能早日開發利用，不獨能治療一般病苦同胞，而對於抗戰受傷將士之治療，尤具有偉大之效果，深望賢明當局與醫界同仁注意及之！

甘肅特種食用植物（山珍）二種

（一）髮菜……學名Nostocpk植物分類屬藻菌植物門，藍綠藻綱，與地歛兒同類，形狀如髮，內含有串狀細胞，細胞內有藻藍素含碘質多，鐵質亦有，如常食之，亦可免生甲狀腺腫病，俗名「邋」又曰「大頭子」）與浙皮功用同，為山珍之一種，筵席上常用之，平常亦可作小菜涼食。

（二）蘑菇（毛菇）……學名Psalliota Campesivis屬担子菌類，傘菌科，種類名稱繁多；採摘後晒乾，用針引線穿連成串，然後販賣，蘑菇亦為山珍之一種，筵席常用之，肉食者用以除膩，素食者用以代肉，其味清淡，極為可口。（同卓）

黃菓樹大瀑布

李德芳

許久許久以前，一株黃菓樹的幼苗從大瀑布旁邊的岩隙中長出。因而有很多的人家遷來居住。原來大家有着一顆共同的心，一致期望這株黃菓樹開花結實，而且……發財。

往後遷來的人增多了，他們並不因這株黃菓樹的不開花結實而氣餒。因而擴[illegible]到旁的地方去住。他們具有一顆最大的忍耐心，從他們住宅底用石塊來蓋砌，和他們做事底那一股慢吞吞的勁兒，可能支持到『石頭開花馬生角』底那末一日的。

終如大家的期望這年黃菓樹開花了。前一年天旱，人們捉拿『汗八』將鷄蛋打龍潭，用小狗祈雨……然而天空依然不見一朵烏雲，就是住在這兒大河旁邊的人戶也多少感到一點吃水的困難了。可是正是他們若干年來所期望到來的日子，因而使得人們的心是那様地忐忑不安對於這株黃菓樹所開的花，無人不是賦予最深切的關心……此後花落結菓，隨同日光熱力的加增而長大，地方上有聲望的人，少不了出首來訂出大家所應遵守的公約，內容無非是人人應當加意保護這株唯一的黃菓樹，尤其是結下的這枚唯一的菓實；至於將來所獲的利益，則以各人所出力的多少以為大家分惠的標準。

黃菓樹



西南寫生　李顯

看看時季已到秋末冬初了，黃菓已長大成熟有如碗大的一枚，黃澄澄地掛在枝頭，遠遠就向着人們點首微笑，在微風吹舞水沫的懸岩上。由于河水的日益枯竭，人們心弦底緊張愉快，是隨同時日以俱增。

原來大家有着一個共同的希望，只等待有那末一天：當四處分頭去找尋的人，將如同這枚黃菓一般大小的一隻蜘蛛獲得而與黃菓配合……不論男女老幼，這兒從若干年來就等待着的人們將立即變為富有了。

然而當這隻碗大的蜘蛛未被尋獲時，卻有過使人們是感悲

痛的一天降臨，氣候突然遽變，空中刮起無情的狂風，捲來了烏雲層，直將成熟過透的這枚碗大的黃葉吹落，掉在懸岩下的深淵中，眼看着從懸岩上淌下來的水流，因它的落下而漸漸地乾涸了。人們已看到當年吳三桂兵敗時丟在那兒的無數銀塊在向大家微笑。雖當暴風雨來襲的時候，人們却不顧生命的爭先恐後地奔下河谷去拕拾白銀。

突然大氣中震盪着一聲「乍雷」，頓時山搖地動，狂風挾暴雨襲來……這懸岩壁下為無比力量的巨大激流所冲擊的地方，至今還在淒厲地奔瀉。

而這株黃葉樹也同時被電火燒焦了。

憶憾盧

吳涵眞

寫文章不難，寫出來的文章而有內容，却非易事。況我原乃赳赳武夫，怎能下筆成文？又怎能成文而有內容？故我非有問題在胸，不敢隨便亂嚷，更不敢隨便動筆。其於慶弔之文，尤非所能。喜慶之事，大都是錦上添花，可以硬着頭皮不理，最多喝幾杯了事。而多年的老友突然死了，腦袋裏怎能不轉動，眼睛裏怎能不流淚；言爲心聲，文以紀事，豈能不寫文紀念！

社會上可死之人正多。不幸得很，這兩年來，偏偏死了我的許多有爲有力的朋友！有的無病而終，有的因病而死，有的遇險而亡，如龔振鵬，徐學龍，許地山，倘仲衣，楊幸之，傷兵之母蔣鑑等。一死一刺激；我的心如何辛酸啊！

我與憾盧十五年深交；他的做人私的方面，我知道的並不多；公的方面，我却十分的清楚。他一生，喜歡說眞話做實事，樂意幫人的忙，更樂意幫青年人的忙。刻苦奮鬥，三十年如一月。他在抗戰前，從事文化及社會工作；在抗戰後，東奔西走，不計個人死生得失，艱苦而努力於抗戰宣傳工作，以至於積勞病死！因此他的死，在公言，社會國家的損失；在私言，我失了一個可談心事的好友。那裏可以不寫點文章表示我的哀痛呢?!

林兄和清（筆名憾盧），於本年二月三日在桂林病故；其時我因受感冒，發燒發熱，臥病在床，家人恐我的病勢加劇，瞞不告我。直至我病快好，才對我講。驟聞之下，正如晴天霹靂，精神大受刺激。

我與憾盧見解雖有出入之處，但以十五年的朋友關係，私交彌篤。況近數年來，不期而會地老是同在一地，見面談笑之時頗多；雖有時因見解不同，會爭執到面紅耳赤，但臨別彼此總是餘忿盡釋，胸中毫無芥蒂的。思想儘管有出入，見解儘管不一致，情感從無破裂，私交依然無損。因此我願把我們兩人的友情表露出來，供交結朋友的參考。

（重慶）

華山遊記之一頁

謝冰瑩

四九—二六〇

由玉泉院到莎蘿坪

生平酷愛山水的我，對於中國的五嶽，從高小求學時代起，便下了要遊遍的決心。衡山我曾遊過兩次，但牠給我的印象並不怎樣深。除了白龍潭、黑龍潭、水濂洞這三處地方的瀑布使我感到高興外，其餘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風景能吸引我的遊興。來到陝西可以說最大的目的在遊華山。雖然由西安坐特別快火車至華陰，如果不誤點，只要四個鐘頭；但為了孩子和編務的糾纏，老抽不出功夫來。突然有一天機會來了。三兒和三嫂還有他的朋友，也是我在文化出版社的同事黃天逍先生，自綏陽歸來；給我一個電報，邀我同遊華山，於是當天晚上就約路丁搭十一點半的夜快車赴華陰。達明因為廠裡的事情丟不開，不能同去；引以為憾！

車子在晨光熹微中抵華陰車站。為了尋找三兒，花了不少時候。後來終於在華嶽廟的一家旅店裡找到了。吃了點心後，就是七點鐘；由華嶽廟雇洋車出發。經過華陰縣城的東面，沿着一條很平坦的馬路走去；半小時後便到了玉泉觀。

這是宋朝老道陳希夷先生的祠堂，樹木很多，廟裏有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左宗棠等所書的木牌。這兒的水相傳發源於峯上的玉井，所以特別清涼甜美。據說當時慈禧太后住在西安，常用牛車從玉泉院拖水去吃。可知玉泉在當時佔着如何重要的地位了。

從這兒上去，都是崎嶇不平的山路。不能走路的，必須雇轎子。我們六個人都帶着簡單的行李和食品，坐在那頂用繩子織得像魚網似的所謂轎子裡，感到非常不舒服：既不能讓你躺下，又不能叫你好好坐着。加以由這兒到莎蘿坪的路，都是滿堆着亂石；而且彎彎曲曲，很難行走，一不小心，時時有跌倒的危險，遠不如自己走路的痛快，平安。

山和水，永遠不能離開的。如果一座名山沒有瀑布，那是件多麼美中不足，令遊人掃興的事！華山令人感到缺憾的就是太缺少水。不過你不要着急，雖然看不到像萬馬奔騰似的瀑布，可是那洪大的流水聲，和即使是一隻小蝦子在游泳，你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那稍帶淡綠色的泉水，就夠使你清心醒目了。

一路來，有好幾處地方是希夷的遺蹟，如希夷洞，希夷塚，希夷峽等。相傳趙匡胤流落關中的時候，常跑去華山和陳希夷下棋。希夷知道他後來必能掌握大權；所以在他下棋輸了的時候，逼迫他寫「出賣華山」四個字。趙說：「天下不是我的，我那有資格出賣華山」但他終於糊里糊塗地寫了。後來真的做了皇帝稱宋太祖，

而華山就不在統治範圍之內；從不給政府納稅，完全由道人自己管理。

越往前走，山路越難行；而風景也更奇美了。大概進峪口有二里多的地方，有一塊長約三丈多的石頭，橫臥在溪澗中；形狀完全像一條魚，有頭有尾，還有魚鱗。相傳光緒十年六月六日漲大水的時候，這石頭從五里關被水推下來；因爲形狀完全像魚，所以叫做魚石。再上去就是王猛台，五里關；這兒的風景完全像由宜昌至重慶所經過的巫峽一般，兩壁如削，陰風森森；令人有身人深山，不知何往之感。

一路來的石頭，奇形怪狀；兩隻眼睛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抵沙蘿坪，地勢稍平。這裡有幾間很雅靜的房子，可供遊人休息；可惜沙蘿樹已不知何處去了。

坐在葡萄架下的石凳上，微風吹亂了散髮，吹乾了汗珠。洗完臉，喝兩杯清茶，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舒適與輕快。

遊大上方

吃完了飯，天道和三兒主張睡了午覺再爬山，同時宣佈他們要和我們分道揚鑣。

「爲什麼？」我奇怪地問。

「我們要去大上方，那兒太危險，你們爬不上，所以只好分家。你們三個人直接去靑柯坪吧。」天道不慌不忙地說。

「靑柯坪有鐵練沒有？」

「沒有，只有去大上方到處是鐵練。」候福生搶着回答了。

於是我們不理天道，午覺也不睡。我和三嫂，路丁三個人先跑到有鐵練的地方。我首先試爬了九級，覺得非常有趣，于是連忙跑回來告訴他們，爬鐵練不但一點也不害怕，而且很好玩。經我們一鬧，他們兩個也睡不成午覺了，索性爬起來把上山的時間提前；先打發轎夫走了，只留三個替我們背行李上山。

據這兒的老道說，大上方是華山最險峻的地方，本非遊覽區域；所以很少有人去的，光就最初這一段路，就夠使初遊華山的人心驚胆戰了！石壁是像刀削的一般陡；兩手攀着鐵練，用着像猿猴爬樹一般的姿勢，慢慢地踏着恰恰容半隻脚的石磴上去。不要說胆小的人一見這削壁和鐵練就要發抖，就是大胆的人，也絕不敢有半點疏忽，因爲鐵練的下端是懸空的，如果不好好地握住練，就會在半空中打起鞦韆來，有掉下危崖永做寃鬼的危險。

天道過去曾兩次來過大上方；所以他今天做了嚮導，首先爬上了第一關。等我們都上來的時候，他吐了吐舌頭說：「偉大偉大！你們兩兄妹一個是胖子，一個是病夫，居然也爬上來了，眞了不起」！

接着他告訴我們，前次他們來遊大上方的時候，曾演過一齣情節非常緊張的笑劇。勃鯨眼望着鐵練，想上而又不敢上，足足徘

個考慮了十分鐘，才勉强爬上來。威伯更有趣了！他是個大胖子，而且胆量又特別小，爬到中途，累得氣都喘不過來。同時心裏又十分害怕；欲上不敢，欲下不能。正在上下為難的時候，他急得滿臉大汗如雨下；引得別人連腸子都笑痛了。如今我們每一想到他睜大着眼睛，張開着大嘴，那種害怕得大汗淋漓的情形，便忍不住要大笑幾聲；可想見當時情景的有趣。

簡直沒法統計我們走過了多少石級，爬過了多少鐵練。每個人都感到累。因為平時走路只須勞動兩隻脚；如今重心點却落在手上，眼上。加之石級又太高，有些竟有兩尺半至三尺的。踏脚的地方，雖然在去年八月重新修過了一次，但仍然嫌牠太淺，太小。普通的山多半是螺旋形，慢慢地灣上去的，而華山不然，牠最大的角度，却只有十五度左右，看起來好像山頂就在頭上，舉手就可摸到白雲。然而當你爬上這一個山頭，另外還有一個更高的山頭橫在你的頭上，往下一看羣山層叠，叢叢密密地把我們圍在當中。

大約走了三分之一的路，三哥突然要我們通通坐下來開個緊急會議。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是這麼回事。

「岡猛子，(我的綽號)我們來商量一下。爬鐵練實在不是好玩的，如果脚一軟，手一鬆，掉下山谷是會粉身碎骨的。我看你的身體太不行，希望你不要意氣用事再往上爬。現在有兩條路給你選擇：一條是你下山，回到沙羅坪去休息；一條是你和你的嫂嫂在此等候我們。路丁如有勇氣，他比你們强健，可以和我們遊大上方」

聽到這裏，我哼的一笑，斬釘截鐵地回答他：

「謝謝你的好意。我只有一條路——更要英勇地爬上大上方」。

三哥生氣了。他睜大着兩眼望着我半句話都說不出。却引得天道他們都大笑起來。

路是的確太險太難走了。每上二三十個石梯，我便坐下來休息一兩分鐘。這一路連飛鳥都看不到一隻，不要說人了。口渴得快要到裂開的地步，也找不到一口水喝，好在我們帶了些李子來，可以嚼兩個解喝；否則只有吃樹葉小草的一法。

好容易爬過了一個最高的山，已經到了精疲力竭的時候，猛然發現上面還有一座山，山的東邊有一個長方形的洞。那是一個新鮮的奇蹟；大家的精神都為之一振。

「那是什麼地方？是不是快到大上方了？」

「還遠得很呢，小心地走吧。不要以為這裡是平地，你看看下面就知道危險。」天道回答我。

這才仔細觀察一下這條躺在前面的不到半尺寬的小徑。下面原來是一望無底的深谷。如果掉下去，生命在中途就會嗚呼哀哉。幸而有一面靠山壁，所以行人可以盡量把身子歪向左邊，脚踏實地，步步留神地走過去。

過了這個險要地方，又發現了一個更險，更可怕，同時也是最壯麗奇觀的風景。這是一塊大約有三十多丈高的石頭，長的像一葉仙人掌的反面。要爬過這塊石才能走到洞門，這就是去大上方的要道。

爬了將近四個鐘頭的山了。我們有時像蛤蟆，有時像螃蟹，有時像猿猴，有時像狗，有時像壁虎。總之，各種動物走動的姿勢，我們幾乎都經驗過了。不但手脚並用，而且眼睛，和腦子亦沒有一秒鐘能休息的。從這裏我得到了一個啓示：要爬上這些險峻的山，必須有胆量，有决心，有毅力；腦海裏時時想像着山上美麗的風景，或者假想着你的最敬愛最信仰的人在那邊等候。這樣無形之中，你會爬得特別迅速而且特別高興的。

到了這裏，三哥更留心我不能走；他時時刻刻在喊應我：

「岡猛子，要小心！趕快坐下來休息。不要往下看，眼睛只望着前面。把注意力集中，不要有一絲毫的疏忽。如果覺得頭暈眼花，馬上就坐下……」

「唉！看你這副婆婆媽媽的樣子，」

天道聽了三兄的囑咐不覺大笑起來。我倒感到骨肉情深，要在患難危險的時候才能深深地領略得到。他忘記了自己的危險，卻時時在關心我的安全。

「喂，諸位留心！這裏是大上方最危險的地方。如果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確要特別注意。還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已經着人去敲鐘去了；只等天門一開，我們便達到目的地了。」

「怎麼？大上方就到了嗎？」

「就在上面不遠了。」

聽到三嫂和天道的談話，我高興得大叫了幾聲。

「不怕不怕，這麼多險路都爬過來了，難道還怕這一點點嗎？」我像個英雄那麼痛快地說。

「你不要輕視。全山就是這一段最危險，曾經有不少的人葬送在巉崖下面。現在我再講一個千眞萬確的故事，韓愈好容易爬到這裏，往下一看，不覺駭得大哭起來！連忙把書投到崖下，準備死在山上，再也沒有勇氣下來；我希望你們不要做退之第二。」天道說到這裏，又把朱先生拿來做談笑的資料：「呵，那是古代的例子，還講一個當代的吧。威伯那次到了這裏，已面無人色，駭得眼淚口水直流，四肢發抖，再也不敢抬頭往上看……」

「形容過度，你太會描寫了。我相信威伯一定不會這麼害怕的。」

我說着，回頭看看三哥。他眞的在流汗；沒有半句聲音，聚精會神地，在那兒一步步，往上面爬。那種緊張，嚴肅的表情，弄得我的心也像被千斤重的石頭壓着，透不過氣來。

這時我又得了一個啓示；走這麼危險的路，必須兩手牽着鐵

棘，兩脚抵住石礎，把腰灣起來，像打鞦韆的姿勢把頭仰起；使石頭和你的眼睛成了平行，然後一步一步地爬上去。這時，你的注意力千萬不要只貫注在一點，手足和腦子眼睛都要一齊動員。腦子，主要的是鎮靜，能主宰你的心，使她不害怕同時主宰你的眼，使她不往上下看只看到前面的鐵棘。

簡直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鐵棘是活動的，一碰上牠就叮噹叮噹地響起來。那凄涼單調的聲調，好像替過去的遊山殉難者敲着喪鐘。但是朋友你不要去聽這聲音，只要緊緊地握住鐵棘，一個手指也不放鬆；胆大心細勇往直前，不知不覺地，你就上去了。

爬過了這最危險的一關，上面有一塊平地；坐下來稍為休息，把額上的冷汗擦乾。往下一望，連自己都奇怪方才不知怎麼爬上來的。

「小朋友們已經來迎接了。」天道說着：

原來這兒住着一位在家修道的隱士李涵靜先生。他們聽到鐘聲，連忙下山來開門。我們再沿着扶梯上去，就看見在綠樹叢中，露出幾間小屋，三位小朋友像仙童似的在含笑歡迎我們。

從這兒再上去半里，就是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修道的地方。對面叫跨鶴嶺，相傳是她變成仙鶴後從此地起飛的。

這一路雖然沒有鐵棘，路也不十分陡，但石級很高，走起來非常吃力。

這晚我們就住在大上方，聽松濤鳥語，看流泉瀑布，遊覽附近藥王洞，希夷洞，劉伯溫洞等古蹟。頓覺心懷開朗，六根清淨。我們已脫離塵世，成了方外人了。

山上的氣候瞬息萬變。吃完晚飯，突然雷聲隆隆，電光四射，大雨傾盆。迷濛的霧和濃黑的雲彩把整個的宇宙變成灰暗，陰霾，恐怖的世界。幸而不久又雲斂霧收，紅日高照。雨洗後的山中景色，又是一番新的氣象。

半夜醒來，聽到念經祈禱的聲音，悄悄地開了門跑去法堂一聽，原來他們在為抗戰勝利祈禱，我感動得連忙把頭低下來，也祈禱着上帝在冥冥之中賜給我們以勇氣，促成最後勝利的早日到來。

到青柯坪去

永遠不能忘懷的，是李夫人的殷勤招待，和三個小天使送別我們下山在西元門洞口高舉雙手大聲歡呼的情景。我羨慕他們的生活，恨不得立刻遁跡空門，永遠脫離塵世。

下山祗花去兩個鐘頭，而且沒有來時的害怕了。李太太羨慕我們說：「你們眞勇敢，能夠自己跑下去。我四年前初次來到這裏的時候，是他們用帶子把我綑住，一個人在前，一個人在後；這麼一步一步地把我從鐵棘上吊下來的。那時我害怕得連眼睛都不敢

打開。」

「真是萬幸我們六個人居然平安地下山了」！三哥連連說了許多聲「岡猛子偉大，岡猛子偉大」！真的。誰能相信我這個腦病、胃病、心臟病……充滿了全身（而且正在害脚氣病）的病夫，居然爬上了華山最險峻最奇拔的山峰？

在沙蘿坪休息了大約有一個鐘頭。遊興正濃，我們又向靑柯坪前進。

這一路大半是土路。比昨天那一段石子路要好走得多；但十八盤彎彎曲曲，轎子不能抬，只得下來自己走。其實由沙蘿坪至靑柯坪這一段路雖說有十里，實際上不過五里而已，最好不坐轎慢慢地步行，一來省錢二來可以流覽兩旁的風景。

靑柯坪是到東南西北中五個大峰去的必經之道。有通仙觀紫霄宮等幾座很講究的廟宇。有最摩登的傢具，也有佈置得像大旅館一樣的客堂。通仙觀三字還是康有爲的字跡，門外有邵力子先生的題匾。由此望渭河如帶，羣山拱手，山鳥啾啾，流水潺潺，大有世外桃源之概。

飯後遊回心石。三哥已疲倦得不願再動了，他一人留守通仙觀。

太陽像一盆燒得正旺的爐火頂在頭上。即使扇子揮個不停，仍汗流如雨在這種氣候而且又是下午四點鐘遊山不是我們對於山水感到特別有興趣的人誰也不願受這活罪。

千尺幢的怪聲音

回心石的旁邊有「勇往邁進」四個字。當初我並不知道這是上千尺幢的要道，只看見有連綿不斷的鐵鍊，很想再來一次探險。

「上面有什麼好風景嗎？」我問天道。

「沒有沒有，不要上來。上面有一座小屋有一個小洞，洞裏還有怪聲音，可怕得很！」

他朝下面走，我却鼓起勇氣往上爬，如果沒有聽到「怪聲音」三個字，我還不想上去。現在，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了。

三嫂和路丁都站在回心石不想上來，天道又不住地催着我下去。他害怕天晚了，要摸黑路才能回靑柯坪。雖然只有三里路，但非常難走。

我不管他們的反對只是抓着燙人的鐵鍊努力往上爬。啊，發現奇景了。有一座小樓房，橫跨在山頂上面，仔細望去隱約地好像看見有兩個影子在動。這小屋子確實帶着幾分神秘性；好像是天上的瓊樓玉宇又像神話中的妖屋魔窟。

「告訴你，你不要害怕，怪聲音就是由那小屋裏發出來的。」天道說：「那麼我非上去探個究竟不可。」

我把這裏有怪屍，怪聲音的事告訴三嫂和路丁；同時向她們表示我的決心，即使她們立刻回去，我一個人也要爬上山的。她們見我這樣堅決，只好也隨着上來。

這兒雖然比不上大上方的陡，但比大上方要雄偉美麗得多，兩邊都是高崖，從中間開鑿成一條隧道，爬到中途，突然一陣冷風迎面襲來；我打了個寒噤，立刻感到陰森森地毛骨悚然起來。

「這裏有殺氣，恐怕不好上，趕快向後轉」，天道在後面阻止我們。

「不怕不怕。有我們四個人，什麼都不怕」。

我雖然這麼說，心裏却真的有點胆寒。越往前走，小閣下面的越看得很清楚。似乎很深，又很神秘。快進洞口的時候，忽然從樓閣下面伸出一個頭來，僅僅一個頭，好像用繩子吊在那兒似的，兩隻眼睛像兩盞燈籠向我直射着。我嚇得腿也軟了，心頭卜卜地跳。幸而握着鐵練的手沒有鬆開，否則我早就沒有命了。

「上面有人嗎」？我鼓着勇氣問。

「有的」。

的確是怪聲音。

「有茶喝嗎」？

「有的」。

我想該不至是鬼的回答吧？這麼小樣閣樓，一定真的有人，回頭望望她們，都在氣喘喘地往上爬，天道也跟着來了；胆量為之一壯。

我第一個爬進洞口，抬頭就看見「千尺幢」三個大字，原來我們已到了華山絕險的地方。

這裏也有一扇鐵門，早開晚閉；有一個道人守在這裏。出乎我意外的，他是我的老鄉，名字叫李覺悟，已經出家六年了。今年三月才從[illegible]步行來此。他長的像豹子頭林冲一模一樣；兩道濃眉是朝上生的，好像我們常在戲台上看到的關公畫眉一樣。[illegible]起話來很有精神。過去他曾在軍隊中工作；看樣子他起碼也當過連長的。

我們不但喝了茶，而且吃了李道人親手做的酸黃瓜，味道鮮美，至今猶有餘味存在齒間。在他的房門上貼着一副「挖來野菜連根煮，拾得茅柴帶葉燒」的聯語。文字通俗有趣，可說是名實相符的大衆文學。

「不到千尺幢，怎知道華山的偉大」！

我很驕傲地說，心裏實在太高興了！由此俯瞰下面，深不見底，只覺得身在萬山頂上，豁然開朗，整個宇宙都在眼前。只可惜三哥沒有來，減少了我們許多趣味。寫了一個條子托老道帶給他，告訴他我們還要遊北峰。

千尺幢是太華山的咽喉，如果把鐵門一關，連飛鳥都飛不上，的確是一個最險要的地方。由此西上，是百尺峽。

據說千尺幢，有三百七十二級；百尺峽只十分之一那麼長側石壁削而峽較千尺幢更危險，李道人覺悟前幾天在這裏摔了一交，滾下十幾個石級手上至今還有傷痕。他再三囑咐我們留心，不要爬得太快，眼睛不要望別處。我們都很感謝他的關心看看天色不早，又有下雨的模樣，於是向李老道要了一支筆在房子的板壁上題了「國防天塹」四字後，就以最快速度的爬行走到了北峯。

建成化工廠

地址：桂林環北路一一三號

駱駝牌商標

電話：三〇八三
電報掛號：二五六五

出品

㈠氯酸鉀（俗稱白藥）

㈡機油
本廠機油經中央工業試驗所發給第三一六一號化驗報告（一）黏度非常穩定（二）無腐蝕性（三）閃燃點高（四）凝流合乎標準並蒙各界採購使用於各種汽車及內燃機俱極滿意並無結膠及有損傷機件之弊如蒙各界大量採購及掛號函購者歡迎並備有說明書及樣品承索即寄

㈢炭酸鈉（俗稱洋鹼）

桂林療養院

內科 兒科 主任醫師 英延齡
外科 骨科 主任醫師 周澤昭
皮花柳科 主任醫師 潘士華
眼耳鼻喉科 主任醫師 陳序圖
牙齒科主任醫師 周澤昭 女醫師 鄭莞

環境幽美 病屋通爽
設備完善 巖洞安全
（留醫留產）

診症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一時
下午一時至四時

急診：隨到隨診
院址：象鼻山對面左南環路九號
電話：二二五三 二五三九

董事長 謝 謇
院長 英延齡

甘寧二千四百里

（續十七卷九期）

岳劍寒

平涼鱗爪

平涼位居隴東，爲陝甘寧之交通衝途。外控河朔，內扼隴坂；山川險阻，形勢雄壯，甘肅境內之第二流城市。自西蘭通車以還，商業日趨繁盛。城內有一條自東而西長達七、八里的大街。全城精華都萃集在東關一帶。而南北街全長不過里許，看去極冷落。在抗戰期間，平涼因爲在地理上的優越條件，形成了隴東對省外之交通樞紐。不特是商業地位日益重要，其他各部門亦有顯著飛躍之進步。當地的機關非常多，因此人口也隨着增加。無形地給平涼添了一支支撐景氣的主力。中餐西菜在平涼都很像樣。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有個設備相當好的招待所，替旅行者解決了住的難題。一般物價比蘭州便宜，而且不論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到。自從綏遠的商運通路斷絕以後，西北大部地域所需要的物質及布疋日用品等，完全有賴於西安之運濟。平涼距西安只有二百幾十公里，運輸成本較輕；物價自然應該平穩些。這裏每年都有大宗的布疋棉花紙烟，從河南陝西及四川一帶運進來；亦有不少的皮毛藥材運出去。單是由隴陝兩省運來轉銷蘭州陝西及青海等地的土布每年就不下二百萬疋，所以商業早就十分活躍。除此而外它並沒有一點重工業基礎；可以說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商業城市。人口祇有十三萬。有可耕之田三千七萬五千餘畝；農作物以麥類爲多。在甘肅省要算得是一個富庶的城邑。自然環境不像河西那樣貧瘠，保有面積很廣的沃野；此應歸功於涇河灌溉之賜。涇河有二源：一爲甘境之崆峒山，一爲六盤山。河身長一千餘華里，流經平涼涇川長武邠縣至咸陽而入渭，亦再輾注黃河。涇水色清，渭水色濁；故今人對事有「涇渭不分」之喻。

在平涼找旅館不如蘭州之難。行李安頓以後，第一件急務，便是找醫生給孩子看病。城內有一所天主堂辦理的醫院，有好幾位外籍醫生。經延請來寓診視，檢查的結果，據稱並無病徵可尋，因此勿庸用藥。筆者深爲茫然。失望之餘，於是請教於國醫馬先生。此公被平涼人習稱爲「馬老道」。當然「精通岐黃，家學淵源」「懸壺濟世非止一日」。據其診斷，確非痲疹；乃係所謂「內受暑熱，外感風邪，寒火凝結所致。宜降火去風方能奏效」等云。馬先生岸然道貌，醫理精深獨到；雖華陀扁鵲，不是過也。筆者領教之餘，惟有拜服。當即如法配製，以便「降火去風」。不意藥後狂瀉大作，延至次晨——六月十日四點鐘，此誕生才七月之小生命，乃告結束。庸醫殺人，殊堪髮指痛恨在旅途中遭此不幸其給予心境之影響殆有非言語

所能形容者。第轉念前線執戈衛國之士，飲彈浴血；戰禍流離失所之衆，飢寒載道，因之而喪失生命者，無慮萬千。其家屬之悲哀情緒，困難淒苦，當有更甚於筆者此日之所感受者。因是對於小生命之夭折，殊覺泰然無所系懷；草草瘞之於平涼城北郊地。他日過此，則黃土一坏，荒草數叢，必能逗起無限痛心故事之迴溯也！

柳湖書院爲平涼之名勝。在城北，距城僅半里許；亦爲近郊之風景區。門首有左宗棠先生題字，筆勢挺勁。院內楊柳森森，花草蕃茂；並有暖泉一處，泉水潺潺外流，蓄成池塘。池中萍藻叢生，水鳥旋舞；在此小憩，靜聽泉聲鳥語，大足紓人積鬱。書院門外有柳林頗大，其中涼風徐來，且有茶座供客品茗；爲良好之避暑地。

筆者久仰崆峒爲西北名勝；早有一遊之意。此次滯留平涼，崆峒山近在咫尺；乃決定前往瞻謁。山距平涼城三十餘華里；係道教聖地之一。產生過不少劍客俠士的英勇故事。十年以前，武俠小說風靡全國；青年學子在此種神話傳奇記載陶醉之下，棄學訪道投奔來此者，頗不乏人。山有東南西北四峯，大都寺觀連雲，浮圖矗立；層巒聳翠，氣象萬千。山上樹木之多，爲西北各地所僅見。其東巖有玄鶴洞。據傳其中有玄鶴數隻；輕易不出；即出來亦頗少人見。如幸而得見，則引祥瑞之徵。殿宇四週關於記載玄鶴神話之石碑頗多。所有「幸而得見」之有福人士，無不銘石一方以誌其異，數年前，中委某先生遊此，曾見玄鶴翀翔於空，一時傳爲奇遇；然而某先生於民國廿五年，却在西安遭遇了不幸。由此可知，即使幸而見得到玄鶴，也不一定就是祥瑞的朕兆。有些人故意把玄鶴的故事渲染得神奇奧秘，簡直是不可思議。

此外，石碑上還有一段記載，大足使人注意。大意是說崆峒山有三個，惟有在平涼的一個是真的。並且廣成子昔日曾在此隱居，黃帝常蒞臨問道云云。關於廣成子之是否真有其人，筆者因手頭沒參考資料，僅兒時在封神榜一書上見過幾面；所以不敢亂說。不過，我們在崆峒的最高峰上發現了「黃帝問道處」的一塊大石碑；這是「有碑爲證」了。除此而外，莊子上還有這麼樣的一段史實：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觀此，則黃帝也許確曾在這裏向廣成子老先生領過教，亦未可知。筆者窮一日之時間以遊崆峒，難免有「走馬看花」之感。好在對於崆峒山之勝景奇蹟，都經登臨訪謁，總算不虛此行。

固原途中

由平涼赴寧夏，有平寧公路可循；全程計四百七十八公里。汽車須行四日，途經固原、海原、同心、中寧、金積、靈武、寧朔等縣轄境，方

達寧垣。其中海原以北，中寧以南爲一片沙磧地，迄中寧北行大部公路濱黃河平行伸展；所經皆爲寧省奧區，沃野千里，儼如西北之糧庫。所謂「黃河百害惟富一套。」又云「天下黃河富寧夏」者，良有以也。

筆者於七月八日，自平涼乘車出發，再經三關口。沿途古柳成行，綠蔭參天，爲左宗棠平回亂時所植。當地通稱爲「左公柳」以紀念前人之豐功偉績。左公當年經略新疆，此間爲粮秣軍運之要道。其雄才大略，在清代當推一時之重；而識量之宏遠，氣概之豪邁，可于「大將征西猶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手植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一詩中見之。此種以人力征服自然，創造環境之毅力，確值得崇佩！因爲自古通新大路，自張掖酒泉以西，率皆砂礫縱橫，水草不生，俗諺謂：「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向前去戈壁灘，向後看，鬼門關」，而唐詩又有「春風不渡玉門關」之句。左公植柳之舉，除於軍運有所利便外，蓋在克服自然，以引春風渡玉關耳。

車行至和尚鋪轉向平寧公路進發。路基與橋樑之工程，視西蘭公路較爲簡陋。尤其糟糕的，是有一大段公路係借原日大車路勉強通行。固原中寧之間，簡直無路可循。有時汽車必須涉水渡河，水陸兩用。沿途既乏橋樑，而路基坡度亦大；一遇天雨，更是泥濘載塗。只見車輪轉，不見車前行；儘管馬達嗚嗚怒吼，車子依然不動分毫。到此場合，祗此借重我國的老古董演牛馬拖汽車的滑稽劇。「西學爲體，中學爲用，」在這裏找到了它的事實根據。幸而筆者路行之日，恰是晴空萬里；暫時沒有發生上述困難的顧慮。然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意外的事終於發生了。車離和尚鋪不遠，機械部份有了毛病，須拋錨待修。大家祇得下車，各找地方暫息。直到下午，司機仍在埋頭修理中；汗流浹背，其焦急之情，亦不在旅客之下。時間已經不早，老練的旅客們都已預感到今天再無開車的希望；於是各找下榻之地，準備過夜。這一天共行二小時，計程約一百餘華里，拋錨地點名青石溝，四圍環山，一水中流，爲回胞聚居之村落。村子依山傍水，有小街一條，出賣麵條羊肉之類。同車旅伴共三十餘人，麇集於此山村小鎮，一時街頭大有萬頭鑽動之熱鬧。由于人多，找宿店因之又成了問題。雖則有幾家留人小店，但全被「先入關者」所據；遲來的，祇有徘徊街頭，望店興嘆。在這裏，借宿民房亦非易事。因爲回胞有他們獨具的宗教習俗，借宿甚不方便。筆者彷徨村市，到處遭受深閉固拒的待遇，毫無辦法。後來決定在車上過夜。入夜山風怒號，清冷萬狀；又素聞西北山中，常有狼出爲害行人，故終夜在防狼的警戒中，至天發白時才敢入睡。

次日車修峻，勉強開行。一路接連拋錨四次，始抵固原。短短的幾十華里，費了一天的功夫。車上有不少旅客於第二次拋錨時下車步行；而其中一個旅伴，竟比汽車早到固原半小時。汽車不如步行，可謂笑話之至。其實旅行西北如不幸遇到爛路破車，往往不

四九—一二七〇

及坐騾馬大車來得爽快。平涼與固原只隔一百七十華里，而汽車行兩日始達；這是我國交通上的一種新奇表現。

固原的客店，照例地爲捷足先登者住滿。而且每家客店都有些混事的揚州班子居留其間；穿紅着綠，招搖過市。看情形似乎是專爲接待過往客商及汽車司機而來的。像固原這樣偏僻的所在，也勞她們來光顧，眞可算得是不憚辛苦了。大概在我們中國，凡是有市集的地方就有妓女；正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筆者打聽得城內合作食堂是一家比較像樣的館子。且不管「今夜不知何處宿；」先解決了民生問題再說。飯後與食堂掌櫃攀談，結果承他好意，應允於食堂內騰出一炕，作爲筆者容身之地；但必須俟其營業終了時，方可攜被前來。晚間應約前往，食堂主人招待頗殷。尤以茶水飯食之取給便利，最使人欣然於懷。

固原在清時爲高平縣治。唐爲蕭關。明季整修邊塞，設三邊制府於此。全境幅員遼闊，地位衝要；又以北連寧夏，爲東北部甘肅對外交通孔道。商品對寧夏之輸入輸出，以此爲轉運站。故商務之繁，在遜清中葉曾極一時之盛。惟自同治以還，回漢糾紛迭起，人民流離轉徙，十室九空。重以天災匪患，禍亂相尋，居民逃亡日衆；以致往昔昌隆景象，不獲見於今日。更其重要的，是自隴海鐵路西展，西南公路完成後，大宗貿易悉以西安爲中心；一切商運不必專取寧夏一途；是以固原在商業上之重要地位隨而消失。甚於此種交通情勢之演變，甘省省際貿易有放棄北線之寧夏而轉取東線西安之趨勢。因此陝甘的經濟關係日益密切；西安亦逐漸取得了寧夏在甘肅的商業地位；同時固原的一把金交椅也就交給了平涼。這是很明顯的一個大轉變。

固原面積南北長二百五十六里，東西寬三百里；居民回漢各半，共約十一萬餘人；是個地曠人稀的縣份。全縣可耕之熟田有五十萬畝。可惜水利不修，少灌溉之利；復因氣候嚴寒，大都祇能一年一熟。如果能夠豐收，則每年有六十萬担食糧的生產。全縣食糧之消費，每年只需五十萬担；故有十萬担糧食的富餘。此外又年產二千担羊毛及約近十萬張羊皮，可資外運，以換取日用品入境供應消費。輸入的商品，以布疋棉花紙烟居多；大都由陝西運來。由寧夏輸入者，僅鹽與碱而已。

次晨汽車繼續北進。行不三十華里，經過一急灣盤道。公路依山築成，坡度甚險，其拐灣處路狹土鬆。汽車至此，不良於行。乘客遂即一一下車步行，以減輕汽車之載負。無如路基因遭山水冲刷，底層空虛；車行其上，路面下塌，致車身滑入山溝。溝中爛泥盈尺，雖開足馬力亦難脫離陷阱，於是發動全體乘客下溝推車。忙碌數小時，大家筋疲力盡，迄無效果。最後雇到騾馬六匹，方始將車拖出泥淖。其時天已昏黑，又未到達宿站；群情焦急異常。但如冒險摸索前進又恐再蹈覆轍。不得已決定將車開入附近小村住宿，少時乘客爭

先共後，向村民借宿。鷄蛋麵條搶購一空，即黑麪饅頭亦搜羅殆盡；鬧得全村天翻地覆。筆者此次携帶之行李最多，每次中途宿夜，搬上搬下，麻煩不堪，白晝因參加推車，週身汚滿泥漿，狀如泥神、村中又無水洗滌；悲痒難熬。輾轉終夜，未得入眠。西北路政之窳敗如此，堪爲一嘆！無怪一般人士咸視旅行西北爲畏途也。

荒村一宿，橫被再行。不意天忽大雨，行則泥濘載道，恐演翻車慘劇；住則村小人衆，食糧無由供應。萬一天雨連綿，荒村絕糧，亦殊可慮。集議結果，決定先開往三營鎮再說。

三營離固原七十五華里；有居民三百多家，均爲回教徒。飯館客店甚多。到三營後，雨勢益猛；連下二日未止。當時預料公路經此雨水冲刷，最近期內決難行駛汽車；因此大家都作久住之計。筆者承司機好意，代爲物色到店舍一間，與車站緊隣，尙稱便利。惟夜間雨水下漏，衣物被褥全爲浸濕；是亦大作惡劇之事也。

營客中，情凄萬狀。更兼陰雨連綿，容易逗起愁懷。筆者於無可奈何之中，常冒雨逛街，以事消遣。街道看去並不熱鬧，大約有半里多長。飯館皆以賣麵片燒餅爲主；但也有賣鷄羊酒菜的。這一帶喝的是山泉。水的硬度甚大，喝到嘴裏，頗有些非鹹非苦的異味。當地人稱之爲「苦水。」沒有習慣於喝「苦水」的人染到水土不服的腹瀉，是常見的事。曾有人分析這種水所含的礦質成分，認爲對於羊羔之發育大有稗益。以三營附近草原之多，應該是很宜於畜牧之地。可是在此段旅途中，並沒有大隊的羊羣爲我們發現。大概三營居民並不恃牧羊爲取得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就一般情形而論，他們的百分之百還是務農者。

旅伴中，頗有藉「竹戰」以消磨時間的。筆者對於此道，縱不持反對態度，但決無興趣。故雖經強邀，終未入局。

晚間，與旅伴馬君暢談西北回教徒生活情況頗詳。彼係甘肅臨夏人，質樸純摯，和藹可親；誠懇熱烈之態，溢於言表。彼對回漢團結問題頗多卓見，深具開明氣息；其愛國之熱情，迥非常人所能企及。客中得此良朋，剪燭對話；不復知有寂寞惆悵矣。

中國民族之信奉回教已有一千餘年之歷史。回教創自穆哈默德，隋文帝開皇七年，阿剌伯穆哈默德遣使來華還聘；文帝爲建懷聖寺於廣州。迨貞觀時，又報聘於唐。帝問其國主治國以何者爲先；使臣對曰：「正三綱五常之外，別無奇政。」帝嘉其言，因再建懷聖寺於廣州。此爲中國與伊斯蘭宗教建立關係之始。洎乎唐室衰微，安史倡亂，天下分崩，回紇入援，其部衆遂雜居於陝甘等省。回教至此，乃輸入西北各地。千餘年來，中國民族之信奉其教義者日衆。其教「以知天識聖爲宗旨，敬事爲功夫，致命遂天爲究竟。完修倫常爲盡人道，以念眞、禮眞、齋戒、濟施、朝覲爲盡天道。」其起居飲食等一切生活習慣，均以淸潔爲尙，飲酒吸烟爲教規所厲禁。惟飲酒爲社交應酬所必需，故有少數教徒並不絕對遵此戒條。凡屬教徒

每日必須默禱五次；如因職務或其他特殊事故而不能舉行跪拜儀式時，隨時隨地誠心默念即可。筆者去年在河西曾見僕僕征途之教徒數人，匍伏郊野，就地面西禮拜。其信仰之虔，於此可見。又每屆集體禮拜前必沐浴全身，純採淋浴方式，先洗頭部，次及身體，然後逐步循序而下，有一定步驟不容紊亂，此蓋取其清潔之意。至婚姻禮俗與內地大同小異。經濟力量富裕者其終身志願即爲赴麥加朝覲。麥加係回教聖地，穆哈默德出生於此。每年由世界各地前往朝覲者在二十萬人以上，爲沙地阿拉伯最大之都會。

在甘肅境內之回教徒，其面貌與一般內地人並無顯著差別，唯一之差別僅爲濃密之鬍鬚而已。男子多戴黑色或白色之平頂小帽，青年婦女服飾□□□□，如雅，移居過陰；回婦內地婦女及旗族婦女以已嫁婦女之頭髮束起一團，故皆披戴風帽以爲掩蔽。此種帽之質料多用綢緞。未嫁少婦尚綠色，中年以上者尚黑色。但普通教徒對於長幼之禮讓亦甚講究，途遇尊長必須謙讓，絕對不敢驕傲，必須衛首垂目以示服從。此與孔孟之思想極相符合。

每年有「封齋」之舉行；期限爲一個月，在「封齋」期間，無論男女老幼，自晨均須嚴格絕食。即使時值炎夏操作於烈日下之勞工，亦點水不入口唇。日落以後暨日出以前之黑夜方可舉家造飯就食。一俟齋期屆滿，則互相饋送點心羊隻以示慶祝。俗稱此日爲「過回年」。所以有人說，西北民衆一年之間要過三次年。即指過漢曆年陰曆年之外，尚須過回年也。

在甘肅許多鄉間的老百姓，鮮有能常常洗澡的。這種不注重清潔的習慣，固然是由于水源困難而養成，但老百姓本身對於洗澡並不感興趣也是勿庸諱言的事實。但一個回教徒決不會有此類惡劣風習。他們在日常生活方面之重視清潔的情形，無論如何，總比一般非回教信仰者來得澈底。在西北各地，除大城市外，所有漢人開設的餐館往往較教門館子污穢些，這便是許多來西北旅行的人士寧願就食於清真餐館的緣由。至于回教徒之所以不吃豬肉，完全是他們傳統的愛好潔淨之特性使然，並沒有甚麼神秘的作用存在。其實豬在牲畜之中的確是個最污濁難堪的東西。少數人妄加猜測，以訛傳訛，造成一些毫無根據的傳說；這個有糾正的必要。

× × ×

一個回教徒最多可以娶四個妻子，但並不是毫無條件的可以這樣作。通常都是因爲原來的妻子有不賢淑，不生育，或不敬長上的缺點，才可以再娶。否則便是違反了可蘭經的訓誡。

關於回漢通婚的事例，有多年的歷史淵源。回教徒對于婚姻的態度，平比漢人主對徒嚴謹一點。從前到現在，還沒有漢人娶回女的事例，然而回教徒娶漢女的事，則普遍地存在。由於千數年來血統的交流，回漢兩種宗教，根本早已由於婚姻而合爲

一體，同爲中華民族的組成份子；沒有畛域之分。從目前回教徒所通用的言語文字、血統、生活方式各方面看來，更證明了回漢是一家人。所不同的僅是宗教的信仰而已。我們中國是三民主義的國家，國內各宗族一律平等；而對于宗教的信仰也有絕對的自由。所以耶穌教雖然來自猶太，佛教雖然來自印度，回教雖然來自阿拉伯，皆能與我中國固有之文化融合無間，並存不悖。不論信仰耶穌教、佛教或回教的都是我們中國人；正如我們確認信仰耶穌教的英美人不是猶太人一樣。這一點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應該認識的。不過回教徒的一些風習及社會活動全以可蘭經典爲依歸，守着嚴格的宗教規律。而可蘭經是伊斯蘭文化的產動，自然有其特殊性；因此我們對於回教徒之一切富有宗教意義的行動及風俗，應該平心靜氣的去理解，深切的去體察。更須尊重其風習，研究其教義。如此回漢間之情感必可臻於最美滿之理想境地，同爲爭取整個中華民族之解放鬬爭而努力。此外，在教育方面，我們應下一番澈底的啓迪功夫；一方面要幫助回教精神之闡揚，他方面更要灌輸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以粉粹敵人挑撥離間之企圖。

筆者與馬君相處數日，弄得關係極好。茶餘飯後，常聞其高唱河州民歌。聲調悲壯悽惋，極爲動人。歌詞大抵敘訴民間哀怨與男女思慕之情，例如：

推罷了磨來又担土，
嗳喲——我的阿哥的肉呀——衣服破了沒布補。
又受孽障又受苦，
嗳喲——我的阿哥的肉呀——閻王爺睡着哩。

× × × ×

好不過五月夏晴天，石榴花開在路邊。
千思萬想不團圓，淚落在鴛鴦枕邊。

× × × ×

遠看黃河一條綫，近看黃河像海沿。
遠看尕妹是黃金蓮，近看尕妹是牡丹。（尕音ㄍㄚ小的意思）

× × × ×

上地裏種的是糜穗兒，下地裏種的豆兒，
大路來了一對兒，哪一個是我的肉兒？

× × × ×

高山上打死了一隻梅花鹿，山底下打死了一個野狐，
甜不過冰糖辣不過酒，好不過尕妹的舌頭。

× × × ×

脚穿蘆鞋圖輕巧，頭戴遮涼的草帽，
年輕的時節儘管鬧，人上了三十是老了。

× × × ×

十三太保李存孝，腰裏掛着劍，
尕妹的模樣子生得巧，阿哥想你下了淚。

這種詞曲，在西北稱爲「花兒；」盛行河州，西寧，臨洮，岷縣以及藏胞聚居之地。其在一般民間文學之中有無價值，筆者不欲有所論列。但它確是一種流行西北通俗而大衆化的民歌。據說每值春秋佳日，一般青年男女在林泉山野間。彼此互相唱和。如雙方歌詞純熟，歌喉佳妙，往往由此發生愛慕之情，進而成爲蜜友；頗具原始部落社會求愛之情調。不過，在像蘭州那樣比較現代化一點的城市裏。「花兒」之聲已經很少聽到。而且年尊的老前輩們，如果偶爾聽到此類謌聲，將予這一對浪漫男女以指斥。

甯夏一瞥

在三營逗留四日，復上征程，午間渡甘寧交界之淸水河入寧夏省境。河中水深尺許，涉渡尙無困難，雨後路面更糟，水坑泥潭，隨處「攔路剪徑。」故車行速度極慢，所經之地，皆石磧磽瀆，白草荒原，水源缺乏之區。沙礫中四脚蛇甚多，又有一種黑殼飛蟲，成群結隊，追車螫人，不勝其擾。寧省人口素稱稀少。本日所過之地，則百十里不見人烟。下午四時半到同心縣。車站設于一客店內；當日卽下榻該店。

同心爲寧省極南之一縣，其境土地磽薄，又無水利，故農作物向賴雨水滋潤，靠天吃飯。一年難得一熟，近幾年來天旱不雨，形成災象；居民流徙甘肅，因此十室九空，城內有小街一條；店舖數十，率多關門閉戶，凋零殘敗，無市面可言。城內居民僅三百五十餘人，漢人絕少，一切生活資料全取給於九十里外之村鎮，城區附近，連青菜蘿蔔都不生產，充飢之物，只有苦水煮黑麵；而麵中又夾雜着些沙粒，頗不易下嚥。所以老練的旅客都自備路菜與飲水；以便渡過此一難關。嚴格的說，同心縣不過是一個原始而貧瘠的村鎮，不够「縣」的條件。因爲它人口奇少，土地磽瘠五穀不生；一切生活資料普遍缺乏，經濟價值甚爲微小。可是中共的眼光曾一度垂青及此；直到現在，他們的注視還游離在它的四週。這並非中共對於同心縣有什麼好感，而是因爲同心縣乃是甘寧兩省的交通樞鈕，占着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晚間。當地駐軍來店檢査旅客。除書籍信件外，衣被什物亦在檢査之列。翻箱倒篋，不一而足。隨卽舉行入境登記，驗護照等手續。好在大家全是中國人，檢査程序因以順利完成，毫無留難。

客店中之設備，照例是土炕涼蓆，每炕可睡五六人，每人每夜收費三元。筆者深知此間食物供應不豐，爲恐絕糧起見，當夜向店主預先定購羊肉及麵條少許。有此準備，次晨方得免於「陳蔡之厄。」然而羊毛炒肉，泥沙拌麵，如非窮飢極餓，斷難下嚥。所幸筆者對於吞吃羊毛泥沙，鍛鍊有素，故能應付裕如，毫無難色。

自同心北駛，經過不少「荒沙萬里絕人烟」的砂礫地，始到中寧。其地流水悠悠，林木蒼蒼，甚得水利之賜，與同心縣判然是兩

個世界。所謂「天下黃河富寧夏」的「富」便是從這裡富起。境內沃野千里，阡陌大開，稻穗吐秀，綠柳垂蔭，不殊江南景色。當地盛產之枸杞馳名全國，為貴重之藥品。筆者此番過中寧，適屆成熟之期；萬綠叢中，紅實纍纍，景致之美，如入桃源。抵站下車，赴城內午餐，街上往來擁擠，市況頗盛；與同心縣之死寂沉悶，真有雲泥之隔。這時正是枸杞交易活躍的節季，遠地來此採購的負販商雲集，給中寧湊合了一股蓬勃氣象。據說大宗的枸杞貿易早已統制；商人們活動的範圍，祇以零星交易為限。現在到中寧來採購枸杞的多是湖南小販。他們把湖南產的茶葉一担担的挑得來；又把枸杞一担担的換回去。如此週而復始，一年中可以往返兩次。茶葉與枸杞交換的差額，便是他們消耗血汗的代價。

城內有兩家飯館。比較像樣點的，叫做河北飯莊。一頓小吃，算收四十七元，但堂倌向管帳先生交帳時，却大喊其「共賞四十二元。」一轉手間就賺了五元，此種生財之道，可謂造詣精深。贊美西北民情樸質純厚者，乃見皮不見骨之論也。本擬當場揭破黑幕，以免其他顧客再度上當；因為有誤趕車，祇得罷了。

下午五點鐘，到吳忠堡。這裏的客店並非純粹經營「仕宦行臺，安寓客商」的簡單旅店業務。店主往往是擁有錢的階級；他們招徠的主要對象是販運貨物的商人。因此寧稱這些店為商棧。商人把貨物卸入店後，由店主作當然的經紀人代為出賣；再按貨物賣價的總值抽提一定數目的佣金。假若一時找不到買主而賣客又是小本經營，不能使資本長久凍結；於是賤價出售的情形也是有的。在此種場合之下，借一句商業術語來說，便是「貨到地頭死」。聰明的店主，自會用較市值低落甚多的代價乘機購進，待價而沽；一舉兩得，利益雙收。這是大資本併吞小資本的一個現實例子。

吳忠堡市容相當整潔。馬路與房屋全係新建。筆者自武威出發以來除蘭州外，還是首次見到如此繁麗嶄新的街市。以前從綏遠來的商品有很大部份靠它來集散市場。這幾年的商業景氣不是沒來由的。

因吳忠堡的商棧對於非經商的旅客無意接待所以祇好請教於留人小店。行李安頓畢，吃飯當然是當務之急飯館頗不少；而且南北口味俱全，這在西北是極其難得的。筆者一時高興，邀請旅伴中之黃教喇嘛參加晚餐。喇嘛在藏胞中是比較有地位的一個階級。經詢明他在飲食方面並無什麼禁忌，因此大家都很便利。席間回憶同心縣之黑麵苦水此次晚膳精美。返店時已萬家燈火。精神興奮過度，遂致無意立即就寢；乃與喇嘛研討西藏之宗教問題與夫黃教始祖宗喀巴之生平事蹟，旁及西藏之社會間生活風俗習慣等並學得一曲藏謠幾句藏語。夜深沉方始休息。

七月十一日車過黃河任春渡口。其渡河方法係將車駛上大渡船，連人帶車數輛而渡；與重慶的海棠溪渡口毫無二致。然而這

裏有件傷腦筋的事便是黃河到水急時常會使木船溜到渡口下游十幾里。錯過了渡口便駛不上公路。因此便得搖櫓撐篙拉縴三管並用，逆水行舟地拖回來。事倍功半，忙個不休。

黃河沿岸有不少捕魚的。這裏捕魚的方式非常別致；用不着撒網也用不着垂鉤，而是用木棒來打；並且打中的都是很大的鯉魚。當地老百姓說：每至河水氾濫時，因流速過大，所以水中挾帶泥沙亦多。魚因不能適應此突如其來之濁水生活，多浮泳水面。漁人至此，乃把握時機，持木棒予以迎頭痛擊。魚立刻會隨木棒飄出水而來，此類方式是很奇特的。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何況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各地的自然環境不一樣，物質條件不盡同；謀生技能與生活習慣，當然會因時因地而異了。

過了黃河駛上一條風光秀麗的公路。路畔楡柳夾道，田水瀠瀠。樹上都順序編有號碼極整齊美觀之能事。不一時抵寧夏城。車站附設於城內銀川飯店。照例經過一番嚴密檢查手續，即入旅館休息。當即下榻於銀川飯店。總計由武威至此，共行五十二日。

寧夏在宋爲興慶地，係西夏之帝都。仁宗時夏王元昊即位；有才略，通漢文武功極盛。以兵力削平諸部落並擊敗回紇以取河西地。於是雄長西北，稱帝於寧夏。依賀蘭山爲固，據黃河之天塹；興兵犯邊，戰爭時起。自仁宗以迄哲宗之世，屢爲宋患，歲無寧日。宋惟歲奉歲幣以羈縻之。迨蒙古民族崛起漠北，西夏云亡；其地併於元。明清以降，該地常爲邊防重鎮；今爲寧省府所在地。境內渠道縱橫交產豐饒故有塞上糧庫之稱。惟人口不繁；致膏腴之地，仍多曠廢，良可慨也！如能儘徙戰區流亡義民來此從事墾殖，則數年以後，地盡其利，於國富之增進，國民經濟之培植，必有成效可觀。故移民墾荒之問題，仍爲今日當務之急。

寧夏城區之面積，較蘭州似有過無不及；但商務情況與夫市街外景，則毫有遜色。尤以天甫傍晚，全城大小商店，紛紛閉門休業；市面全停，路斷人稀；頗令人有蕭索之感。

當地之白羊皮、賀蘭石刻、玫瑰露、毛毯、爲四種特產珍品。旅客過此常購備餽贈親友之用。筆者亦購得石刻數方，以作紀念。

因爲寧夏得黃河渠水灌溉之利，農業興盛。所以在西北區中米麥價格獨能保持穩定態勢。又以毗鄰綏遠，對平津之進出口貿易，不論取道平綏鐵路或黃河筏運，均尚便利；物質供應不缺。因是一般日用必需品的漲價也不如其他城市之甚。而且這裏雖然臨近前線，却始終保持了個清寧的局面；戰時的刺激比西南要緩和多了。卒變的恐慌，像是勿庸憂慮的一個事實，並且也很少有人注意到；這當然不能說敵人遺忘了西北的寧夏而不來轟炸屠殺。而是敵寇深陷泥淖，實力衰頹，不能採取全面攻勢之明證。

城關內外，頗多儲水池塘而蘆葦蓬蒿，又復蔓延叢生，因此蚊虫甚多。入夜就寢，臭虱與蚊虫交相肆虐，不堪其擾；有「臭虱與蚊

虫交，睡神不絕如縷」之勢，而白晝蒼蠅之多，亦至驚人。筆者居此，晨起即忙於除蠅之工作。及晚，又須妥籌禦蚊之計劃。傷盡腦筋，莫由寧處。度凡足履斯土者均具同感。

儘管寧夏是得天獨厚豐衣足食，有個民生康樂富庶的外表；然稍微深切地觀察一下，馬上可以看到鶉衣百結，鳩形酷面的老百姓仍是很多。我以為抽鴉片或者是使他們窮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不過，這是過去的情形。現在寧夏境內業已把鴉片斷然禁絕，並且將來永不會再有種烟的事實。可是舊日造成的大批「老癮士，」要想在最短期間完全戒絕，恐怕是件難事。於是偷偷摸摸，苟且過癮者還是大有人在。此輩癮士體力日衰，健康日損，馴至不能從事任何生產工作；只有在飢餓線上打滾，形成一個名符其實的寄生群。寄生群之日多，所引起的惡果便是人情世俗之敗壞。影響整個社會之風氣，所以當地有「笑貧不笑×」之俗諺。幸年來地方當局對於改造社會風習之措施，致力頗多，允稱賢明之舉。此外如保甲之編組，戶口之清查，以及國民身份證之製發，辦理異常嚴密，成績良佳；故入境旅客，如未辦妥具領居留證手續，難出門限一步。

筆者本擬作「踏破賀蘭山闕」之壯舉，觀光塞外風光，一瞻蒙古騎士風采。終以事阻，未能如願；深引為憾。所幸蒙旗特產之「奶皮」及「腦袋子」等皆曾嚐過，聊可藉慰於萬一。所謂「奶皮」，是羊奶表面脂肪之凝結層，形式有如冠生園之精製餅乾，尚香脆適口，尤有過之。在蒙旗視為極珍貴之食品，專供王公貴族享用，一般平民很難有此口福。至於「腦袋子」亦係羊奶製成，味酸，甚難入口。在筆者看來，並不能算是什麼名貴東西。不過，如在沙漠中作長途旅行，啣一片「腦袋子」在口，大有生津解渴的功能。

由寧夏西越賀蘭山至定遠營，交通尚便。如坐大車，約三天可達。該地為阿拉善族轄境。出產以皮毛馬匹為大宗，全部蒙漢商業交易，皆操於晉冀字號之手，大抵西北各省之窮鄉僻壤，漠北邊荒，隨處都有山西商人之足跡，此輩以經商致富，坐擁巨資於蒙疆各地者，頗不乏人。其忍苦耐勞之精神，固為他省人士所不及，即經商技術亦無能望其項背者。惜此種精神毅力僅為營謀一己之利益，不能為國家社會謀福利。因此一般社會對之殊無多大好評。

八月八日起由寧夏動身返皋蘭，一路頻演拋錨及推車活劇。所幸終究平安到達。僕僕征程，得以結束。

卅二年六月七日蘭州

大籐傜山傜胞的服飾（下）

唐兆民

（三）坳傜的服飾

坳傜的服飾，不論他們的居住地位是在平南抑在象縣，差異是極其微小的。除開在平南所屬羅香一帶，歸化已久（據說在前清嘉慶間，已納粮於平南縣，）漢化程度較高，耳上不掛銀環外，其餘一切服飾，竟沒受到地域隔離的影響。

男子的衣服，已完全漢化。只是他們的頭上，還蓄留長髮，作髻於頂。使我們一見，便知他是傜人。惟他們的髻子，要是仔細觀察，與茶山、花藍男子的頭髮，都稍有出入。所差異的，便是結髻所在的部位。前面說過；茶山傜的頭髻，偏於前腦；花藍傜的又稍偏後腦；只有坳傜的却不偏不倚，在頂的正中。此外，茶山傜髻上的銀飾，則為扁平而狹長的銀釵：坳傜也和花藍傜一樣，都很喜歡用髮針，不過坳傜戴的更多。他們常把二三十枝髮針，排成行列地遍插髻上，把針頭那瓢狀圓萍式的銀片，露在髮外，遠遠看去，彷彿雲淨天青的晚上，天空中滿佈着那晶瑩的星星，

他們也用狹長的布巾包頭，和花藍傜一樣。但巾的顏色作法及紮法，却不相同。這種頭帶，長約二尺，闊約寸半。年青的尚白色，年長的尚青色。兩端垂着長約三寸的線條，上面用色絲刺綉圖案花紋共三簇——兩端及正中各一簇；那刺花的絲，平日尚紅色，遇有喪服，改用藍色。紮裹的方法，便是把它沿着腦子盤繞一道，彷彿戴着一道布箍。那些美麗的圖案紋，也僅能看見正中那一簇，偏在左額抑右額；兩端的花紋，因被捲住，我們是不可得見的。

許多男子，也和其他傜族一樣，手上常常套着一二個銀釧，戒指之類。花樣亦與上述茶山、花藍傜族所飾的相同。

婦女的服裝，大致與茶山傜住居於平林，六竹等處的相同——開胸上衣，無領無扣，腰束圍裙，短褲露膝，膝下繫着脚籠。

她們的頭髻，雖也和男子一樣，結在腦頂的正中。相差的地方，男子作髻之髮，先是把它絞成一支，然後盤繞豎上，根大頂小，故髻的外形，彷彿像個螺殼。而婦女的髻子，却由一片扁平的髮片繞成，雖也根大頂小，外形却光華無痕；髻頂較扁，由髮毛捲成一洞；洞口橫向頭的兩旁。前腦後腦的頭髮，不直接拉之向上結髻；前腦的髮，常梳成光華地一片，由左方斜盍而上，至右耳處，始由髮尾紮併於髻根。後腦的也同樣梳作一片，由右方斜斜而上，至左耳處，始將髮尾併於髻根。這就是說婦女的髻，要比男子的多一些花樣，而且比較美觀。至於髻上所插銀針，比男子更多，常至七八十枝。整個的髻子，幾全部為銀尾掩住，露髮的空隙，至多不過四分之一而已。有時，

髻頂還插一二朵紅絨花掩護。髻子的工具，不用頭巾而用竹籜（一，她先把竹籜捲成下大上小的圓錐形，後把尖端折下，壓扁，末梢釘在褶合處；然後置在髻上，用一二枚銀釘插於髻中，使之穩固。有時還在籜帽外包裹一條青巾，保護全腦，巾角垂到兩肩上來，再把美麗的絲帶，束在巾外。據說，用竹籜作帽，是最近二十年來的事；二十年前還是用蕉葉或大片的樹葉作成的。（一說：這種頭髻籜帽與頭巾等裝束，除在幼稚之年髮短不能作髻，任其披散而外，至十一二歲以上，不論已否出嫁，都是一樣的。

她們耳上的銀環大如銀圓形式，共有三種，並且常常把不同形狀的三對一齊掛着。第一種，用細銀絲一條曲作圓形，向兩頭一端，並連着大如小指的銀葉，葉緣並鑲嵌着細小的粗米銀粒，第二種則爲扁平的銀片，中有小孔，由孔小裂口通出圓外，第三種則由一條較粗的銀絲捲成，形式極像標點中的疑問號（?），只是下端稍稍屈曲向內，下端有些較大的尖頭而已。

手釧也和茶山傜族一樣，常用的只兩種：一種是由扁平的銀片曲成，另一種則爲大圓條屈成，兩端各有雕刻，上面刻鏤片。前者重約二兩，後者須重倍之。此外，常套着一二個銀質鍍藍的戒指。靚裝的時候，頸上掛着銀項圈八——九個，近頸的直徑較小，漸外漸大，這樣一列地在胸前排掛着，銀光閃耀，我們看來好像月光照耀下的一圈浪花，令人目眩心搖。

她們用以纏頭束腰繫腳脛的絲帶，形式也和上述的茶山傜第一種相同，而這裏的板傜婦女，對於這些玩藝兒，更特殊講究，花樣翻新，甚覺美觀。

（四）板傜的服飾

板傜人口浩繁，分佈地域，亦比其他傜族較闊。雖與他們的同主——長毛傜和花籃傜，但因他們與山子傜都是沒有土地所有權的山下階級，遷徙流動較大，曾不受其他傜族之同化。他們的服飾，大別之可分二種：

第一種，男子的服飾，大半已與漢人相同。他們的頭髮，早已剃去大半，只留着腦頂的一簇，編成一條細長的辮子。包裹頭腦的布帶，無論寒暑都不離的。而且這種頭帶還不止一條，他們常常三——五條重疊地裝束，遠遠看去，幾乎疑心他們頂戴着一個斗笠。特別是年青的歡喜在頭帶上裝飾，頭帶的顏色，大都是青的和白底青方格的兩種，青的纏在裏面，花格的纏在外面。纏帶的時候，每條小辮固然要纏在帶內，但一條結辮的紅絲條，卻須露出帶外來，復把它盤繞在帶外，增加美觀。

他們的衣服，平日着的，大多數已與漢人無異。惟在喜宴會的時候，也有着旗式的琵琶小襟短衫，領口外並不上領，沿着釘縫鈕扣的那條的邊上，卻飾着紅色狹窄的花邊，袖與漢人並沒兩樣，只

膝以下常纏着脚綁。腰間常束着長帶，頸上常圍着布披肩，這又是稍與漢人不同的地方。

身上常佩帶的飾品，有銀牌、銀盒等，銀牌上繫着有牙籤、挖耳及其他小刀等小玩品，銀盒是用以裝載菸草的，盒下還繫一綫紅絲條子。此外，手上也飾手鐲和戒指，式樣大致與別傜的相同。

板傜婦女的服裝，要比其他傜族更美麗。他們頭髮雖和男子一樣地剃去一半，而留着腦頂的一部用以結辮。但纏頭的帶和巾，卻異常鮮豔，頭帶分紅白兩種（紮白巾的多在蒙山、平南、修仁所屬傜區；紮紅巾的多在象縣、桂平、武宣所屬傜區。）帶長約五尺，闊約三寸，用色絲或色線織成，上面有連續圖案花紋，是很細緻而美術的；兩端的線條，有時竟長至二尺餘。頭巾大都用青布縫製，沿邊釘着紅及黃色的絲邊，長約二尺，闊約一尺二寸。包頭的時候，先把辮髮挽在頂上，其次將頭巾摺疊三分之一，把摺疊的一端壓緊辮髮延至前額，然後再把長帶壓住頭巾，並至額上的一端帶將腦的週圍纏着，以尾端的穗子紮在帶上，使它纏固而不致脫落。頭巾的另一端，便讓它垂在背上。

衣服純然還保存古風，開胸上衣，無領無扣。長度將及踝骨；兩旁也開衣叉高約尺許；胸前的襟上用色絲刺繡闊約寸許花紋。穿着時，須用長帶束腰。圍裙的式樣，與上述各傜無甚差異；只在四週的邊上，讓着闊約寸許的淺藍色的邊，這是他傜所無的新花樣。而且這圍裙，他們還把它兩用，不僅可以圍在腹下，有時竟把它來披在背上。前一種圍法，裙帶當然是緊束於腰後；一種的圍法，裙帶便由兩肩搭過胸前，然後交叉起來，尾端復由脅下結於背後。

褲的縫製方法與漢人同，惟褲筒比較狹窄，長度亦及踝骨。筒口的一段，常用紅藍色絲刺繡四、五寸的圖案花紋，以為綠邊裝飾，在她們工作的時候，腿的一段，也常纏脚綁。

身上的飾品，在頭部的，也有銀圓大小的耳環二種：一種由一條細長的銀絲曲成圓形，向內的一端，連着一柄小劍；另一種是一條細長的銀絲曲成，亦為圓形，佩帶的時候，常常兩對一齊掛在耳上。胸前的飾品，通常有三種：一為縱約二寸，橫約一寸的銀釦三、四枚，它名雖為釦，但並不作鈕的用途；背面有撒針似的脚一枚，她們常把它扣上掛在胸前；另一種飾品上，橫着排成一列，掛在頸部以下。另一種便是胸條，它的幹部，由一條長約一尺，闊約三寸的青布製成，上面刺着簡單的花紋，兩端繫着多簇的紅色絲條，這是它最美麗的部分。掛時用小帶一條，繞頸繫住，上面所提及的銀釦，就是扣在這胸條的上端的。再一種是骨釦，由獸骨製成，形如箸而小，長約三寸，上端小圓頭的□□。此外，胸條之旁，常懸着狹長小布袋一二隻，是用以裝載骨製的箸和小摺扇的。袋的外面，也懸着絲條，要是不仔細觀察，我們外人斷不會分別這種箸（或扇）袋與胸條並懸在一起。其他如手鐲戒指之類，也和旁的傜族大致相似，不

過沒有龍頭手鐲而已，

第二種在山之北端，修仁縣屬傜區栢村山，回龍，和荔浦縣屬三河村一帶。此地板傜婦女之衣服飾品，雖與上述的相同，但她們的頭髮，却與上述的大異。她們不把髮剃去，只用木皮作一圓錐形的帽，罩住前腦上面，然後用一片長約二尺闊約一尺的頭巾貼服地裹在這尖帽上，再用一條狹長絲帶，壓在額上纏着頭部纏着，使頭巾穩固，而讓巾的兩端垂在兩耳的近旁，因此也有人叫她們爲「尖頭傜」。

在敘完板傜一般服飾之後，此地應補述他們婚嫁時的禮服。這是板傜異於其他傜族的特點。因爲旁的傜族，結婚時所着的衣服，是與平日所着並沒兩樣的。只有板傜，他們結婚纔有所謂禮服這樣東西。

新郎的禮服，是開胸的長衫，對襟的邊沿，用紅絲刺綉着闊約一寸的花紋，並將腰間束上花帶，這帶子却與平日所束的相同。頭帶也與平日一樣。惟在比較固蔽的傜區內，有些傜民，他們還有一種木製的禮帽，形式與滿清時的頂子大致相同，只不過比較大一些兒罷了。故傜人叫這種禮帽爲「木頂子」。此外，肩上還斜掛着幾條紅布，這是親戚贈送的，傜名稱這種彩帶叫做「毛紅」。

新婦的禮服，衣服則與平日所着的無甚差異，只頭上要戴一頂巨大的禮帽，它的形式甚爲奇特，大有一述的必要。製帽的材料，則爲青布黃蠟兩種。製作的時候，就先把黃蠟黏住青布而成。帽的主要部分，是一個半球狀的帽罩，前端斜向外方豎着併立的二條狹而扁平的布片，伸到高約一尺的地方，復屈折向後，與由帽頂豎上的一條縱約寸五，橫約一尺五寸的扁平布塊的兩端相連接，形成前後兩方過渡的二道橋梁，這帽的主體，便算成功。至帽上的裝飾品，則有縱約三尺橫約二尺的紅絨布一塊，縱橫約二尺的五色絲綉方巾一塊，重疊地平壓在帽頂的二道橋梁的上面，紅絨方巾較長，故一端還可垂至帽後。花巾的左右兩邊，用細線懸上銀牌，垂在兩旁，以免那大塊的方巾，被風吹落。此外，更用青紅色線交織而成的狹長帶一條，橫絆着帽後豎着布塊兩端的角上，還有白底青花小方格狹長布帶一條，橫壓綉花巾上，帶的兩端，分垂左右。——這種禮帽，名爲「卜扁」。據板傜說：從前卽在山間工作時，也須戴着這卜扁的；後來覺得不甚方便，方改用巾帶纏頭。只在結婚一戴，以示不忘本的意思。就這一點，傜民的服飾，也逐漸在改善的過程中的。

（五）山子傜的服飾

山子傜爲大籐傜山人口最少的一種，雖很星散地雜居各傜之間，然各處服飾都是一致的。男子的服飾，頭上便像板傜一樣地留髮作辮，惟包頭帶已只有一條。手上也歡喜常套作手鐲戒指。除

此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已完全漢化了。在這點上，我們亦可說是與山內各傜族特異的地方。

婦女的服飾，漢化的程度也就很高，她們的上衣，已經不着那開胸的古裝，形式與漢人鄉婦的服裝相同；大襟右衽，長可及臀：有領有扣；惟在那衽的沿上，很歡喜釘着紅藍相間的緣邊，闊約二寸以上；領高寸許，是由一條紅色絲帶縫成的。最特色的要算她們領及胸前的衣鈕上，還釘着長約三寸的一小束紅色絲條。褲已與漢婦的無異，圍裙腰帶也和其他傜族相同。

最奇特的地方要算她們的髮髻。女子在幼年時期，結辮挽在頭上，裹一片青巾就行。但一到十二、三歲以上，便須束髮作髻了。髻的梳法，是很有趣的：先把全部頭髮，分為左右後三支；其次再綜合起來結髻在腦頂；再次用兩隻直徑約三寸餘的圓竹箍，壓在髻上，復用四、五條扁平的竹釵，從箍的縫隙中插入髻裏。這樣，這一隻圓圓的竹箍，便穩固地安置在髻的頂端了。蓋覆髻子的飾品，亦用頭巾。它是縱橫約一尺二寸的正方布一塊，計有青紅白三種：青巾的中心，必用白綫刺繡圓形圖案花紋，沿邊則繡二方連續圖案；白紅兩種，只在沿邊繡花，並有二邊滿懸着綫條。包裹的時候，通常都用二三塊上下重疊着；靚裝時，竟多至十幾塊。包裹的方法：白巾必置在貼髮處，紅巾置在中間，青巾裹在最外層；這青巾的中心，須置在髻頂的圓形竹箍上面，因此，巾上的圓形圖案，恰與箍形相合；巾的四邊，垂於腦的周圍，巾上的綫條，便垂在頭的左右；然後以小帶一條，繞腦束住；腦頂上面，便很顯明地現出一個圓形。

其他飾品，在頭上的有長約六寸闊約五分的兩脚銀釵，她們常常把它斜插在右耳上邊或後腦上。耳環由一條細長的銀絲曲成一個疑問號（？）形。上端的圓，約有銀圓大小。手釧戒指等，也和茶山傜一樣。

上述五種傜族，男子裝束，大別之只有五種；婦女裝束，大別之共有十一種。男子或婦女們的服飾，雖然各有差異，但亦有共同之點，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就衣服而論，則一致都尚青色，且質料必為棉布；除修仁金秀等處是例外，餘無棉衣夾衣而僅有單衣。第二、不論男女，都喜以銀器為飾品，手釧戒指，是他們或她們必備之物。這種飾品，固然是為了美觀的裝飾，另一方面的作用，還常常把它當作信証物。如果與人議事或男女雙方表示愛戀的時候，便把它交給對方，叫做「取碼」；如對方亦以一隻交換，叫做「換碼」。這種「取碼」或「換碼」，竟相當文明人簽字或蓋章的意義。第三、婦女的耳環，花樣雖有差別，但大都重而且大，唯其如此，故她們的耳殼，就常擔負不了這重量，以致崩破。僅有修仁盤王村的婦女，她們却很巧妙地把小繩繫環，繩端絆上耳根或頭帶上，兩耳乃無崩破之虞。第四、各族傜婦，都知手織花樣新奇的美麗絲帶，而不知製作一對簡單而粗陋的布鞋，要想着它，只好向漢商購買。她們儘管

把頭髮梳好，把銀器飾滿一身，把絲帶纏上頭腰及脛，但愛美的觀念，從不注意及終年赤跣的一對大脚。在我們這些自命爲文明人的眼裏看來，就不能不驚詫爲咄咄怪事了。第五、各種傜民，受着山外政治文化的影響，裝束都在改變中；特別是在二十三年廣西省政府派員入山工作以後。最顯著的例子，當作者二十四年春間，居留在號稱內藪的金秀傜區的時候，彼此有個月餘時間的相處，有四個茶山傜青年竟剪了髮辮，留着和我們一樣的西裝。自二十九年省府劃這個傜區歸金秀警察局（現改金秀設治局）管治後，入山工作人員更多，傜民服裝的改變，亦因之加速進展。相信再經一些時日，就不會再有這樣奇特的服飾，作一個旅行者的考察資料了。

千字斗米徵文啓事

本社爲實行提高戰時文化人稿酬，特以千字斗米（以漳州限價米價格折發代金）爲原則，先行徵集時論，簡則如下：

一、以國內外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各部門現實問題爲寫作對象。
二、以三民主義思想原則爲理論重心。
三、文辭以簡潔通達爲合格。
四、每篇八百字至千字，稿酬以米計，特等一百二十元，甲等一百元，乙等七十元，丙等四十元。
五、字應楷寫，毛筆鋼筆均可。
六、來稿逕寄本社社長室，但須掛號，庶免遺失。
七、稿件隨刊隨發，不合立即退回。
（註：漳州米價每市斗六十五元。）

福建漳州福建新聞社編譯委員會啓

建興五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環湖北路十五號
電話：四〇一九號

業務要目

大小五金
鋼鐵原料
機器另件
建築材料

四九—二八四

聽李廷松彈琵琶歌

徐嘉瑞

廷松琵琶來昆明，指末鬬絃世已驚，昨夕城西奏一曲，高高涼月夜三更。九里山前作戰場，龍戰於野血玄黃，轅門畫角聲初動，萬馬蹄踏下大荒。疊鼓森森四海騰，鐵騎傳呼聞將令，列營走隊更點兵，平沙莽莽魚鱗陣。霜戈旭日輝金甲，鷄鳴山上陣初動，聲馳鬭正酣，怒濤驚走巫峽。百千萬指如飛淪，風緩起胡笳，鳴叱咤天地動，赤泉辟易項王瞋。狂飈雨吹冰雪，雷電遮凝結，刀槍劍戟戈矛，水中跳出甡鐵。鬼號泣生死間，斷穿胸草汗血，蛇蝎忍痛照藏，魑魅慘號千山裂。十蕩十決慘作天地無光日色薄，蹄蹴踏劍鏘鏘，血雨飛空中落。闌干冰凍千凝，烈灼冰河傾，美人帳下聞低泣，壯士軍前鬭短兵，軍樂莊嚴奏雍容，鼓角橫吹送元戎，紅旗赤日映空，二八騎去如風。忽然萬籟俱蕭索，刀槍血肉相吞搏，手提頭顱項王歸，金風血雨相追飛，千軍吶喊山嶽動，咫尺天威。百千萬指皆非指，百千萬絃亦非絃，乃是天地鳴咽鬼神，宇宙迸裂江河，日月爆散成飛烟，四絃翻成四千絃。忽然四絃一時斷，角羽宮商亡，斗大頭顱贈故友，民族正氣史冊光。滿座賓客心怦怦，耳雷鳴，廷松琵琶誠伯哭，盡是人間第一聲。廷松年少富才華，謀食辛勤走天涯，開到朱門紅史好，一生不喜看茶花。龍門自伐千尺桐，付與長吉譜秋鴻，奇才再見王摩詰，清標只許范蔚宗。可憐風急雁行斜，一行中斷落平沙。蟋蟀川外傷心路，紫雲烟素誰能賦，雲谷寺前流水聲，草色綠長故人墓。主人百戰姑蘇，才知音信所無，錢塘渡錦囊客，後車亦載宋刻書。歸來戎馬關山月，忙裏杯談戰伐，又向天涯逢李嶠，一彈再彈與飛越。廷松琵琶離筑，不是霓裳羽衣曲，苦戰指自收兩京，再譜新聲戎蘇。

〔李廷松〕中國琵琶聖手，國樂會會長。在昆明所彈為「十面埋伏」，乃項羽史事。〔誠伯哭〕趙誠伯能詩善哭，今之武道也。〔秋鴻〕琴曲，李谷在滬以琴名於時，國樂會諸人均極推崇，延為名譽會員。每公開演奏，谷獨奏，皆今曲絕響。今在昆明七絃琴專家查阜西，即谷友也。秋一曲，經谷、阜西、廷松精研，可與諸樂合奏。廷松能自製琴箏箜篌，皆據古法度加以改進。〔一行中斷〕秋鴻琴曲中有「風急行斜」「一行中斷」諸節目，谷下世，竟成讖語。〔蟋蟀川〕谷墓在溫泉蟋蟀川旁。〔錢塘〕滬戰時，谷在蘇州幾不能出，馬晉三將軍力護之出險。過錢江後，江橋即斷。〔宋刻書〕蘇州許氏藏宋版書及其他善本書萬餘卷，馬晉三將軍搶護出險，今為教育部所藏。〔十面埋伏節目〕此曲即王摩詰之鬱輪袍，其節目如下，列營，分營，軍鼓，軍號，放炮，吹打，點將，排陣，走隊，埋伏，雞鳴山小戰，九里山大戰，對雞山吶喊，垓下重圍，四面伏起，傳號收軍，項王敗陣，烏江自刎，諸將爭功，得勝回營。曲調悲壯激昂，可稱為中國之英雄交響樂，實中國民族音樂也。

從密支那撤退回憶記

周一志

四九—二八六

一、臘戍失守以後

當我們自己的電台收到臘戍失守的消息之後，整個密支那似乎也已經在動搖之中，許多印度僑民都開始整裝準備起程回印度去了，我國的僑胞一批一批地沿着鐵路北來，暫停在密支那的市區裏，而給予密地居民最大的刺激，便是鐵路上的火車頭一串串地從南面撤退上來，同時鐵路當局也發出通告，從密支那下行的交通只通到孟拱。

在市區菜市前的一個廣場上，臨時擺設了許多出售舊貨的攤子，貨物的種類很多，大至自行車以及傢具，小至日用物品，如衣帽手錶鋼筆之類，種類繁多，價格相當低廉，一輛九成新的脚踏車只售四十個羅比（緬幣）；一套完整的木器傢俱（包括四只沙發一只小圓桌）只售五十個羅比；一套嗶嘰西裝只售二十個羅比，一只廿五鑽的手錶也不過賣十幾個羅比。貨主多數是我國的僑胞，其次是印度僑民和緬人，再次則是英國的僑民了。而顧主則以中印公路的員工佔最多數（那時集中在密地的中印公路員工總計在二千人以上。）

街上的房屋也先後貼出了「出租」和「出頂」的招紙，但是仍舊有人來「承租」誰呢？還是中印公路的員工因為臘戍雖然不守，在密地的中印路員工還是在計劃着怎樣「開工」呢。

兩三天之後，市區內的一個大商場的房屋，全部的給市政當局封鎖起來；據說是準備囤積糧食，而裡面原來所開的商店，完全被動的搬了出來；於是菜市前面的廣場上，又增加了許多出售新貨的攤子。同時，當地許多客欽籍的士兵們也在那里出讓他們的大衣制服皮鞋和綁腿了。這一個廣場上驀然添了若干熱鬧。然而每天在廣場上來來往往的「顧客」們依舊是這一批——中印路的員工。

戰事消息一天嚴重一天，密支那的情形也一天緊張一天，沿鐵路退下來的我國和英印籍的傷兵也一天多一天。從八莫沿公路退下來的英國皇家空軍，在伊洛瓦底江邊拋棄了所有的行裝和武器，一批一批地爬上準備着的飛機飛回印度去。

這時候，中印路的員工可彷徨焦急了，自己電台上所得到的消息，比市上所傳佈的更嚴重。但是沒有奉到上峯的正式撤退命令，是不准隨便移動的。更使人着急的是尚有千多個工人還在八莫與密支那之間的路上。無論在交通工具上，糧食上，都感到極度的缺乏和恐慌。

經過幾位「巨頭」商討結果，整個中印路的員工便進行「準備撤退」；一方面分頭雇用駄馬——那是惟一的交通工具了，另一方面則計劃撤退的路線，依當時的形勢，若想從八莫經畹町回國，已屬不可能，惟有取道舊日騰密駄馬道路，先回到騰衝再作計議。當時雖有人主張撤往印度；但是終因路徑不熟，沒有成行。

撤退的前夕，是夾雜着如許的謠諑和無限的焦慮啊；

二、逃難的行列

——月光下的一群逃難者——

時針和分針交疊在「十二」的時候，我們便正式出發了。所有的員工分成三隊：第一隊充「先鋒」，第二隊圍護駄馬左右，第三隊緊跟在駄馬隊的後面。不用說，我們這種措置是在防止別人的「乘火打刼」。當我們懷着戒心經過岔路的時候，路旁站立的緬人，的確不少；幸而沒有什麼動作。

我們沿着公路走去。皎潔的月亮高掛在天空，似在指引我們。一路上都有我們的僑胞在路旁休息。他們是比我們早些出發；但我們的輕快步伐，追上了他們。

從挽募向北走，尚有卅一哩的公路；所以有一小部分的「逃難者」仍舊能利用汽車代步。或許因為汽油缺乏的緣故，在路上行駛的汽車，並不多。

密支那一帶的氣候本來是很熱的。然而我們在晚上行走，颺風習習，倒覺得涼爽。路旁的野景在月光下看起來，別有一格。要是在「昇平」時代，這想是一個富有詩意的「夜遊」呢。

走了約有七八哩路，駄馬隊已趕上第一隊，走在最前面。而三隊員工中有體力較差的，漸漸地落伍了。整個的隊形慢慢地分散成零零落落，三三兩兩。忽然走在前面的幾個同伴齊聲向我們叫了起來，我們以為他們遇着了緬人，於是急忙拔出槍械，提着斧子奔向前去。跑到他們面前，才知道並非遇到緬人，乃是聽到了老虎的嘯聲，而招呼我們提防的。在這個時候，我們每個人真有「談虎色變」之狀。

脚步漸漸地放慢，身體也感覺到困乏了。有好幾個同伴不約而同地在中途路旁打了幾分鐘的瞌睡。

三小時以後，我們先後到了瓦松（washa wng）。那是一個距離密支那僅十五哩的小鎮。全鎮人家並不多，至多不過二十戶。沿公路兩旁有三數家咖啡室。我們到那里，還只有三點鐘左右，鎮上的居民（擺人）都在熟睡中，找不到地方休息；而且肚飢口渴，找不到吃喝。不得已，只有束緊肚子就躺在地上睡。我恐怕受涼；然而屋簷下都給先到的佔了，只得撐起陽傘，權充布篷；一則擋風，一則防露。

天才亮，工友們已把稀飯煮好，大家便龍吞虎嚥地飽餐了一

頓。因爲馱馬隊行得較快，所以我們便先起程。離「瓦松」約有半哩路的地方公路上便有一座吊橋。橋的構造和式樣，同國內滇緬公路上的「惠通」「功果」兩橋相似，但比較小些。載重限爲三公噸。

吊橋旁邊有英國政府所築的「招待所」一座。外表相當壯麗。內部既很寬暢，而佈置也稱整潔。設備方面有膳宿用具，辦公桌椅；甚至運動器具如網球、網球拍、籃球、排球、排球網、乒乓球、等物也有；可謂設想週到。平日經常只有二個緬人（夫婦倆）負責看守。據說是在專供招待來往邊地視察，或因其他公事的官員的。由此可見英人在邊地設施週到，與我國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在那「招待所」裏休息了約有半個鐘頭，那二個看守的緬人還賣了一壺開水「招待」我們。有三四個同伴竟在屋內沙發上重圓隔夜的「破夢」。一部分同伴則懊悔昨夜未曾多走半哩路，到這裏來休息；至少可以不會露天受冷凍得難受。

馱馬隊還不見來；我們繼續出發。

三、破壞了「劫」馬者的「工事」

當我們走到十七哩地方的一個木架橋邊時，發見橋的右邊有一條叉路。我們之中，誰也不知道應走那一條路。於是祇好在橋邊找個陰涼的地方坐下，等待馱馬隊來到再作道理。

等了一個多鐘頭，馱馬隊還不來；而天空中卻飛來一架敵機。那大概是偵察機；遠遠望去，似乎在密支那上空盤旋了好一會誰知料到密支那就要被炸。果然，那架偵察機飛去不久，便有九架輕轟炸機飛來。跟着便是「轟轟轟」的炸彈爆炸聲。我們雖遠處十七哩之外，也不禁打了個寒噤。有幾位膽小一點的同伴怕敵機飛來掃射，便趕緊躲在橋下（橋下河水尚淺）後來其中有一個同伴「發覺」橋樑也是普通轟炸「目標」之一，便又爬上岸來，隱藏在百公尺外的樹林裏。一直到敵機飛遠，才一個個地回到橋邊坐下。

差不多到中午時候，馱馬隊才「姍姍」而來。遲到的原因，原來是隔晚上「走失」了兩匹牲口，今早尋覓了很多時間才「找到。」有人說，這是馬鍋頭（趕馬的頭兒）故意作怪。我們雇用馱馬的租費是按日期計算的，所以馬鍋頭便故意拖延時間，這可以增加他的收入。而在我們是既要多付租費而又多耽時間。在平時倒還無甚緊要；在這拼命「逃難」的時候，實在覺得非常痛心！

下午四時許，才走到廿三哩地方，所走的路程，只等於隔昨的一半。公路旁有一所有樓的草房，草房前有一塊小草坪；我們的馱馬已放在那裏吃草了。

說來這物也非常巧妙，當我們剛在草屋裏歇下，天忽然下大雨了。雨勢相當大，草屋又漏；同時氣候驟冷，每個人都覺得不大舒適。所以晚飯後大家都睡了。半夜里，雨勢越大，屋漏更甚，可是誰也

（待續）

顧不得。這一晚大家都睡得很熟。

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餐，看看天氣是放晴了。我們亦什麼都準備好了，但是還不能動身。因為馱馬隊中幾個趕馬的還沒有「燒烟。」差不多到九點鐘模樣，才開始出發。

在中途的一個小村子，我們得知有某一[illegible]縣的職員在前面「仙樂」地方（Selo）用武器「劫」了，因為避免去麻煩，我們便在二十八哩附近，又走小路。但是在小路上，有好幾處已給人用樹枝塞住。幸而同伴中尚有幾個帶有斧子的；很不費事的把這些「障礙物」清除了。誰也沒有預料到，原來預備跟敵人「拼命」的斧子，結果却用之於「開路。」而在另一方面看來，某方準備「劫」馬用的「工事」，却給我們破壞了。我想，他們在築「工事」之始，決不會想到「有人」是帶着斧子去避難的。

中午，我們的馱馬隊已安然地穿過仙樂的背後，上山了。

四、山頭人的寨子

仙樂是密支那通往片馬的公路上第三十二哩地方的一個小鎮。如果從這裏仍沿公路北上，便可直達片馬。日報載敵人侵犯瀘水附近，大概就是沿着這條路線南北上的。從密支那走騰衝便得在仙樂西折，上山走小路（馱馬道）。

當我們走到那條河流南岸的時候，發現有十多輛卡車和小汽車在河邊燃燒。同時我們還碰到密支那的一位華僑，他指着一輛正在燃燒中的紅色道奇卡車對我們說：「這是我昨天化了十六個羅比買來的；今天因準備上山，不得不把它燬了」。

跨過木橋，上山了。剛上山的一段路，坡度還不大。走了約有一哩光景，路旁有一塊小小的平地；馱馬隊便在這裏休息。我們也就用三塊石頭，搭起鍋來煮飯吃。

因為趕馬的在寨子裏睡了一會，又抽了一次大烟，一直到下午四時左右才離開那地點，路的坡度漸漸增加，後來竟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沿途因休息而落伍的人，亦慢慢增多起來；僑胞婦孺尤為可憐！他們每走三五步，便在路旁蹲坐一會，我們這批壯年尚且走得喘氣流汗，免不了每走二十公尺休息一會，何況婦孺呢？但趕馬的却行走如常，超越我們一直向上走去。

許多僑胞為了減輕負担，不得不把大部分的行李丟在路旁，沿途丟棄的箱子舖蓋等等，延長達二哩之多。一部份同伴乘機開始「更衣」了——把自己充滿臭汗的髒衣服脫去，換上人家所丟棄的好衣裳。也有人拾得雨衣，倒是很實用的。亦有人拾到咖啡可可之類的東西，旋即丟去。

我們走得又累又餓，傍晚時候才達到一個「野人」的寨子。寨子的名字叫「悌依」（譯名）

寨子裏的房屋都是以竹子築成，屋頂蓋上稻草。全寨的房屋

分佈在山坡上，約有十五所左右。雖然都是平房，但地板離地面有二公尺光景。所以並不潮濕。每一所房屋都成長方形，牠的長度差不多有寬度一倍以上。裡面再平分成兩條狹長部分；編竹分隔。其中的一條，再用編竹分隔成二間或三間小房，每個房里有一只火盆。火盆之上約二公尺，懸掛着一塊竹編的平板狀的東西，約有一公尺四分，大概是作擱置零碎物件之用。

屋內的另外一狹長部份，雖然沒有隔成房間，但每隔相當距離仍有火盆。我們又在屋內發現三數口生鐵鑄成的鍋子，因此我們，想到火盆的功用不僅在烤火，而且還供煮食。

剛進門處，壁上橫放着一塊木板，板上有一只土罐，據屋主人用手勢告訴我們，那只土罐却是他們每天跪拜的對象。我們為了表示崇敬起見，自然不能動手看看土罐裏究竟放有什麼東西。

屋主人都是一般所稱的「山頭人」，——恐怕是屬於卡瓦族的一支。裝束跟滇西芒市附近山上的「山頭人」一樣。上裝是無領斜襟，下穿裙子；腿上纏着籐圈。

很奇怪！在這個寨子裏竟找不到一個男子，我們所看見的，都是女子，那些女子（無論老少）見了我們都表露很胆怯的樣子，我們拿羅比向她們買米買鹽時，倒還客氣但小孩子們一見我們便沒命地避開，

我們花了一個羅比。向屋主人買了一隻鷄，當我們正要動手殺的時候，屋主人便掩着耳朶作手勢，要我們到屋外去殺。因為言語不通，不明白他的用意，但我們終於遵從了她的意見。同伴中有人說，「山頭人」怕聽鷄子在臨死時的慘叫。

鷄也殺妥了，火也生好了，一切都準備妥當，就要開始煮飯作菜了，可是又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這便是水的缺乏。

原來悌依這地方，只有一個水源｜從山坡上流下來的一點滴水，水量又小，一滴一滴地滴下來，假使要積滿一加侖的話，至少得候上半個鐘點。在平時，寨子裏的人用水，我想已很困難，這時，逃難的人經過這裏住宿的，至少有四五百。飲水問題當然更形嚴重。

因為在路上已走得很累，須要早些得到吃喝，不得不用盡全力，擠進「搶水隊」裏，費了一個多鐘點，接到兩加侖的水。為了水的來源不易，米也無法洗了，便一古腦兒倒入鍋裏，煮稀飯吃。而那只鷄呢，因為沒有多餘的水，可以洗淨，只得又送回給屋主人。

飯後，大家便席地而睡。但地板上跳蚤太多，誰都不曾得到好睡。

五、敵機的追縱掃射

早晨起來，就聽見馬鍋頭嚷着說，馱馬走失了兩匹。不久他便正式向我們表示，要我們把行李再減少一些，因為已走失的兩匹馱馬所馱的行李，現在已無法再馱運了。我們提議把這兩馱行李

四九—一九〇

分加在其他馱馬上，但是他托詞其他馱馬的負担已是過重，不允照辦。然而當我們答應增加馱馬費時，他們又似乎很「幫忙」的肯通融了，直到兩天後，我們才發覺趕馬的伕子也少了一個，而那一個伕子正帶着已走失的兩匹馱馬，在馱運着別人的行李。無疑地，這也是增加收入的「門檻」之一。他們這次的奸計爲我們發覺後，我們因憤恨而隨時隨地加以防範了。

這一段山路仍是非常難走，坡度很大。尤其是昨天已走得疲乏，晚上又因跳蚤肆擾，沒有安睡，所以今天走路，一拐一拐地，腳腿痛得厲害。

中午時候，爬上一個小小的平壩，因爲地勢平坦又有水源，所以在這裏休息作飯的人很多，尤其是僑胞婦孺到了這個地方，更覺得不肯錯過。我們原想也在這地方開水煮飯，但馱馬隊沒有在這裏休息，他們已直往前去，我們的鍋子和米全在馬上，只得喝了一點涼水立刻續進，大家都埋怨那些趕馬的，前兩天他們休息得那麼早，今天時已中午，饑腸雷鳴，他們卻又趕起路來，真可惡？可是，事實發生得非常巧，幸而沒有像平常一樣，及早休息；否則恐怕同伴中至少有幾個會「流血」。

我們離開那塊壩才二哩路，剛爬上一個長滿樹林的山坡時，忽聽見飛機的聲音，而且是越來越近，我們正開始猜度它是那一國的飛機時，不料，「各各各」，機關槍聲響了，這時誰也不加思索地爬倒在地上，機關槍聲好像就在頭頂上，响了約有三分鐘，飛機在頭頂上盤旋了四五週，便飛開了。但是我們非但不曾恢復安靜，而且很恐慌地向前奔往上爬，惟恐飛機追來。一直翻過了一個山頭，才漸漸心定下來。而我們的馱馬隊也已經在前面休息升火了。

我們在樹底下生火煮飯；一面煮飯一面很小心地照料烟火，惟恐怕煮飯的烟火冒了出去，給敵機發覺。同時風吹松葉，發出呼呼可怕的聲音，有好幾次，大家誤以爲敵機又來了，趕緊「疏散」，古人說「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果然不虛。但是最令人折服的是那班趕馬的人，他們依舊躺在地上抽大烟，面不改色，亦不走避。

吃過午飯，在地上坐着休息，有一批剛才在那小平壩上休息的難胞上來了，由於他們的告訴；才知道剛才敵機掃射的「目標」，正是那塊平地上的手無寸鐵的平民！我們的僑胞此次犧牲於敵機掃射下的，在二十人以上，其中幼弱無援的孩童尤多。

飯後的一段路程是下坡，所以走得很快，但是兩條腿也相當疲乏，不過不像上山時那樣喘氣而已。一路走，一路還聽得見密支那那面有「轟轟」之聲，不知是砲聲呢，還是轟炸。

傍晚，我們已下到五台山麓的一個山谷中，山谷裡都已開墾種稻，但面積不大。山邊有茅屋數間，下游，還有很多茅屋。這是緬甸的邊防重鎮——背董（Satou）

五台山對面的一個山頭上，有一簇很明顯的洋房，那便是英

印軍隊駐紮的營房。據說對面附近還有炮位正對我國邊境。可是他們終於沒有料到，今日他們的『敵人』不是從他們炮位面前過來，而乃是從砲位背後繞來的。

我們在悌依沒有逗留。繼續前進三哩到了一個小小的山坡，烏戛（譯名，）天色也黑了下來。

烏戛也是一個「山頭人」所居的寨子，寨子裏房屋的設備跟悌依可以說是一樣，不過寨子的範圍似較悌依大一半。所以奇怪的是，在寨子裏同樣的找不到一個男的。大概因為地點比較平坦，寨邊有一條小溪，雖然不寬，水流却大，所以用水問題也不像悌依那末困難。我們依舊化了一個維比，向主人買了一只母雞，這一回總算吃成功了。

寨子裡的跳蚤依舊很兇，雖然身體疲乏已極，還是不會好好地入睡。寨子裏有幾條狗，半夜里吠得很厲害，真討厭。

六、馱馬道上的里程牌和吊橋

又因為了趕馬的嚕囌，一直到上午九時許才離開烏戛，一路上有上坡，也有下坡，比較昨天的路途省力多了。但是一面走，一面還聽到遠處有「轟」「轟」的聲音，有好幾回跟昨天一樣聽到風聲，誤以為是敵機來到，趕快奔往兩邊山坡上的樹林裏躲避！

直到今天，我們才在路上發覺雖然只有二公尺寬的馱馬道，每隔一哩路的路旁，均樹有里程木牌，據趕馱馬的說，英緬政府在每年雨季後必撥出一筆專款修整這條路的路面。由此可見英國當局對於邊疆建設之重視了。我們所要興築的中印公路緬甸邊境段，正是跟這條馱馬道平行的。

半途中，我在路旁水溝里拾到一只油瓶，把它洗淨，便每天裝了些生水在裏面帶在身邊；預備在口渴而找不到其他水喝的時候，救一下『急』。果然後來用處很大，尤其在上山時候受用不淺。

中午在五十三哩（馱馬道上的里程牌）地方煮飯的時候，有一對福建籍的青年夫婦走來向我們表示要求我們准許他們搭一次『伙』，由我們多拿些米出來煮飯，而由他倆拿兩罐沙丁魚佐餐。我們看他倆精神疲倦，隨身只有兩個包袱，相當可憐，便『成交』了。『患難中不相識的人亦成知交，』這句話是有真實性的。

吃過那兩罐沙丁魚之後，因為各人步伐的快慢不同，我們和他倆分開了。

下午四時許便到烏窮（譯名。）因為再前去要走十多哩路才有宿處，雖然時間尚早，也便早點休息，預備第二天早些起身。

烏窮也是一個『山頭人』的寨子，可是我們却在這裏發現了有一個漢人所開設的宿店。店屋與『山頭人』所住的房屋完全不同。雖然同樣是用茅草和竹子蓋成的，而光線充足，空氣流

暢，還有竹製的床舖這是山頭人所望塵莫及的，店主人是雲南騰衝人，夫婦兩人，年齡都在三十左右，他們的店子「營業」時期是有一定的——限於每年「霜降」以後至翌年「清明」以前，換句話說，他們跟一般的「下夷方」者一樣，一到雨季便溜回騰衝，為的是怕在雨水時受到瘴氣。

剛吃過晚飯我便覺得自己有點發燒。大概是瘧疾復發。便很早躺下睡了。我的同伴和我自己都在着急；因為在逃難中患病是很麻煩的，臨睡時吃了二顆奎寧，結果很好；第二天早晨已經痊愈。可是另外有一個監工員却突然間病得很重幸而有兩個工人照應他，扶持他走路總算沒有被「丟」在後面。

第二天早晨發覺駄馬隊裏的駄馬又少了三匹，這一回，我們毫不客氣地用了隨身帶着的「左輪」逼着趕馬的去找尋。費了半天功夫纔找了回來，所以直到中午才離開「烏窮。」

恐怕是趕馬的為了「報復」起見，一路馬不停蹄，完全不肯休息。我們每個人都餓得怪難受。祇得拚命用冷水塡肚子。

中途經過兩座吊橋，雖然屬於小型而建築得非常考究，橋的跨度約為十公尺寬度為二公尺，每邊用一根鋼索吊住橋面橋的兩旁有鐵製欄杆，我們不得不佩服英人的建設精神，雖然是遠處荒僻的駄馬道也有這樣堅固的永久性橋樑。反觀我國今日的公路，旁的不用說就拿不久之前視作國際路線的滇緬公路而言，從昆明一直到畹町，能有幾座永久性的橋樑呢？

經過第二座吊橋的時候，因為走得全身大汗便在橋邊洗了一個澡，並且用橋下的流水洗、奔走多日的雙足，可是這一洗竟洗壞了。第二天感覺兩足腫痛，不良於行。

下午三時左右便到了中緬交界的甘板地。（漢人稱此地為甘板地，與緬境的甘板願係二地，甘板願尚在西部，相隔甚遠。）

七、中緬邊境的一場虛驚

「甘板地」位於高良貢山的西坡，是中緬交界處緬境內的一個市鎮，漢人在這裏開設舖子的有好幾家，鎮上居民也以漢人為最多，因為這幾天來受戰事的影响，舖子都已關門，而那些漢人也大多回騰衝去了，留下的少數人，預備任憑那命運去支配。

我們到達「甘板地」的時候，時間還早，便捷足先登佔領了一個沒有主人的旅店——主人回騰衝去了，裏面有客房三間，每間有竹床六具，我們在一起的職員有二十個，比較起來，當然可以睡得寬暢些，而且竹床上舖着的稻草很多，睡的時候一定也非常舒服，每個人把帶着的也就是僅有的一條毯子舖好在床上，而且洗了一個冷水澡。誰都準備在晚上好好地睡一宵——因為自從離開密支那以來，已有好幾天沒有好好睡，白晝又儘是趕路精神方面漸感不支，希望這一回能早一點舒服地休息一晚才好。但是好

事多磨，一切事實總沒有理想的那末順利。

我們正煑晚飯時，一批一批的僑胞跟着來了，同時一陣一陣的可怕的謠言也從他們口中傳出來。有一位中年的僑胞很「鄭重」地告訴我們：

「敵人的騎兵已經在仙樂上山，前面有緬人領路；遇見中國人便殺。」而且他還再三的告訴我，他自己已看到了這種情形。

跟着又來了一陣更緊張的謠言：「敵人已在對面山頭上了」。鎭上起了一次騷動，自己帶來謠言的人們，竟也相信了自己的謠言，不敢再在鎭上久留，都疏散到鎭外的荒山谷裏去了。我們的神經也開始緊張起來。誰都覺得今晚非離開這兒不可，雖然身體已疲乏不堪；爲了保全性命，誰也顧不到這些了。

草草地吃了晚飯，大家便催促馱馬隊出發，可是馱馬隊的馬鍋頭又提出新的「要求」了。此後馱馬費要折合國幣付給——原來是講妥用羅比支付的，因爲密支那失守後，馬鍋頭恐怕羅比成爲廢物，所以便要求折支國幣。我們也毫不考慮地答應了他。因爲在這個時候是「逃命第一」；任何條件似乎都可接受。

正在收拾東西的時候，突然聽見附近連發三響步槍聲，跟着在密支那退下的我國傷兵十多人都匆匆的奔向鎭外；鎭上尚未離開的人們都驚惶得不知失措；誰都以爲敵人的「前鋒」到了。我們不等馱馬隊先行，便先向前進發。這時候，太陽早已下山，黑暗已籠罩着整個的荒山野地，更增加了恐懼的成分。

在黑暗中我們像瞎子般的摸索了一哩多路，才等到馱馬隊。馬鍋頭告訴我們，剛才的槍聲，不是敵人前哨所發；乃是我們自己同一機關的工人所發的「信號」，表示「繼續前進」的。於是我們才知道是一場虛驚；心裏稍爲安定一些。

八、敵人先進了騰衝城

翌晨——五月十一日——雖都起得很早，誰都想早一點進城，找一個舒適的歇處。而且誰都憧憬，晚上將聚集在城內一家最闊氣的菜館裡，猜拳喝酒，大吃一頓。之後，大家又躺在一家最堂皇的旅店裏做個甜美的夢。

過昭忠祠不遠，大約僅有三哩光景，便到板橋地方，那裏住戶很多。我們便隨便的跟他們搭訕一下：「這裏離騰越多遠？」「不遠了，只有三十里。」我們又問：「騰越可安靜？」「安靜倒是安靜，不過聽說昨日被炸了。」我們想，大概就是昨天我們在古永卡附近發現的那一架敵機來搗了蛋。

出板橋不遠，便遇到一個鄉民從東面來，背上還抗了一只皮箱。看他路道有些不對，我們便攔住問他，而他的答語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他說：「騰越已經有日本人了，許多客人（指逃難的）都在高田往山上跑了。」我們再問他的皮箱是那裏來的，他說是在高田檢來的因的「客人都丟了行李逃上山去了。」

這一下，可把我們驚呆了，這個鄉下人的「說話」不一定靠得住。也許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也許是他「偸」了別人的皮箱，故意自圓其說。可是，眞相不明，我們每個人不由自己的，心裏開始不安了。然而我們仍決定繼續東進，預備到了高田再說。

中午抵高田，在鄉長那裏證實了那個不幸的消息。——騰衝已在隔昨晚上淪陷。誰也不曾想到，我們在昭忠祠「預祝」自己進城的時候，正是敵人進城的當兒。畢竟敵人是先我們一步而「捷足先登」了。隔晚我們所「計劃」的一切，也跟着被粉碎無餘。

這時節，大家都慌得幾乎昏迷了。誰都不知所措，應該繼續前進呢？還是後退？經過一番「愼重」的磋商之後，後退不是辦法，還是前進。由馬鍋頭領路設法冒險繞過城區。

愈是不幸的人，他們的遭遇亦愈是不幸。當我們才起步的時候，天下大雨了。雨勢很大，打濕了每一個人的全身。爲了「逃命」不得不冒着大雨加快脚步掙扎前進。

起初我們還是沿着向騰衝的馱馬道走去。大家不免有些担憂，恐怕在路上碰到鬼子那就完了；所以一路走，一路便問馬鍋頭，距離縣城還有幾里但是他的回答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們所走的路竟是漸漸地接近縣城。大家愈走愈着急，愈是着急，愈是追問馬鍋頭。他最後告訴我們：「要走到距城市三里的地方才岔開。」

走去一程，天是放晴了。騰衝的縣城也已遙遙在望。正要折入叉路，便有人發現敵機一架，自縣城上空正向我們飛來。爲了避免給它發見大家一齊很快地鑽進了山坡下的樹叢裡。等敵機遠去，才敢出來。但是馱馬隊裏趕馬的眞大胆，他們依然趕着馱馬前進，等我們出來他們已經去遠了。而我們倒爲他們揑了一把大汗。

沿途經過各個村子，表面上都很平靜。我們所感到奇怪的，也在這點，爲什麼敵人佔了縣城已一天，附近三五里內還不放哨？

當我們又開始上山的時候，遇到有二個英國軍官和五個印度士兵帶着幾匹馬在山坡上休息。跟他們作幾句簡單的談話後，才知道他們是從南甸撤退下來，預備來騰衝「休養」，誰知到了這裏，也得到騰城失守的不幸消息，只得逕到片馬去了。他們所帶的馱馬都非常强壯，馬上僅有一些簡單的行李和一些食品，情狀倒是怪可憐的。

九、提心吊膽的一夜

傍晚抵閣家寨。寨裏住戶很多，而且有一所很大的宗祠，看樣子，是一個相當富有的地方。我們到了那裏，馬上便有若干父老出來「招待」，把我們先安頓在預先分配的空屋裏，然後再領我們到他們的宗祠 吃飯。雖然是青菜淡飯，但已够一飽，就連其他逃難的僑胞，也受到一樣的待遇。大家眞是感激不止。

據那些熱心的父老告訴我們，他們全寨閣姓的人，原籍都是

山西，在明朝時候才南遷來此；而且還有家譜可查。

關於騰衝的消息，他們也詳細地告訴我們了。他們說，昨天進城的敵人不過二百多人，直到現在尚未出城。而敵人的「公事」却已發到各鄉，日內預備出來「清鄉」；並且要各鄉抽送壯丁進城，編列所謂「警備隊」。因此，關家寨的年青人都「上山」去了。留下負責看守的，都是些老年人。

最後，那些父老們似乎很惶恐地囑咐我們，關家寨距離縣城只有十多里路，晚上要小心些，這一下可弄得我們心裡不安起來。

剛睡下的時候，便聽見遠處有機關槍聲。大家又再坐起。但是身子實在再支持不住，不得不再躺下。為了預防萬一，誰也不敢脫去衣鞋睡，每個人均把自己最重要的東西——尤其是手電燈和火柴放在枕頭旁邊。和我一樣，近視眼的同伴們，都戴了眼鏡仰臥地上。這一夜，那遠村的狗吠，都惹得我們極度的惶懼呢！

一〇、翻過了大雪山

晨起後，自關家寨出發，爬上山頂，便發現前面又有一座高山，而且牠的高度比這邊的高得多，那便是鼎鼎大名的大雪山了。（又名怒山）。

大雪山是騰衝與保山兩縣的交界山，最高峯拔海二千餘公尺。山道的坡度更是大得厲害；因此爬行的時候，較前幾天更費力。山上光濯濯的，僅有少數青草，樹木極少。山頂融雪的水，分成好幾股向下流，使我們隨時隨地得以解決渴的問題。

當太陽正對我們頭頂的時候，我們恰好爬上了山頂。這地方是一個凹口，因為這裡的風吹得很大，附近的居民都叫這裡為「風口」。同時民間有一個傳說，假使有一個「惡人」經過這「風口」時，他便會給「風神」吹下山來，而且永遠無法通過。當我們穿過這地方時，風勢的確大得可怕，每一個人均被刮得有點搖搖欲墜的樣子。

通過了風口，向下走一段路，便有一所廟宇似的房屋。那是年代已經很久，而且已沒有人管理。這便是齋公房，近來滇西戰事中的重要據點之一，在齋公房門口休息的人很多。我們也就在那兒石板上坐了一會，把預先帶在身上的冷飯拌了生水吞下肚去。

站在齋公房門口，看那山下的怒江曲折蜿蜒，宛如一條白帶，江的兩岸，烟霧迷漫，丘陵起伏，洵為奇觀。再遙望隔江的高黎貢山，崇高偉大，令人景仰不止。我想，假如站在高黎貢山山頂，隔江遙望大雪山，一定更覺偉大。（事實上，大雪山的拔海較高黎貢山高一百多公尺。）

從齋公房一路下山，差不多沒有停歇，一直下到大塘子。

這裡，已充滿了戰時的淒涼。雖然炮火離此尚遠，但是戰事的影響已驅走了平時的寧靜。

我們在這悽涼的氛圍中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又冒着霏霏細雨，向江邊走去。翻過一個矮小的丘陵，便到一個小小的壩子。那裡有一個小小的村莊，村裡的人也十九離開了。過了這個村莊，又上了一座小山之後，一路盡是下坡，一直下到江邊。

下山後，氣候立刻變熱，而且較悶；沒有山上那末涼快了。這裡是一條狹長的壩子，也是漢人心目中的「瘴區」之一。一到雨季，漢人都不敢下山，視江邊為「毒地」。這一帶現在是怒江土司線光天的轄境，居民都為擺夷。每年清明之前，霜降之後，間或也有少數漢人在這裏做些小買賣。

在這一條狹長的沿江小壩子上走了約一半個鐘點，到達敢頂街。

敢頂街是怒江的渡口之一。因此市面相當熱鬧。尤其是敵人侵、滇西滇緬路不通，騰保駁馬道上的惠人橋炸斷之後；渡船成了過江唯一的工具，許多要渡江的，都自四方來集此地，市面上似乎更覺得「繁榮」了。也許誰也明白，這種「繁榮」是暫時的。

因為時間已晚，同時還要打聽渡江的情形，大家便決定在敢頂街宿夜。由於當地鄉長的幫忙，整個鄉公所騰給我們居住，而且還派了兩個公差來，代為採辦食品。

徵集國民政府林故主席史料啓事

案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渝（32）機字一[illegible]一一號公函內開「准國民政府林故主席治喪委員會函為請第三次委員會議決定『林故主席嘉言懿行及遺跡由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徵集』希轉函照辦等由除函復外相應函達即希查照辦理」等由除分函有關各機關徵集外至希各界人士及各地同志對於　林故主席之嘉言懿行及墨跡與其有關之照片遺文遺物書籍等件為廣事搜集逕行掛號郵寄重慶山洞幗園本會查收其不能以原物捐贈或需翻攝抄錄者并請先行開示內容及費用與本會函洽辦理此啓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啓

四九—二九七

奇俗誌

——西南采風錄之一——

陳志良

四九—二九八

東安的奇俗

湖南東安縣，每逢七月初十至十五幾天之中，鄉中的老小男女都換上了新衣，到祠堂內祭祖。各人跪在主祭人的後面，鄭重其事的祭拜。主祭的家裏，已做好了很大很大的粑粑，挑到祠堂內，每人一個，得了馬上起立回家。男的得一個，女的得半個；因爲鄉中盛行重男輕女之故。

每村的大樹之下，必有用石頭砌成的小廟，內有石頭雕成的佛像兩個。每逢二月初十，十里附近內的居民，不論男女老小，都穿得新鮮齊整，拿了紙錢、香燭、掃帚、猪腿，到石廟前焚燒，頓時燒猪腿的氣味，隨風飄揚，到處可聞。燒畢拜神，空手而回，名爲「趕邪」，謂能驅邪降福。

鄉中唱社戲，第一日必唱關公戲，因爲他是紅臉，周倉是黑臉，相貌都很兇惡，可以把一切鬼怪趕走，可以平安唱戲，免除意外。那天一切小孩子，不許來看，恐怕遇到兇氣。

社戲唱一月或半才停止。停止前一日，舉行盛大的「打邪」，敲鑼鼓，踏高蹺，人山人海，熱鬧非凡。「打邪」是一個紅花臉紅頭髮的天神，手上拿了三把銳利的鐵叉，追着一個披頭散髮的魔鬼，一來一往的追着打着。觀衆是提心吊胆，齊呼「咦呀」不止！兩個扮演者，在前一夜立下「生死八字」；並預備了棺材一個，放於台側，以免意外。踏高蹺者非有眞實本領不可，化裝成鬼怪無常，脚縛兩根丈餘的木杖，仰臥台上，鑼鼓一响，躍身而起，滿場奔走，舉刀弄劍；煞是好看。

郴州風俗

湖南郴州，四面環山，地勢高爽，瘴氣利害，農業發達，礦產豐富。人民樸實，作事敏捷耐勞，四季只穿布衣。喜吃辣椒，無辣不能下喉。房屋無柱，均用磚造，不怕火患。男子發育甚早，十二三歲已如成人。從前有八九歲的孩子已抽上鴉片，又好賭錢，女子則困守家中。

男女攀親時，女方送一猪二鴨二鷄及銀洋三百元，及賠嫁很多。男家則送茶油一担，殺二猪宴客。

人死不即葬，號啕大哭，接連半月才葬。葬時親戚朋友都送紙香，喪家須送猪肉一塊，魚一條，鴨蛋二枚。

對祖宗很敬重。三餐之前，必燒香燭，跪拜之後才吃飯。過年的

時候，請和尚與戲子到家唸經與唱戲，以娛祖宗，所化不貲，然仍樂爲此。

道州的婚嫁

湖南道州女子在結婚前數月之內，深閉房中，不與外人交接，尤其躲避與新娘年齡相彷彿之女子。據說她們暗地裏結合了七個或十個女子，結拜爲姊妹，各人在訂婚或結婚時，不問不聞，然乘隙吊死。如此可以升天，做觀音大士的徒弟。

婚前兩日，新娘不吃飯，每日只吃四個鷄蛋。結婚時，新郎提一花籃，滿插時花，步行至女家；新娘已在半夜起身，穿了古代衣服，跪在神前，新郎將花插在新娘的頭上，然後由儐相扶起上轎。新郎則在後面跟隨。婚後三日，女子仍回母家。到了生下孩子時，才到男家久住。惟男子仍可在女家與之同居，以三天爲度。

男子在二十五歲，即準備棺材，所以人到二十五歲，即稱爲「入棺年紀」。人有大病，子女在左右侍奉，將棺材安放在傍，謂能除邪。到了僅餘一息的時候，即將病人放入棺中加蓋——如此做法，可使後代得發。

產婦贖罪

零陵東鄉婦女子生產而死，身穿講究的常服，擦粉塗脂，綁縛於椅，宛如生人。由道士爲她唸經作法贖罪，可以升天。其餘女生產而死，係受天之處罰，要入十八層地獄，必如此超度之後，可免罰。然因此停放多時，屍身發腐，臭氣難當。

祁陽的嫁奩

祁陽人嫁女時，把賠嫁的鈔票、存摺、房屋、地產、契據等，全放在「挑箱」之內。下鋪紅紙，完全顯露，任人觀看，以示闊綽。

鎮南的羅羅

鎮南是雲南省的三大窮縣之一。男子整日在家抽大煙；女子則担負了一切的職務，如種田做生意。老人在家看守小孩，由母親背着工作。

離城十里的山中住着羅羅。他們沒有桌椅，蹲在地上吃飯。靠山中的柴和水果雜粮去換他們需要的東西。每年有一天，各人穿了新衣，帶了最好吃的食品，集中在一起跳舞唱歌，最爲快樂。

重男輕女

廣東海陸豐是重男輕女的。如果生出了女兒，母親是不理的；用一個籐籃，放她進去，掛在樹上，任何鳥獸來吃都不管。一個純潔的嬰孩，往往就此完結。如果遇到慈悲的人，她才被撫養長大。原因是　們以爲男子長大了，可以讀書，出外工作；女子則在家裏耕田

養畜，沒有出息。

天菩薩

雲南的夷族，俗稱羅羅。以大小涼山爲居住中心。風俗習慣，異於他族。自己有文字，但只有「筆母」（即巫師）懂得。男性夷人的頭上，用幅大布包纏着額角上用布包成一個圓錐形的角，微彎向天，幾者在頂上留着一塊胎毛似的髮稱爲「天菩薩」。這是最尊嚴的所在，不准任何人觸動。如果觸動，即行拔力相向，打架決鬥，馬上開始。越雋夷人的規矩，摸了人的頭部，要罰兩條牛以作賠償之資。

要歌塘節

廣東連陽三屬的八排傜人，每年有好幾個節期。如三月初三的「賽飯節」，和六月初六的「賽神節」，是大節。「要歌堂節」是傜人的盛會，三年一度，都在十月中舉行。年底有一天是集團結婚的日期，各排已經訂婚的青年男女，統統在此日舉行婚禮。這些節期都由各排的甯無佬擇定的，所以雖是同一節期，仍有先後之不同。每逢節期大家都停止工作。與會的人各穿整齊新潔的服飾，飲酒歌舞，盡情享樂。不少青年未婚的男女，在這佳節中物色對象，作百年好合的準備。

傜人好歌，三年一度的「要歌塘」，更其熱鬧。在這高興的日子，男女們都打扮得很漂亮。男女與少女，一律用紅絨繩纏髻，插上一條或兩條野鷄尾毛，迎風招展。婦人帶了白布髻，好像道公。婦人與少女的分別，在於少女多穿了一條裙，並且打了脚綁；婦人則將裙作背帶背着自己的子女。富有的，儘量將自己所有的項圈，銀環，戒指首飾，戴在身上，表示闊綽。凡是由「要歌塘」結識而結婚的，可用紅巾裹頭，以示榮耀。她們的服裝中最漂亮者要推衣領與裙子，都用五色絨線繡上各式圖案花紋，顏色鮮艷，手工精細。一條裙子的繡成，要化少女們幾年的工夫，出嫁時作爲裝奩之一。

「要歌塘」多數在山頂上廣場中舉行，兩邊有小山，未婚男女各站一邊，遙遙相對望，首先由巫師領導，樂師在廣場中繞着大竹，樂師且行且歌，巫師打鑼而和。然後列隊到盤古廟，請出諸神，放置四方，最後全體羹酒歡飲，感謝神恩。嗣後少年們上山活動，同時兩側中年人開始唱道理，用歌詞來說明婚姻的意義，唱時身向後仰，雙手前舉，表示渴望之意。少年們也接着照樣的唱，邊唱邊跳，聲聲誦着求愛的情歌，向前與向所傾倒的女郎接近。此時女方站在愉悄的，只用秋波送去。當夕陽將西沉時，他們愈來愈近，歌聲也愈唱愈高，格外柔輭而纏綿。如果能得到對方的芳心默許，便把預備了的手帕搭在他的肩上，作爲憑證。兩人稟明父母，婚約就此成立。

送老

嶺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錦廟坐，女伴亦盛飾夾輔之；迭相歌和，含情悽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將別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静人人倚蘇幕遮爲聲，領人倚人月圓，皆臨機自撰，不肯蹈襲。其間乃有絕佳者。凡送老皆深夜；鄉黨男子羣往觀之。或於稠人中發歌以　女伴，女伴知其謂誰，亦歌以答之。頗竊中其家之隱匿，往往以此致爭，亦或以此心許。

苗人之舞會

貴州苗人在他們的節期舉行跳舞會。早晨七時起，苗人已陸續地集中在規定的地點。女的長裙短衣，布裙上繡着美麗的花紋；頭上依着身份不同，而揷着根數不同的銀簪；脚上仍穿草鞋。男子也穿新衣。僅有的裝飾品是腰間的一根紅綠綢帶。有穿短衣，有穿長袍。

這種跳舞會，沒有結婚的男女，都可以來參加。跳舞時可以各自選定一個對象作爲愛人。第二場舞開始時，便可請求對方同舞。如果拒絕了，等於拒婚；如果同意，則雙雙舞影，等於婚禮的進行。舞罷則携手同歸。

苗民的跳花

每年舊曆初一至十五，爲苗民的跳花節。跳花亦稱跳月；跳場須預先佈置。跳場多是在山坡下一塊較平坦的地方；四周揷以木竿，竿上綴以四季常青之樹葉，名爲花樹。屆時男女咸集，均穿新衣；頭項帶着銀圈。男子各帶蘆笙一具，或竹笛一枝；婦女則空手往觀。男子或三十人爲一組，或二十人爲一組，各持笙笛繞樹而吹。三匝後，或吹而舞，或吹而不舞，或不吹不舞，一組演畢另組繼之。女子多旁觀嘻笑；有時亦羣歌而和之。跳花爲苗民唯一的娛樂，亦爲男女求愛之最好機會。當跳花時，如某男愛慕某女，卽對之唱歌，向其求愛。女如同意，卽唱歌以答情；否則亦唱歌以拒絕之。當某男女唱歌表示相愛時，其他男女，則必向其開玩笑；或强使一雙情人以臉碰臉。其父母在側，他人亦必向之道喜，爲父母者亦以其子女得到愛人，引以爲喜。如其子女向人求而遭　拒絕，或其已成年而無人向其求愛，爲父母者則以其子女貌醜而不能見愛於人，既引爲恥，且引爲憂。

苗民的婚禮

苗民的婚姻，過去全爲由跳花男女相愛而結合。不過近來離城市較近的苗民，在婚姻禮節上，亦仿效漢人，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合。如某男愛慕某女子，卽告知父母。其父母以某女子可爲其兒媳，乃託媒向女家求婚，並令其子隨媒往女家走三次。如女家

同意，則再使其女往男家走三次。如雙方男女父母都認爲滿意時，即可定婚。定婚時，男家之聘禮多爲布匹項圈等物。不過近來女家多索聘金。聘金在定婚時，男家先繳三分之一，餘數俟結婚時補繳。結婚時如女家以得佳婿爲喜，有讓半數有讓全數者。婚禮形式：新郎由其戚族數人領導，步行往女家迎娶。女家則由姑嫂等陪送新婦至男家。男家當日以草蓆舖於牛欄中，上陳酒席，款待女家來賓。女家所携來之禮物，爲已宰之小猪一對，鷄或鴨四只，酒兩甕。米則以親來之人數爲度，人各一升。其他來賓到賀者；其所携禮物，有爲酒一壺，有爲米一升，或錢若干。當晚新郎新婦及所有來賓均飲酒唱歌。唱歌後，新婦爲男家家族行洗脚禮。先由翁伯叔洗起，以及遠親。受洗者須以錢擲脚盆中，以贈新婦，每人最少爲銅元五枚。次日早晨，新郎向家族及親戚行磕頭禮，名爲「拜早。」外祖父受拜後贈以腰帶，無腰帶者贈以布。家族尊長及各親友受拜者各贈以錢。第三日，女家來賓告辭。同男家各贈制錢一百文（今有改爲銀一角者）新婦此時亦隨之歸甯。歸後半月，新郎再一人往迎。新郎至女家住三二日，偕新婦返。新婦於男家住半月後，仍由其壻送返母家，名回門。回門時男家備糍粑酒肉等爲禮物。回門後，除栽種收穫時新婦可返男家住短時間外，餘時仍住母家。懷孕臨產時，其丈夫迎之歸，此後方久住男家。

苗民結婚年齡甚早，普通多在十五六歲左右。二十歲左右的女子，很多成了兩三個兒子的母親。苗民婦女因新婚後不常與丈夫同居，而且有跳月等自由戀愛機會，所以貞操觀念淡薄。野合是一種很平常的事。男女離婚很自由，無所謂法律手續。大約男子如果向女子請求離婚，只要女子同意，彼此即可離開。但假若女子向男請求離婚，則須由其新嫁之丈夫，給其舊丈夫錢若干；經舊丈夫同意後，彼此才可脫離夫妻關係。

苗民的喪葬

苗民的喪禮很簡單。人死後第一夜四更時，其親屬必扶其屍使之立於門後，然後以犂、鋤、或鎚扶其手而大呼道：「犂在這裏，鎚在這裏，鋤在這裏，我家的基業在這裏，祖啊！父啊！（呼死者）請你放下心吧！」如在冬日，則必如此連呼三夜，夏日則僅呼一夜即入殮。殮用布纏屍，外裹以蓆，富有者亦有用棺材。祭物普通爲牛肉一塊，富有者則宰一牛犢。祭牛率爲其壻献來者。但死者之家必給以牛價，名爲「包牛脚。」其戚族來祭者，携米一升，酒一壺，或小鷄一雙。坟墓多爲山巖鑿洞，投屍於中而封其口，有土地者，亦有仿效漢人於地面掘坟墓而葬之者。